

## P 站长篇同人翻译：三女儿同人 折纸生花——风丸 林中有鹿鸣

此文章由两个贴子组成 1-7 由折纸生花——风丸翻译

8 章之后由林中有鹿鸣翻译

原帖：

折纸生花——风丸 <https://tieba.baidu.com/p/5100383504>

林中有鹿鸣 <https://tieba.baidu.com/p/8175060270>

---

来自于@天下 LELOUCH 的帖子中的三女儿穿越回来搞事

0 基础日语萌新尝试的第一篇翻译



全靠机翻+脑补

由于有脑补成分，本人文笔还.....



弃不弃坑不知道，我会尽力坚持的。



感谢大佬们翻译的协助。

## Chapter 1

人的一生祸福无常，

人的一生前途莫测，

还有一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人生是无法预测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比企谷八幡的人生在去年一年里发生剧变。

如果放在天平上的话，人生前十六年的剧变程度可以和前一年的相平。

我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我认为人类是不变的。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如铁一般不变的不成文规定。

急剧变化的是，我周遭的环境。

到现在为止，那些在罪恶的青春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孤高而独断专行地解决掉的。

以不给世人带来困扰的大义名分，极力避免与他人有关联，在充满了“麻烦的东西”社会中明哲保身。

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是双刃剑。

即使互相舔彼此的伤口，也会互相伤害对方。

被人背叛的不幸，是不相信人的悲剧。

被人断绝关系的不幸，是原本没有相遇的悲剧。

我所害怕的就是那一点吧。

但是现在的我身旁有两位让我去追求“真物”的女性：

雪之下雪乃

由比滨结衣

在同一个部室活动中，我们有着共同的时间，有着相似的想法。

我与她们之间积累起来，建立起来的纽带确实是存在的。

现在连朋友都没有的我，有两个异性的伙伴。

对我来说，这环境的变化可以称得上革命。

当然，即使到了现在我也很难应对温柔点女孩子。

为了不误解从女性那里得到的那份温柔好意，我并不会把那些话当成是说给我听的，这份心境没有改变。

即便如此，只有她们。

只有雪之下和由比滨两人的心情我无法做到视而不见。

我也不能像个小孩子一样去独断专行妄自判断两人的心情是什么。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恋人。虽说不是很好把握距离感的关系，却让我感觉到很舒服。

在水族馆约会的那个下雪天，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

直到.....

直到...那些自称是我的女儿，如同炸弹一样的女孩子们来为止.....

开学典礼在樱花盛开的春天，同时也是迎接新生的入学的季节。我最爱的妹妹的小町和虫子一样烦人的川崎大志也平安无事地考入了总武高。我、雪之下和由比滨也理所当然升入高三，高中最后的一年开始了。

从高二升到高三，有许多细微的变化。

首先是我、由比滨、川崎在同一个补习班发生的事情。

在春假的某天，我们三个人讨论有关进路的话题。

跟舍弃苦手数学，打算进入私立文科大学的我不同，精通各个学科的雪之下应该是以国立大学为目标的，当然前进的道路会不一样对吧。

而由比滨和我一样，打算舍弃数学希望进私立文科。对我们来说，进的大学也许不一样，而今后的关系也没什么障碍。但是，虽然矛盾，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也没必要走上不同的道路。简而言之，我和由比滨的大学目标一致了。

由于是临近考试的三年生，社团活动也渐渐变少了。

如果是运动类社团的话，一般来说在春季或夏季的大会后就退役了。

相对来说侍奉部仍在活动中，但是却几乎处于营业的休业状态。

没有委托的侍奉部。就是现在我社团活动的情况。

没有委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作为委托来源的平冢老师考虑我们应考生的关系很少给我们配送委托了；

另一个就是作为委托来源的学生会已经可以不依赖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工作了。

两个主要委托来源渠道都崩塌的现在，我们在侍奉部的时间可以安然的度过。

作为三年生，作为平时看书闲谈或者摆弄手机花费的时间的代替，我们三个人开始了只属于三个人

的三年生学习会。

由学年第一的雪之下主导的学习会效率惊人的好，讲解的内容简单易懂，远比那些补习班要强得多。

雪之下雪乃十分优秀，然而，就因为优秀才有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不擅于学习的人容易陷入‘不懂是什么，不明白什么是’的状态，主要是在数学课上容易发生的状态。相反，擅于学习的人不懂不擅于学习的人‘哪里为什么不懂，不明白哪里不懂’。教授者和受教者二者之间一点小小的认知差异会偶尔浮现在水面上。

雪之下和由比滨之间就有这样的迹象。

因此学习成绩在两人之间的我作为缓冲剂。

雪之下的知识由我来细化，细化的内容来让由比滨来理解。

这个结构的效果就是由比滨的成绩惊人的提升了。

虽说由比滨是一个笨蛋，但毕竟是凭着自己实力考入总武高的，脑袋本来应该不笨。

而我为了理解雪之下的内容，再让由比滨理解，事先准备是必要的。学习量自然也提高了。

只是自己学习的话还好，但是作为告诉别人学习内容的立场，勉强转告或者马马虎虎的话自然是不行的。

另外，教别人的同时对学习的内容理解也变得深刻。

如果让雪之下直接教由比滨的话，大概由比滨只会颇有兴趣地“嗯”“原来如此”感叹不已。

原本就是学年第一的雪之下在全国模拟考试中成绩更高一步，侍奉部整体的成绩都有明显的提高。

顺便一说一般情况下，由比滨的成绩如此上升的原因，无论怎样都看得出是补习班的影响，我们上的补习班在全学年都有很高的人气。

虽然我享受着奖学金的待遇，但是想到要为了吸引客人而贡献这么多，我觉得多给点报酬也挺好的。

虽说我在补习班隐身着，侍奉部学习会的存在不至于更多的被人认识，最后不都挺好的吗。

于是，今天也是一如往常地开展侍奉部学习会。

每天的课外活动结束后，我回来就直奔侍奉部部室，直到放学前一直学习。

虽说每天在补习班让我的成绩确实有一点点的提高，但是每天的这个学习会的存在对我来说也是必要的。

作为一年级新生的我心爱的妹妹小町和碍事虫川崎大志大体上是侍奉部成员，同时，也所属学生会。

两个人大概是为了照顾我们应考生，几乎都在学生会，很少来侍奉部。

虽说两人在学生会有着侍奉部派赴的名义，不过，估计也乐在学生会活动中吧。

小町和大志从学生会成员们的评价中也对学生自主活动有一定的了解了

一色自己也开始发挥自己作为学生会长的统率力。

一年生庶务的职位正在空缺，在不响侍奉部委托的现在，一色本应该忙于工作的，但是.....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在侍奉部室里，雪之下手执茶杯在嘴边小啐一口理所让然地问着学生会长。

右手摆动，亚麻色头发轻轻摇晃着的学生会长——一色回答道

【不是很好吗~。这个部室安静的很，我也不会打扰前辈们的学习的♪】

我也知道，问了也是白搭。这样互相打招呼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习惯。

【在学生会的小町和大志真的很努力呢~。把可靠的后辈派到学生会真的是帮大忙了♪】

一色心情很好的说着。

不是恭维。事实上，学生会委托中断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两个人在学生会的活跃。

同时，也许姑且还有一色在意我们是应考生的关系。

【用比滨同学怎么还没有来？】

这个部室的主人——侍奉部部长 雪之下雪乃一边给我沏着红茶一边问着。

【啊，由比滨的话还在教室里和三浦聊天呢，一会就应该来了吧？】

【好吧，那么我们一起开始学习会吧。】

我坐到平常的位子上放下书包。

今天的学习会内容是古典文学，是我的得意领域。也是我代替雪之下做讲师的科目之一。

从包中取出必要的教材放在桌上，在由比滨来之前把今天学习的内容粗略看一遍。

安稳的气氛。

恰当的夕阳，温暖的部室。

从窗户进来抚慰脸庞的春风。

雪之下泡的红茶的清香。

对我来说，这就能是一个令人舒适惬意空间了.....

就在这时。

有人没敲门就突然大声地打开了部室的门。

打开门的声音 pusha~一下，不过突然发生的事情才是让我们惊讶的。

当然，我，雪之下还有一色的视线都被吸引到门口。

在门前，站着一位女孩子。

乍一看，以为是由比滨。

染上了粉红色的茶发，眼睛、鼻梁、嘴角、容貌几乎都和由比滨结衣一模一样。

但是不同，不是本人。

首先是发型，头发比由比滨长，大概由比滨的发髻放下来的差不多的长度。

另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

是胸（这玩意和谐吗）部。

准确来说，至少比雪之下和一色要大，但是却没有那么大压迫力。

然后是气氛。是的，她所带的气氛和由比滨不同。

怎么说呢，由比滨身边是那种随时都很乐呵呵，呆呆的气氛。

说的残酷一点，就是一种呆笨呆笨的气氛。

闯入者身上穿着总武高的制服，带着手套，穿着长腿袜。

身份不明的闯入者发现了正在发愣的我的身影，脸上浮起了十分开心的笑容。

然后，带着很大的势头向我扑来。

这样地叫着我.....

【爸爸！】

.....

刚才为止的温和气氛一扫而空。

部室的时间仿佛被冰冻了，不，就是被冰冻了！是哪里的替身使者啊！

她坐在我的腿上紧紧抱着我，头在我的胸口来回蹭。

并说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话。

【爸爸好年轻！爸爸好帅好可爱~！】

词汇很少，但是不停地重复。拥抱和蹭脸一直未曾停息。

一直呆住的雪之下和一色开始渐渐冷静调整态势。

雪之下刻意咳嗽一下稍作停顿后说道

【援（河蟹）交谷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让同龄女生叫爸爸的特殊癖好呢？】

在我感受着彻骨寒意的时候，一色也咳嗽了一下说着

【前辈你是变（）态吗被女孩子叫做爸爸正在兴奋吗虽说直到前辈喜欢年纪小的女孩子但是这种玩法果然接受不了不过如果前辈不放弃的话也是可以的总之还是对不起！】

本来的话应该先搞清楚闯入者的身份比较好吧，不知为何变成了对我的污蔑大会。

不过，一色说的什么还是和以往一样让人搞不懂啊。

【等...等一下。你是谁，或者说我们见过面吗？话说回来你在干什么呢？】

身处此境我语无伦次地对闯入者说道。

抱着我的对方也是和由比滨长得别无二致美少女。

被这样的女儿抱着的时候还能保持冷静坚持确认情况不懈，不愧是理性的怪物的我。话说那个称号

已经放弃了。

听到我的提问，蹭脸结束了，但还在抱着我，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和我凝视。

这个时候，新的声音从部室门那里发出。

【亚哈喽...诶，这孩子是谁？为什么抱着小企？】

迟到登场的由比滨结衣参战。

由比滨的声音充满了嫉妒和焦虑，脸上的惊愕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听到那个声音的迷之少女的反应更是惊人。

闯入者和门前的由比滨相视而对，然后“pa”一样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冲向由比滨。

【嗯？什么？怎么了？】

面对由比滨惊恐不知所措的表情，少女无所畏惧一把抱住。

并且在抱着由比滨的时候说出了那样的话语。

【妈妈！】

这个迷之少女之前叫我爸爸.....

而现在叫由比滨妈妈.....

这意味着什么我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的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

虽说被迷之少女主导着节奏，但我一直处于冷静思考的状态。

少女抱着由比滨，在由比滨的胸口中蹭头。

真羡慕.....

失礼了，真不知廉耻。

总之，冷静的盘问一下。

【所以说.....你到底是谁啊？】



抱着由比滨的少女只是把头转向了我，对我说着。

【真是的~，真无聊。这样也不知道吗。】

少女起身，一边用右手握住由比滨的手，另一半有左手握住我的手，举起双手说。

【我是比企谷羽衣 deisi~十六岁！是二十二年后的未来里八幡爸爸和结衣妈妈的女儿！】

.....仿佛部室的空气炸裂一样。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

一脸不可思议的雪之下和一色。

红着脸，困惑着瞄着我和少女的脸的由比滨。

不，看我做什么啊。

【总之都冷静一点吧，啊？】

总之我尽力地平静的发出声音，平息了这场风波...吧。

Chapter 1 比企谷羽衣は疾風迅雷の春嵐である。 TBC



【那么，先整理一下现况。】

雪之下像是故意一样咳嗽一声，另一边部室的全体“喔”的一下回应。

迷之闯入者则坐在由比滨身旁的新摆上去的椅子上。

雪之下用待客用的纸杯给神秘少女沏了一杯茶。

【谢谢你！Yuki san ！】（这个 yYukisan 我是翻译成啥.....总不能小雪阿姨吧.....如果各位有什么好建议请告诉我.....）

名为由比滨羽衣的少女“pa”的一下绽开了笑容，然后很美味地啜饮雪之下的红茶。

【那么...自称是比，比企谷君和，和由比滨同学女儿的你有何目的？】

雪之下很平静地问了在场除了迷之少女的所有人都想直接问的问题，如果话语中没有那些许的停顿的话。

【我所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是爸爸和妈妈的女儿哦。】

说着那样的话，自称羽衣少女取下了左手的手套，强调地炫耀出左手腕上的水蓝色发圈。

【看，这发圈是从妈妈那里得到的，代表着妈妈和爸爸之间回忆的东西。】

大摇大摆炫耀完收回去的同时带着“明白了吗”的意思的态度。

【那个是...我从小企那里受到的...？】

由比滨慌忙着翻着自己的书包，确认发圈的存在。

【啊，有。但是...】

由比滨小心翼翼地拿出发圈，好像放心一样地看着发圈。

【妈妈，这是同一个东西哦。是时间...什么来着，是...】

【异时间同位体】

在羽衣说话有所停顿的时候我立刻补充道。

说起来，羽衣手腕上的发圈看上去很老旧，在上面能感觉到有时间流逝的痕迹。

【就算你这么说，但是同样的产品还有多少呢？】

雪之下冷静地这样说着。很有道理。

与成为系列的商品不一样，（我理解为不同样子的呱太和潘先生）所以证明是同一个东西是不可能

的。

【那么，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雪之下用着比平时更显寒意的声音质问着同样的问题。

羽衣一副完全不介意的态度。喂，真的没问题吗？

【嗯嗯，想让爸爸和妈妈能更早一点黏在一起啊。】

【黏在一起？】

由比滨也没有明白这个词语的含义。

【嗯～。现在这个时代的爸爸正处在“受欢迎期”，很多有美丽的女孩子都被爸爸吸引了，女性关系复杂化。这样的话，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未来就会变得不确定。】

这样说着，羽衣突然取下右手的手套。

在部室的所有人都被羽衣的右手吸引了，要问为什么……

【手…手透明的？】

由比滨带着惊愕的表情嘟囔着。

就是那样，羽衣右手手腕以上的部分是透明的。

也不是完全透明，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消失了，真的很不稳定。

【我的存在变成了未确定事项，如果不想办法的话，我存在的因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从指端投射下的阳光，真是不可以思议的想象，在幻想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丝可怕。

【那个，即使触碰也不要紧…的哦】

羽衣看着害怕的由比滨说着。

无言地点头，由比滨战战兢兢地伸出手试着触碰。

【虽然是透明的，却能好好接触；虽说温暖，但是却是在看不到的地方感受到的，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继由比滨之后，雪之下开始试着触碰羽衣的手。

【存在未确定的话，身体会从前段开始消失。为了隐藏这个，手套和长袜是必要的。】

确实难以回答

【确实，即使是最先进的特摄技术也无法做到这种程度。虽然不甘心，也只能承认了。】

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我和由比滨的女儿。

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名叫羽衣的这个少女的话，看到这个手的话，也无话可说只好承认了。

就像雪之下说的一样，无论什么技术或者魔术没有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伎俩。

不说其他，这位自称比企谷羽衣的少女的话也有必要倾听。

即便如此，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冲击。

我和由比滨结婚的未来...也许真的存在这样的未来。

那些情侣之间害羞之间的事情，也许从现在开始的将来的我们有可能发生吧。

再者就是二十几年后就能时间的时间旅行的事实...令人惊讶。

科幻小说描述的未来也许就在不远的未来吧.....

【那个，二十年后，像你这样的时间旅行是平常的吗？】

把突然想到的问题问一下当事人。

【没有那种事的。我也是仅仅使用爸爸的公司偶然被开发的系统罢了。】

好像我的形象哪里不太对.....我的公司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公司开发的...？我在未来在做什么？又是什么系统呢？】

想问的事情越来越多。

【那种事情怎样都好啦！现在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的事！】

这个笨孩子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还是说有不肯详说的理由呢？

纠结在这些之中也得不到答案，仿佛这一切之中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比起这些，对于本人来说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本人来说。

名叫羽衣的少女略带眼泪地说着。

【那个啊，自己将会消失的这件事，真的很可怕。】

羽衣一边说，一边双手各牵一边把我和由比滨的手牵在一起。

【所以，所以...爸爸和妈妈早点成为恋人！然后结婚！造孩子！把我的存在确定下来！】

等，等一下，无论怎么说节奏都太快了。我的心情感到莫名的复杂。

半张着嘴吃惊的一色。

在震惊中缓慢冷静下来的雪之下。

还有脸红到耳根，注意力神游的由比滨。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啊，啊。爸爸妈妈快点手牵手，快点快点！】

羽衣说着便强行拉起我和由比滨的手。

话说这个叫羽衣的女儿力气很大，明明手腕那么细，用力起来却那么大。

【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快点快点！】

这次我和由比滨被强行拉起来，一副面对面快要拥抱的样子。

【然后是两个人接吻！快点快点！】

由比滨听后脸色发红，眼神略带迷离地看着我...

话说回来，由比滨虽说是笨蛋，却是个十足的美少女。看着她的神情和我们之间的种种，我的理智渐渐远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这里是后加的一部分，原文本没有。我有可能在一部分地方加上我自认为不错的润色，如果不喜欢可以在楼中楼或者其他楼层回复。）

这时候，一色像是终于找回了自我，在部室里突然大大回响起她的声音。

【停下！前辈快停下！】（此处翻译存疑，真心不懂。有大佬翻译的请在楼中楼或者其他楼

层回复。原文：ダメーッ！せんぱいダメーッ！）

一色的声音唤回了我和由比滨的意识，意识到二人现在之间的距离有多近，两人急急忙忙地拉开了距离。

好危险，好危险。刚才我的理性被简单地吹飞了，被简单地吹飞了。

【真是————为什么要来碍事呢！】

羽衣一副鼓起面颊生气的样子。

那个表情，和生气时候的由比滨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吸一口气。

啊啊，这两个人一定是母女的...我这样认为。

【前辈！这一定是在演戏啊！女儿从未来穿越回来，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一色把我从由比滨和羽衣那里拉开，把我和她们之间隔开，激动不已地握住我的手。

【...一色？】

看到这样的一色，我不禁想到和平时她不一样。

然后一色像是想到什么脸突然变红，紧紧地抱住我。

【前辈就这样成为别人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前辈还没有对我负责！】

...一色少见的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话说也是啊，我的责任还没有结束呢。

被老是要小聪明的后辈这么抱着，即使是我也无法继续冷静下去。

很柔软，又温暖，她身上散发着的香味也很好闻，头发蹭的我脖颈一阵发痒。

而且一色她，还用她的手握住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前。

我的手放在了一色那并非大到强调自己一般反而朴素小巧的胸部上。

恐怕我的手隔着衬衫摸到了 bra，既柔软又有些硬的感觉传到了手中。

现在的我，肯定因为羞耻而脸变得通红了吧。

紧紧抱着脸变得通红的我，一色她也变得满脸绯红。

怎么回事啊这个画面.....

...就在这时

【...啊...？！】

羽衣发出一声短小的呻吟声倒下了。

由比滨惊惶地赶到羽衣身边，雪之下也过去尝试护理羽衣。

【怎么了，羽衣？没事吧？振作一点！】

由比滨把羽衣的头放在自己的膝枕上，急切地呼唤着羽衣。

充满恋爱喜剧的空间突然切换到严肃模式。

【现在...爸爸的心意...向刚才那一位倾斜了...我的存在...变得更加不安定了...】

羽衣的表情看上去很痛苦。

【好痛苦啊...妈妈，我，不想消失...】

由比滨一边担心，却又不知所措。确实，这也不是疾病，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

【妈妈...请听听我的一个愿望...】

对母性强烈的由比滨，这句话简直是直击心头上的软肉。

由比滨一脸认真的表情，希望把羽衣传达的愿望拼命地听进去。

【所以只要稍微做（）一点‘噗（）噗’的事情，然后再‘啪（）啪’一下，再‘咻（）咻’的一下.....在数着天花板上的虫子的时间里就能做完的...】

呼吸都奄奄一息，说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这是啥女儿啊！

【现在马上...创造羽衣...】

说时迟那时快，羽衣把手伸进由比滨的裙子里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内裤。

原来如此...是水蓝色吗...

【好痛苦啊妈妈...救救我...我不想消失...请认为这是在帮助他人...拜托了...】

要是平时的由比滨的话脸会飞速变红，然后内裤会在以最快的速度回归原位吧。

但是现在的由比滨是超级母性模式。

自称是女儿的少女痛苦地呻吟，一副祈求帮助的样子，平常的样子被炸飞到一点不剩。

【这是帮助别人...我一定要帮助羽衣酱...】

脸上一副缥缈的神色，被带入状态了的由比滨！大事不妙。

【那个...冷静一下？由比滨？】

被羽衣拽下的内裤不知不觉从左脚脱落了，现在是只缠在右脚脚腕的状态。

这时，万一由比滨突然掀起裙子就会发生大惨案！

重复着“为了帮助别人”、“羽衣酱”、“必须帮助”的由比滨慢慢接近。这样的由比滨感到色（河蟹）情的同时、另一面也感到恐怖。

【小企，来帮助羽衣酱吧...？】

喂喂，这里可是部室啊。顺便还包括女儿在内的其他三人在看着呢！

内心不断告诉自己要冷静。但是由比滨的震撼力正在压迫我的情况不得不承认。

为了帮助别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内心这样告诉自己。

啊啊，再见了，我的童（河蟹）贞。

如果可能的话，再稍微浪漫一点地丧失童（河蟹）贞就好了...沉浸在这样等等的感伤里。

【等一下！】

雪之下不大但锐利的声音贯穿了部室。

【羽衣同学，你说你是 22 年之后才 16 岁的吧。】

在地上呻吟痛苦的羽衣身体突然一顿。

【22 年后 16 岁，也就是说你是在由比滨同学和比企谷君 23 岁的时候出生的。】

羽衣的额头开始出现类似于冷汗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没有进行性行为的必要对吧？】

明明是疑问句却根本听不出疑问的意思，反倒是充满了寒意。

说完后，羽衣“pu”地一下站起来，用右手食指挠着自己的太阳穴。



【是的～。刚刚的那些都是演技♪】

【.....】

由比滨的眼睛开始有了理性。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爸爸和妈妈是不会在一起的啊。】

羽衣身旁好像发出了“Kira～”的音效，啊，”Kira～”地真好啊。

（这里应该是个梗，我换成了大体意思。原句如下：羽衣は「テヘペロッ♪」という効果音が鳴り  
そうな、見事なテヘペロをやっている。求大佬翻译）

【啊，哇啊！】

由比滨为了泄愤，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我，同时也遮好了裙子。为什么被打的是我啊。

由比滨软乎乎地打在我身上的乱拳一点也不痛就是了。

比起这个，还是先把内裤穿好比较好。

不过在乱打的时候，短裙的裙摆略微向上飘起，之前想遮住的东西好像略微...

注意到我的视线的由比滨脸红地慌张地整理好了衣服。

然后就这样，让羽衣面对我们做好。

好了，说教时间开始。

在部室里正坐的羽衣面前，由比滨进入了老妈说教模式。

【羽衣酱，你的妈妈没有教过你说谎话是不行的吗？】

那个妈妈就是你吧...

【妈妈说过：“谎言是扯上关系的开始”。所以实在不行的话，就只好说谎了】

都教了些什么啊，这是。

（这两句都是脑补，但是感觉...）

（原文奉上：「ママは『嘘つきはドロメマのはじまり』だから、嘘はついたらダメって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ドロボー、なんだけどな...。）

不，有谎言引发的人际关系的泥沼很多，所以说并没有错。

【不知道要考虑别人的心情吗？就算是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有伤害他人的意图。】

不，要是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不拘泥于手段的。

由比滨在那里倾倒一般说着大道理，所以很难插嘴。说实话，听着耳朵有点微妙的痛感。

先前大作大闹的羽衣转别为乖乖女形态。

【嘛，女儿的事情就交给母亲吧。】

这种情况下，雪之下则不知为何冷静下来一边骄傲地看着说教着羽衣的由比滨，一边啜饮着红茶。

看向一色，她是一副大有心事的样子。

如同遭受什么大打击一样。心理素质比想象的弱啊，这孩子。

现在已经不是能够开展学习会的气氛了。

由比滨老师的高论还在继续着。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

老实说，由比滨的母性适应性很高啊。

妈妈值暂且不论，母性无疑在三浦之上。

就在说教的过程中，流泪的羽衣突然站起来，一边哭喊着“十分对不起”一边飞奔出了房间。

【啊，羽衣酱？！】

慌张的由比滨起身打算追赶羽衣。

我也想要追，不过羽衣跑的好快。和田径选手一样，像疾风迅雷一样快。

视线不断地扫过走廊，不知不觉间就不见身影了。

刚才接触时候的力量，还有这样的速度，我和由比滨的女儿为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很成疑问。

【那个样子的孩子就这样放着不管真的好吗？】

就好像对待其他人的事情一样的雪之下啜饮着红茶说着。不，实际上就是别人的事情吧。

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事态。

这样下去，如果被别人看到了，学校里有一天就有可能传出【比企谷八幡和由比滨结衣有女儿了！】的传言。

【由比滨，追上去。还是要找啊。】

【嗯，嗯。】

为了找到羽衣，开始在学校里寻找。

【今天已经不是学习会的气氛了，准备回去吧。】

雪之下依旧我行我素。

一色还是一副呆然的样子，慢慢地回学生会了。

之后，马上都要到闭校的时间了，都没有找到羽衣。

【...是不是有点说过头了呢？】

我这么问着，由比滨突然有了反应，立马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是，如果孩子做了错事，不好好教她，是不行的。】

【...确实如此。】

总觉得这样的交流给我了一股错觉，一股我和由比滨真的是夫妇的错觉。

典型的废柴爸爸和热心教育的妈妈。

【羽衣酱，你去哪里了呢...】

由比滨不安地嘟囔着。

【也许已经回到未来世界了。看到现在的你，就没有了不安的要素。】

雪之下有着温柔的声音安慰着不安的由比滨。

老实说，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我和由比滨将来会发展成那样的关系。不过，雪之下和一色真的是这么看的吗？

总之，就这么待在学校里是没有意义的。

【嗯，回去吧】

我看着一副失落的样子催促着回家的由比滨，说着。

【那个，可以的话，一起回家吧。我送你】

听我说后，由比滨摇摇头。

【不了，谢谢你，小企。但是，我今天想要一个人回家...】

看到没有精神的由比滨，我接着说道。

【我明白了。但你不必感到沮丧，你没有说什么不对的话。】

【嗯...】

【那个...由比滨。】

我的本能告诉我由比滨就这样回去太可怜了，就说了些多余的话。

【突然，女儿出现了，很吃惊。】

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我小声地说着。

【但是，我和由比滨结合的未来我认为也是存在的。你也很好...那个...很高兴...】

【小企...】

【我只是说那样不坏。再见。】

【嗯，嗯！那就这样，明天见。】

换好鞋子，在楼梯口和雪之下会面。

然后我骑自行车回家，雪之下回公寓，由比滨在等公交车。我们就这样各回各家了。

今天真的很吃惊。

出现了和我一模一样的女孩子，那孩子是我和小企的孩子。

非常高兴。

小企的话，应该是谁也不想选吧。

情人节在料理部室的时候也是这样。

马拉松大会时候在保健室的时候也是这样。

小企和小雪之间还有我不知道的羁绊。

我很贪心，我既想和小企在一起，又不想失去不可代替的朋友。

所以，我们三人之间的距离感变得难以捉摸。

就在这时，羽衣出现了。

告诉了我我和小企结合的未来，很高兴。

而且小企告诉说他也有这样的想法更高兴。

另一方面，心情也很复杂。

和小企结婚，是梦中才有的事。

心跳不已的告白。

在海边公园快乐的约会。

在浪漫美丽的夜色下把初吻交给小企。

不过考虑到小企毕竟是小企（蹲家），我也知道这很难，跟做梦一样。

女儿来是开心的，但是却把恋爱的顺序全部搞乱，也能感觉到作为恋爱结果的女儿突然介入了进来，怎么说呢，心情复杂。

虽说羽衣的行为让我有些生气，但是她是为了自己才那么拼命的。

自己会消失什么的，真的是很可怕。

对她那么说教的我，也有些后悔。

【如果能再温柔一点就好了...】

突然胸口感觉紧的发疼。

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脑中回放。

其实想和小企一起回去的，但是考虑到很多就拒绝了。

这样的样子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所以，今天只好一个人回去了。

想着东西回家感觉真的好快。

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到了家门口。

【我回来了。】

玄关摆放着陌生的鞋子。

里面也很热闹，家里来客人了吗？

【哇～！奶奶，你真的好擅长料理啊！】

【羽衣酱也是哦，奶奶和羽衣酱一起做饭真的好开心☆。】

身体里感觉到不想的预感，从玄关直接去厨房。在那里...

在很偷税的准备晚饭的妈妈和羽衣酱的身影。

【啊，羽衣，欢迎回家。】

【啊，妈妈，欢迎回家。】

看到一脸呆然的我，妈妈很偷税地靠近过来。

【你听羽衣酱说了吗？这是小企和你的女儿哦！作为妈妈的我会加油的！】

【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状况？适应太快了吧？！】

不由得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但是看到和你一模一样的脸和那样的手，也只能相信吧。】

嘛，看到那样的手，谁都会相信的吧。

但是，妈妈适应能力之高，令人佩服。

【爸爸的书房里还有空地方，那里放着一张没用的床，等爸爸回来了，你和爸爸把那张床搬一下。】

【嗯？羽衣酱你住在我家吗？】

【嗯！从今以后就请多多指教了～♪】

高兴地点着头的羽衣酱。

【啊，羽衣酱。来到过去的世界没有主的地方吧？作为妈妈，作为奶奶给你住的地方是理所当然的。】

...啊...我的生活

【羽衣酱，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来做红豆饭吧♪来稍微帮我一下。】

【太好了，我最喜欢红豆饭了～】

妈妈看起来和羽衣酱在一起很开心，不在乎呆立在一旁的我。

【啊，妈妈。如果明天放学后我还去侍奉部玩，是不是就能早点让爸爸和妈妈交往呢？】

这孩子，完全没有反省...

明天的侍奉部的学习会...

没，没问题吧...

Chapter 1 比企谷羽衣は疾風迅雷の春嵐である End

## Chapter 2 雪ノ下小雪は才気煥発な少女である

昨天真是犹如春日暴风雨般的一天。

自称我和由比滨的女儿——比企谷羽衣突然出现在部室，卷起了大骚动。

羽衣虽说是个笨蛋，但是直率可爱又可爱。不如说是喜欢她。

信赖，敬慕我这个父亲的样子也让我很高兴。

不过，是我苦手应付的类型。

对于孤独体质的我来说，羽衣太过耀眼了。

...不过，也有例外。

【如果小町不是欧尼酱的妹妹的话，欧尼酱也不会让小町接近的吧。】

如果是以前的小町说的那样的话，我对羽衣就是从意识上就开始苦手的程度。

恐怕未来的我宠爱羽衣胜过小町？

毕竟在一起十六年了。

我内心里对亲人是很亲近的我多少是有所自知的。

父亲溺爱小町的程度我是知道的，把我放在父亲的角度话，这种程度我理解起来没那么困难，反而很简单。

总之，今天放学后，羽衣来到侍奉部部室的目的已经由结衣通过邮件告诉我们的了。

因此，平时结束课外活动直接去侍奉部的我，今天有一点踌躇。

特别是在教室里没有什么事情却想消磨一点时间。

由比滨那边也是这样的心情吧，还在和三浦和海老名同学聊着天。

我所在的三年 F 班还有这很多去年二年 F 班眼熟的面孔。

在高二进行的进路调查中，选择二年 F 班选择文系的学生直接作为三年 F 班升入三年级。因此叶山集团，三浦集团，相模集团等几乎都在一个班级。

一般的高中在临近大学考试的时候，考虑应试，会很积极地去改变环境。

在水平更高的高中里，高中三年大多都是有高考课程所组成，三年间班主任一次也不变更的情况也很多。

当然，要是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场合，把班级重组的事情也有。不过在这个时期，环境就会想气象一样别换太大，即使是总武高也不例外的吧。

因此，过了两年在这教室里的空气还是没有变，对我来说，这种充斥着恭维的房间不是什么很好的空间。

而且让雪之下她们等了太久也不好，在一个良好的时机，我抱起书包起身。

由比滨看到我起身，连忙结束了聊天，从后面追上我。

【小企，昨天对不起啊。】

追到我身边的由比滨出声打起招呼。



【你没有什么可道歉的事情。说起来，羽衣住在你家里了。】

【嗯。妈妈很喜欢羽衣酱。爸爸对羽衣酱来的事情也很开心.....】

“哈哈”地苦笑着的由比滨继续说着。

【妈妈和羽衣酱，两人关系很好，就像马和马鞍一样很合得来。】

在演歌【为什么这么可爱呢】有对孙子孙女可爱的歌词。

父母对孩子有着教育的责任，而祖父母对孙辈某种程度上有着无程度的娇惯.....从某方面来说。

当然也可以不负责任地疼爱...这么乖僻地想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从亲戚那边得到的爱好少。

而由比滨家里祖母和孙女之间的组合貌似有点不同。

怎么说呢，羽衣和由比滨的母亲之间有着相似的波动这样的感觉。

也许性格可以隔代遗传吧。

【那家伙白天在干什么？】

听说放学后要来部室的社团活动，有点在意平时在干些什么。

【羽衣酱啊，很擅长做饭和做家务，好像帮妈妈很多。】

由比滨的女儿很擅长做饭啊...不过母亲本人...

话说那家伙不上课真的好吗...

【在未来，羽衣酱是总武高的学生，不过在现代的总武高没有学籍...当她回到未来的时候，是和来的时候是同一时候。所以说不用担心上学的事情。】

【...真是个好身份啊，有点羡慕。】

持续着这样的对话，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侍奉部门前。

【亚哈喽~！】

由比滨很有精神打开了部室门。

在部室里，回应出同样音量，同样语调的【亚哈喽】。

好像，羽衣已经来了.....

【欧尼酱，你终于来了，干什么去了？】

我可爱的天使小町问到。

【你来到这里好吗？那个叫大志的呢？】

在教室里打发掉时间的我开始转移话题。

【大志君在帮学生会干活，今天是体力活，就交给他了♪】

啊♪浮现出小恶魔班笑容的我的妹妹。

多么可爱啊。

真是可怜没看到这笑容的大志，不对，才不能让他看！

【欧尼酱和结衣姐的女儿来这里了吧？怎么能不来见面呢？】

啊，两个人“啪”的一声一起起身击掌。

这两个人总是能不知不觉就和别人成为朋友...

【从未来来的欧尼酱的女儿来了，虽说在这个年纪没有当姑妈的打算，不过，小町很开心！】

总之我的妹妹很开心。

虽然想说些什么，但是看到小町天真无邪的开心笑容，心情也莫名变好了。

【啊，前辈，你好。】

总觉得这家伙从昨天开始就没什么精神。

遇到什么讨厌的事情了，这家伙。

不开心的话去足球部，和叶山聊聊天的话不是更好吗？

我认为那样能让她的心情好起来。

【曰安。今天有点晚了呢。】

给我们沏红茶的同时，雪之下向我们打招呼。

那一连串流畅熟练的动作，每一刻镜头都和画里那样优雅。

日常的寒暄结束，每个人做到各自的座位。

在学习组和闲聊组之间，有一层看不到的墙壁，不过整体是明亮温馨的气氛。

现在的部室好像取回了昔日的气氛.....看上去是这样。

【喂，羽衣，不要再做像昨天那样的行为了。】

这个场合中唯一的非日常因素就好像一颗钉子。

昨天那个反省了的，神色回复的那个羽衣却是有着以外的回答。

【嗯？不会放弃的哦。】

用这样的表情来回答。

【但是，按照本来的历史，是比企谷君他们二十三岁的时候生下你的吧？现在有采取强硬手段的必要吗？】

雪之下这样追问着羽衣。

但是羽衣却丝毫没有动摇的样子。

【但是啊，考虑一下。爸爸啊，可是那种只要和女孩子确立的 H 关系就绝对会负责任，一辈子对那个人不离不弃的人吧？】

【.....】

【.....】

【...啊...】

由比滨和一色，不知为何小町也是，对那个意见持有肯定态度，慢吞吞地回答着。

雪之下右手手指抵住眉，无奈地摇了摇头。

羽衣的话一定程度上的说服力被认同了，我对此很惊讶。

【所以说，我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明白了吗？】

羽衣叉着腰挺起胸一副“我了不得”的样子。

胸部也略显配合的动了一下。

【要考虑到别人的心情。这是昨天教的吧？强硬的手段是不行的！】

略微进入了老妈模式的由比滨呵斥着羽衣。

但羽衣仍然一副“我没错”的样子。

【不过，妈妈也不讨厌吧？在未来明明那么...那样子...】

察觉到羽衣的话外之音，由比滨连忙捂住羽衣的嘴。

少有的 Good Job，由比滨。

也许未来的我们的夜生活（滑稽）被女儿察觉到了。

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的立场都不好，而且双方没有利益，甚至有些缺点。

【唔，妈妈做什么啊！】

被由比滨捂住嘴的羽衣发出抗议。

【...未来我们的关系真就那么“好”（滑稽）吗？】

...啊，是那边啊。

女儿那边也是，更加猜测父母之间的事情更显得害羞了。

（翻译不准，楼中楼求大佬翻译。原文：娘のほうは純粹だったのに、親のほうが下手に邪推した形になってしまって余計に恥ずかしいわ。）

由比滨也是如此，一天通红地低下了头。

羽衣见到这个样子，很合时宜地一边走线由比滨一边说着。

【并不讨厌吧？爸爸和妈妈一直在一起哦，夫妻关系非常好，两个人每天都很幸福！】

一副“是啊，怎样啊？”的样子逼近由比滨的羽衣。

由比滨完全一副被堵到死路的样子。

母亲对女儿大惨败。

即将迎接可怕局面。就在这时。

【不是那样的。】

从部室天花板传下了可爱又冷静的声音。

Shapapapapapa...和这种电影版的效果音同时出现，随后出现了耀眼的光和强烈的波动。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

光越来越强，就在觉得光会覆盖整个部室的时候，光很快收敛了。

光停下的同时，噪音和波动也停止了。

然后，在光线的中心，一个女孩子出现了。

在距地面两米的位置，在我坐的位置上方开始落下。

出于反射，我以公主抱的样子抱起了那个女孩子。

【nice catch，父亲。】

少女露出了我见过的第二可爱的笑容，然后从我的胳膊下来。

【这个系统，对移动后的目标位置有点问题呢.....】

这样一边念叨着，一边窥视着周围的情况。

然后马上理解了情况，走近到我这边，牵起我的手。

然后直接到雪之下那里，另一只手牵起了她的手。

【我的父亲和母亲生下了我，我的使命是为了雪之下建筑未来而来的。】

清脆的声音和突然绽放的笑容。

第二次。

我，雪之下和由比滨确实理解到发生了什么。

虽然一色也是一副理解了的样子，不过表情比起刚才更加阴沉，眼神空洞洞的不知在看着什么。

小町从最开始很惊讶，不过，理解到状况后满面喜色。

【虽说没有自我介绍的必要，但还是请允许我来打个招呼。我的名字是雪之下小雪，十七岁，是十二年后过来的父亲和母亲的女儿。】

冷静有礼的问候。

从言谈举止和散发的气氛，就知道才能和智慧远超一般人。

真的可以说是才华横溢。

美丽的五官，脸型也和雪之下一模一样。

黑色的短发，像人偶一样可爱，才女周遭的气氛好熟悉。

各自很小，大概和小町一样高吧。

双手有和羽衣设计一抹一样的长手套。

双腿也穿着和羽衣几乎一样设计的长腿袜。

最令人吃惊的是那胸部。

不亚于由比滨的令人自豪的大小，其存在感真的不寻常。

雪之下的女儿...？一瞬间的问号浮现后，脑海里出现了某魔王的脸。

啊，雪之下家的话，或许就有大的遗传基因吧。

姐姐继承了下来，妹妹没有，再由女儿继承的情况也是有的。

就是所谓的隔代遗传吧。.....一会再去问一下吧。

注意到我的视线的雪之下，只有一瞬脸都红了，然后很快恢复到了以往的样子。

然后是理解了我的是视线的意思，或者说误解了，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

【已经有先到的客人的话，我就没有详细解释说明的必要。】

一边说着，一边炫耀出左手手腕上粉红色发圈的存在。

【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和父亲之间回忆的东西。】

怎么说呢？在未来也许有发圈继承热潮吧。

【啊！那个我也有！】

不知为何羽衣开心地回应。

但是自称小雪的少女反应极其淡薄。

【其中的因素被替换了几次。严格来说不能说是异时间同位体。你的发圈也是类似于这样的存在吧。】

...总觉得是“特修斯之船”这样的话题。

拿下零件，拿去和外面交换，的确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和换零件相比，送礼物的心意不是最重要的吗，爸爸是这么想的哟。

【然后，请看这边。】

小雪说着然后取下了右手手套。

右手食指和无名指第一关节，还有在中指的第二关节附近是透明的。

【这个在剪指甲的时候多有不便，父亲，请快点解决问题。】

带着怨念的视线看着我向我抗议。

【说那样的话，我可是从手腕开始都消失了哦？大拇指和小指的指甲安全就很好了！你这个奢侈鬼！】

在不知情的人开来，这两人就是不知为何吵起来了。

但是小雪，神情自若。

【那就是说，剩下我的可能性比较高。总之是母亲的胜利！】

带着得意的笑容的小雪突然转身做鬼脸吓羽衣。你是狗吗？

.....那个时候，我突然看到...

在由比滨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只有一瞬间，摆出 V 字胜利手势的雪之下。

这家伙真的是哪一个都不服输...

像我的争夺战这类无聊的胜负也是如此...

【不仅有结衣姐的女儿，还有雪乃姐的女儿吗？欧尼酱在小町这里得分很高哦~！】

我愚蠢的妹妹哦，不要这样自然的接受这样的状况好吗？

【啊，小町叔母您好，在这边的时代也承蒙关照了。】

对着小町彬彬有礼鞠躬的小雪。

【总之我是最受爸爸疼爱的姑妈小町，爸爸最最最爱的女性就是妈妈，这一点很重要。】

【啊，话说我也被朋友们叫做“羽衣 chan”喜欢着呢。】

羽衣的话题从刚才开始就变得奇怪了。

明明都是我的女儿，给我的感觉却不一样。

【比起那个，之前所说的话有些在意.....“为了公司的未来而来”是什么意思？】

雪之下问女儿。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父亲入赘到雪之下家，雪之下建筑的继承问题很让人困扰。】

...啊啊，小雪姓雪之下是因为我入赘啊。也就是所谓的倒插门。

那边我的名字叫雪之下八幡.....并不觉得吃惊的程度。

【父亲作为经营者，是一个顶端级的存在。多亏了父亲的手腕，好几次拯救公司于水火。】

想理所当然的一样说着的小雪。

【让这个连工作热情的碎片都没有的男人作为雪之下建筑的领队真的妥当吗？】

从雪之下的语言中能感受到嘲笑和否定的成分。

【啊啊，母亲大人，您说的这些话是认真的吗？】

从内心浮现的惊愕表现在脸上，小雪叹着气平淡地说着。

【在迄今为止的侍奉部活动中，母亲对于父亲是一个多么优秀卓越的人才这一点是相当理解的。】

没有激动，仅仅用着平淡的语气告诉我们事实的小雪。

【学生时代的父亲，由于立场的关系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的来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爸爸知道如何减少人手，提高效率，最好地解决问题。凭借这一点，解决了很多问题。】

雪之下语气微弱地一句“是啊”承认了小雪说的话。

【请想象一下得到了代表董事长，拥有众多手牌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是什么啊？好像鬼金棒一样。（狼牙棒）



把全权委托给杨威利的水平了啊。

（注：杨威利，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著名架空历史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中的双主角之一，自由行星同盟元帅。原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对于权力、政治及军队本身感到厌恶，巧合之中成为英雄。

这里意思是大老师觉得未来自己这样的经历就像杨威利一样。）

...不过现在，我的手上只有几张纸币...没有活跃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嗯...

小雪的评价有点太高了，有点害羞。

除了纸币没有什么，不如说，收集纸币才是让我自得其乐。

（这里有一句 GG，原文：カス札しか無かったというより、カス札しか集めてこなかった自業自得というほうが正しい気がするのだ。）

【也确实这样，父亲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同寻常。】

确实...由比滨小声地回应着。

语音有点走调的羽衣的声音盖过说着。

【不过比任何人都温柔，见到处于麻烦中的人伸出援手也是爸爸的魅力。】

之后小雪也接着。

【那自然是不必说的。】

插不进的话题的由比滨也呆然地发出声音。

【平时就考虑到了最差的情况，预料到可能发生的纠纷，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采取对策。这方面没人能赶得上。】

总是消极考虑问题和谨慎行事是我性格的要素之一。

如果这样的我能够拯救公司的话，对我来说或许是一件光荣的事。

话说回来，不管怎样都夸过头了。

我知道表扬的是未来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这点的羞耻我还是有的。

不，现在的自己也被表扬。但是，来自于未来，不完全了解过去的女儿的评价也不知道哪里才是妥当的。

女儿们的对话还在继续。

【但是啊，和爸爸同一代的人都不好啊。】

【说的很对，父亲的魅力，那些同世代的各位都无法理解。】

...是啊，我被我的同班同学疏远了。

...我被他们疏远了。对，没错。

【但是，爸爸的后辈和部下都很喜欢爸爸。怎么说呢，被尊敬着？】

【嗯，对父亲达到信奉水平的部下和后辈无论男女都很多。】

【在爸爸的公司里，爸爸部下里的女孩子都喜欢上了爸爸，已经成了公司内部问题。】

【真巧呢。在雪之下建筑里，少数属于父亲直属的部下里没有女性。】

真是厉害呢，未来的我。

跨越的修罗场也不是一个两个。

然后，不知为何，两个女儿的视线突然齐刷刷地刺向一色。

一色小脸通红一副慌张的样子。

【...喜...喜欢前辈的部下或者后辈什么的，那，那样的才，才，才没有呢！再者那种眼睛腐烂的前辈...】

实在慌张到不行的话一色。

你为什么那么拼命地去辩解啊.....

【你真的是那样想的吗？】

羽衣怀疑的视线看向一色。

一色一点反驳也没有，只有低下的红脸。

啥？你喜欢我，尊敬我？

虽说知道不可能，但是这样下去的话就会被别人误解。

【咳嗯...】

咳嗽一声的小雪。

那个动作，正是和雪之下一摸一样。

【慎重大胆的策略家，能够多方位思考，理解力优秀，能够照顾理解处于麻烦和弱势的人的心情，能够在别人所需的时候伸出援手，还有着绝对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像哪里政治家一样，小雪开始滔滔不绝了起来。

【这样的上司形象，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会喜欢起来。】

小雪的言语让这个场合的人都无言。

然后大家都一副回想什么的样子。

回想我们经历过的事件。

更是回想自己的身影。

雪之下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但是，这个男人可是希望成为家庭主夫。根据场合的不同，可能会考虑对方的生活状况。这样也算是经营者的资质吗？】

嗯，平时说的话无法撤回，我自己也无法反驳。

不过如此顽固的不承认我的资质是因为和雪之下建筑有关的原因吗？

雪之下心里还是被和家族关系有关的问题为难着。

然后小雪一副十分困扰的表情，窥视者雪之下的表情。

【嗯...因为母亲对自己有自觉是在太困难了，所以我就在这里指出了。】

实际上是很难说出口的，小雪轻咬着自己嘴唇说着。

【依赖感，不如说是母亲的。母亲和父亲的关系是建立在母亲的易依赖体质和父亲用宽广的度量上成立的。】

再次笼罩部室的沉默。

沉闷的空气。

雪之下脸色发青。

不相信小雪所说的事。

或者说不想承认的事情。

右手捂住嘴，左手抵住胸口，全身微微地颤抖着

【...Yuki...】

（为了区别，这里开始的小雪=雪之下小雪 Yuki=结衣对雪乃称呼！）

（为了区别，这里开始的小雪=雪之下小雪 Yuki=结衣对雪乃称呼！）

（为了区别，这里开始的小雪=雪之下小雪 Yuki=结衣对雪乃称呼！）

（为了区别，这里开始的小雪=雪之下小雪 Yuki=结衣对雪乃称呼！）

（若我没注意，请自行理解。滑稽）

由比滨的话语中蕴含着担心，但是雪之下不顾那些冲出部室。

我和由比滨急忙打算追上去，小雪阻止了我们。

【现在不追也没问题，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

这么说着。不过，小雪看起来很痛苦。

不过确实很坚强的小雪继续说着。

【这个时代的母亲实在太爱依赖父亲了，因为实在想指出，所以就说了出来。但是未来的母亲是一位十分强大的人。美丽、温柔、高尚、坚强的女性。请父亲安心结婚。】

这么说着的小雪露出的寂寞笑容实在和雪之下酷似。

然后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刻。

我暂时发了一会呆。

【母亲一定会坚强起来的。先不论父亲，因为结衣桑和小町姑妈在，父亲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才有现

在这个地步，这一点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哦， 嗯

虽然看上去有些不同，但是坚强的部分和母亲是一样的吗。

【结衣桑，有一件事要拜托您。我把母亲的书包带回公寓，请发邮件告诉母亲，手机应该在身上。】

【嗯， 嗯， 我知道了。】

欣然点头的由比滨。

【还有父亲。】

小雪用拜托的眼神看着我。

【这个书包，可以让父亲还给母亲吗？我想对于现在的母亲冷却期是有必要的，等回家后...吃过晚饭后也好。请让我和母亲面对面。】

这个状况，这个气氛，似乎很难拒绝。

羽衣和一色一瞬间都一脸“我不干”的表情，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我知道了】

我从小学那里拿来雪之下的书包，和我的包并列放在地板上。

今天是昨天预定的古典文学学习会。

讲师是我，学习会的内容随时可以开始，不过在少了一位的情况和这样的情景下，学习会也无法开始。

而且学习会的日程还有充裕，今天就这样解散了吧。

我什么也没说，由比滨夜里就我的想法，无言地开始打扫部室。

嗨呀，搞错人了。感谢@谁知胖子心的翻译。

以下均是这位的翻译。

【你依赖着比企谷君哦。】

自称是我的女儿的少女,的确是这么说的。

我是有自觉的。

虽然感觉不希望承认,可是还是认识到。

目前不能回避的现实,我必须要面对的事。

学生会选时也是这样。

【我觉得他会理解的.....】

不禁口中喃喃地念叨着过去的事了,以及我心中所想。

即使不说,他也能明白。

即使不说,他也会理解我的想法。

这种片面的,除了任性的依赖还存在着什么呢?

只要是他,如果是他的,一定能够明白的吧。

不互相完全说明白。

想要完全理解彼此。

这样的傲慢。

尽管如此,如果彼此这么想的话。

也能够容许那样的傲慢所构造出来的关系。

这是,我和由比滨同学.....然后比企谷君的共同的想

我相信是这样的,三个人一直所摸索的距离。

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从活动室逃了出来。

比企谷,我依赖你,知道了吗?

不,聪明如他的话。

恐怕,早就应该是注意到这件事了。

由比滨和一色,小町也是,都知道了吗?

然而，事到如今却想要隐瞒。

思考没有解决如何的问题。

总是得不到满足的答案。

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到我家公寓门口了。

通过由比滨发来的手机信息得到了确认

小雪已经拿着包来了。

侍奉部的朋友，如今却与他有了女儿,事到如今连自己都在厌恶了。

今天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做了,躺在沙发上,一动都不想动。

但大脑还在继续工作,各种想法也浮现出来。

其实羽衣从未来来到现在的时候,我也已经预想到小雪的存在了吗.....一直有这种预感。

但是,刚刚动摇的一色,让我稍微冷静了下来。。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却并不感到惊讶。

但是,为什么会抱有那种预感了呢？

自己也不能知道自己的想法。

脑海中各种各样的事不停地循环。

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去了。

太阳早就消失在空中,时针指在二十点左右,公寓的铃声通知有人来了。

也许是小雪带着书包来了吧。

通过猫眼确认了下，只有比企谷拿着书包站在那儿。

【啊.....对不起。因为把包带过来的原因能把门开下吗?】

那张脸带着尴尬，把头侧在一边低声的说。

我马上就打开了房门,将他引进了客厅。

在厨房将红茶泡好端到客厅。

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总有一点不自在。

不过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也很难不去不自在把。

【那个,雪之下……】

他小声的说道。

【虽然我觉得【依赖】,否定的语气比较多一点。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好。依赖关系,自然界也有很多。擅长与不擅长的东西,可以好好分工的话,那是很好的事情。】

他一脸认真的表情,继续说道。

【我在圣诞节活动的委托和每天的学习中,也得到了许多雪之下的帮助。所以我如果能够帮到你的话就尽管说吧。】

看着他那害羞的样子,事到如今看起来却非常有魅力。

在那样的事情发生后,会有这样的话,我也十分高兴了

【……谢谢你,比企谷君……】

喉咙堵塞着,像是榨压出来的声音一样。

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想,我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突然的言语,无法感知其真实意图。

【女孩子对我有点温柔的话会十分激动,被触碰身体之类的话会心跳停止。】

虽然他脸红了,不过却很难发现。

【这样就会误解了,不过至少现在不会这样了。】

稍露出自嘲的笑容。

【连对我都温柔的人,对其他人也肯定会温柔。对方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一直这样对自己说,拼命抑制住绝望。】



这样的他的样子真的非常悲伤。

【我是否真的喜欢你之类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不能说太多。】

到刚刚为止,他都低着头,却突然抬起头来。

彼此的视线相合。

【尽管如此,被说成是雪之下喜欢的人。习惯依赖但是固执的不服输,喜欢猫的地方缺有那么点孩子气的雪之下。】

我想作为个女生,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但是,这就是他的现在最坦率的心情吧。

平时孤僻的他,现在到有些可爱了呢。

另外,那个身影看上去真的太可怜了。

不由自主的扑进他的怀中。

【比企谷君...那个谢谢你了】

相拥在一起,彼此短暂的凝视。

然后我害羞的闭上了眼睛,轻轻地转动下巴。

等待着他的反应。

.....。

.....。

.....于是。

【.....你到底在做什啊】

他突然向玄关方向说到。

这时客厅的入口处,小雪拿着摄像机出现了。

【确定了哦,这样历史性的场面被我记录下来了,如果是正常的女生,看到这样的画面,别人大概都会选择放弃了吧?】

完全没有任何动摇的样子,小雪继续转动相机。

【...你怎么进来的?】

我完全被她所惊讶到了,向她询问到。

【我去了本家(雪乃的妈妈家)哦,拿到了密钥。还有这个摄像机也是。】

不过她却理所当然一样,回答到。

【还有阳乃姑姑和奶奶也接受了,所以今天开始有劳你照顾了。】

然后突然宣布一起生活。

是的,要在这里生活的啊...。

【我的事的话就放心吧,阳乃姑姑会到本家去游说的。从今天开始,我就和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

不经高兴地莞然一笑。

【姑姑会将必要的物品之后送来。并且我的生活必须的东西也会一起用快递送过来。】

这个短时间内所需的流程,小雪已经能够熟练处理。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拥有取得姐姐和妈妈信赖的能力。

虽说是我和比企谷的女儿,但是还是有点非同寻常呢。

【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就接着记录了,父亲和母亲就继续刚刚的事情吧。】

说完,走到客厅的阴影处躲了起来。

我和他不禁面面相觑,之后,突然感觉有点搞笑,两人都笑了起来。

我们,侍奉部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今后,虽然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不过如果和她生活在一起也不是什么悲伤的未来了吧

这种毫无根据的的去思考的自己,我有点喜欢上了。

Chapter 2 雪ノ下小雪は才気煥発な少女である End

啊，顺便一提，我的翻译能力有限。日语 0 基础的我巨绝望。

绝望.jpg

首先感谢[@谁知胖子心](#) 和 [@gzlimao](#) 两位在我不在（怠惰）的时候的翻译工作。

鞠躬.jpg

可能我翻译的不如大佬🤔，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好好看完😊

有些地方翻译借鉴了[@谁知胖子心](#) 的翻译。

大家一定是选择原谅我啦😊

## Chapter 3 比企谷むうは鎧袖一触の勢いで突き進む。

俗话说：与自己身份不符的幸福会招来灾祸。

如字面意思所说，与自己不相符的幸福容易引来灾难。

现在的我就是这种情况。

在学年内甚至在校内，由比滨和雪之下都是顶级的美少女。

自称是我和她们两人之间的女儿也是从未来而来的美少女。

孤身一人的男子高中生，却处在这样根本和孤独打不上边的境遇里。

女儿们已经来了一周了，我们的侍奉部迎来了两位客人，也因此带来了惊人的热闹。

两个女儿每天放学后都来部室玩，不知为何一色也从未缺席过。

在羽衣之后，我的妹妹小町也和小雪成为了好朋友，两天就会来一次，大家相处和和谐。

也问过一色和小町学生会那边要不要紧，好像现在的学校活动正处于闲散期。

想想也知道副会长和大志正奋斗咋杂务中吧。

真是令人哀伤。

最近，小町的心情很好。

回到家也是一副情趣高涨的样子，对我也比以前更温柔了。

父亲对我也更温柔，总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怎么说呢，和羽衣和小雪成为新朋友是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一色，不知为何这几天看上去好像遇上了讨厌的事情。

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笑过了。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即使搭话也没什么大的反应。

总是露出一副小聪明笑容的后辈现在却这样意志消沉，有点担心。

要是烦恼的话可以在谈话中委婉地表达出来，但是要刻意隐瞒的话，这样的谈话也没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不想告诉我的事情吗？

今天也是平安无事地结束了一天的课程，放学后的侍奉部学习会开始了。

闯入者的出现一时拖延了学习会的进程，不过托了由比滨事前预习的福，现在已经赶上进度了。

以女儿们为首的嘉宾们在我们学习时很安静，不存在打扰方面的障碍。

基本就是正常学习会的气氛。空气中流动着和谐的气氛... 应该吧。

只是偶尔，那个安稳的气氛也有变化的时候。

不经意之间，小雪和羽衣之间有了火花。

今天也是突然爆发的样子。

【所以，像父亲那样优秀的男人只有像母亲这样才貌兼备的人才相配。】

【但是！爸爸是那种有点坏心思的人，和妈妈这种纯粹的笨蛋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还有胸也很大。】

女儿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脸发红的雪之下和由比滨根本介入不了两人的对话，只能放着不管两人的发言，一边学习一边发着呆。

【母亲很擅长料理，回到家因为工作而疲累的父亲可以有母亲的料理那里得到治愈。】

【能治愈工作累了的爸爸应该是和妈妈一样温柔点人。还有胸部很大。】

羽衣是多想强调母亲的胸啊。虽然确实很大。

小雪却抓住了相同点，以此开始反驳。

【胸部的大小和女性的魅力没有什么正比例的关系。而且因为太大的原因，肩膀总是会酸，也会妨碍运动，是十分不合理的存在。】

这么一边说着，一边挺起胸膛。

小雪的话语充满了真实感。

在制服上也能看到摇动，就是那么棒的胸部。

恐怕是相当辛苦的吧。

对他人来说值得自满的东西对自己来说却是有妨碍的存在。

一色和小町的视线被小雪的视线吸引了。

我的视线也不自觉地被吸引了，我可没有盯着看哦。

我可是一位绅士啊。

【而且如果将来下垂的话，反而是折损魅力的负面因素。最重要的是形状。】

... 这真的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胸部吗？

不过仔细想想，这是一场类似于推销自己母亲的辩论。

虽说如此，小雪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些许的自负。

一瞬被逼入窘境的羽衣调整态势开始反驳。

【妈妈的胸部也不是很大啦。形状是漂亮的火箭形呢。】

【等...】

羽衣意想不到的发言。从刚刚开始就一副“与我无关”表情的由比滨开始有了反应。

但是无情的是，女儿们之间的对话还在继续。

【我昨晚和母亲一起洗澡的时候，母亲的胸部有着艺术性的线条，确实是很完美的形状呢。】

【那个 ...】

雪之下那边也被战火波及。

一副什么难以收集的表情。

【昨天和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观察了，妈妈的乳头是漂亮的粉红色。】

【母亲的乳晕是又小又可爱的樱花色，再加上那美妙的形状，胸部的大小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忍不住了，我必须要吐槽！这两个熊孩子是真的皮！掀桌！）

话说完后，两个女儿冲到近距离互相愤怒地盯着。

两位母亲耳根都红了，只好低下头。

小町和一色把自己的视线移到自己的胸部，意味不明地叹了口气。

对我这个处男来说，这样的对话有点太刺激了，很糟糕！

想象之前两人的话语，我拼命地让自己股间的小八幡不起反应。

正在互相盯着的两人“刷”的一下突然把视线同时瞄到我这里。

这次是我受到波及了吗？

【父亲，你是不是更喜欢母亲不算大却很美丽的胸部？】

【爸爸，妈妈的大胸部你是不是更喜欢点？】

世间有两个无法选择的选项。

而且还是由女儿们提出的，这是什么惩罚游戏吗？

【曾经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贫乳是地位的象征，是稀少价值！】

【以前也有着这样的寓言吧：娶胸最大的女人为妻！】

（说明：第一个其实最初是《SHUFFLE!》中角色麻弓百里香的台词，后经泉此方在《幸运☆星》

第四集发扬光大而使人们耳熟能详

第二个是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从爱他的三个女人里选一个结婚。于是给了她们一人五千日元。

一个用最好的东西把自己打扮的最漂亮，说他们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美丽的女

子多爱这个男人；一个则用来给男人买西装衬衫等东西，说男人是自己最爱的人，所以钱都是为了男人而用的；一个人是用这笔钱做小生意，加倍换给男人，说自己没有浪费钱，是为了让他知道她是个持家的好女人。然后男人想了一想，决定娶三人中胸最大的那个。

原句：一番おっぱいの大きい女を妻にした)

哪句都不一样。

伟人格言也好寓言也罢。

或者说以前从来没有过那种东西。

总之，无法轻易地给出答案。

还有，雪之下好由比滨的视线很令人刺痛。

看到我踌躇的样子，小雪突然露出为难的表情。

【... 但是，如果，假如】

小雪为难的脸上变得通红，但是还继续说着。

【... 如果父亲觉得大的比较好 ... 今后 ... 每天晚上我都会 ... 按摩母亲的胸部让她们变大 ...】

小雪说完后，雪之下脸部通红地用手挡住自己胸部。

一直都是一本正经的小雪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令人震惊。

然后，比雪之下还要动摇的人就在这里。

... 那就是我

被美少女逼问着这种不熟悉的场景，再加上之前富有刺激性的发言，保持理性是很必要的。

而且从刚才开始，质问的内容我也从来没回答过。

以前甚至被称为理性的怪物的我现在也只有一副狼狈的样子。

面对这种情况，处男真的好弱啊。

但是小雪误以为我不满。

【...即便如此父亲也不满足的话...揉，揉我的不就好了吗？】

突然间，部室内防腐刮起了暴风雪。

在极寒之地中蔓延着紧张的气氛。

不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啊。

小雪一脸娇羞的样子盯着自己的双胸。

其他女生们则是用着看着垃圾的眼神看着我。

在这冷寂的空气中，小町幽幽地说了一句话。

【鬼（Stella !）父...】

喂喂——等一下 !】

这时，从部室的天花板传来了更可爱有精神的声音。

Shapapapapapapa...

最近听过的声音，之前看到的眩光和旋涡波动。

和小雪从未来过来的时候完全一样。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自古流传下来的话语果然是有道理的。

一层眩目的白光，和上次一样在覆盖住整个部室的同时急剧收敛。

在光和波动消失的同时，在那个中心又出现了一位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在我的正上方，距地板两米高的地方笔直落下。

为了躲避本能察觉到的危险，坐在椅子上的我向后退了一米。

扑通。

我无情的判断让少女直接一屁股摔在地上，不久浑身颤抖着，“呜呜”地呻吟着慢慢站起身来。

【疼疼...真是无情的逃避啊，爸爸。】

一边揉着屁股，一边投给我小怨恨的视线。

第三人.....



要是第一个人这样登场的话，这样的登场会感到震惊。不过，有了小雪的先例，说实话没有一开始的那种冲击了。

其他的成员也是，一脸平静的样子。

察觉到部室的气氛，这位新的来访者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什么啦，这股“又来一个”的气氛。好不情愿。】

带着一点的动摇和不安补充地说着。

（一句翻译真的 GG，求翻译：その台詞、赤ぶちメガネを掛けながら言ってくれないかなあ。）

在气氛有点江的侍奉部中，仅有一人，一色的眼睛中不知为何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登场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是一目了然的。

眼鼻，嘴角，脸型都和一色一模一样。

准确来说是有点年纪小的一色的印象。

恐怕初中生时候的一色就是这幅样貌吧。

长长的亚麻色头发编成了双马尾，穿着和羽衣小雪一样的手套的长腿袜。

无法形容的可爱。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一位美少女，不过身上带着一股小恶魔的小聪明的气氛。我的危机传感器向我发出警告。

那个少女毫不在意地向我跑来，突然抱住了我。

和羽衣那时候一样。

这个少女的拥抱也很柔软令人心情舒畅，但是我总觉得有股不祥的预感。

小雪羽衣两人和雪之下由比滨长得一样，再加上两人的好身材，两人接近的时候就已经心跳不已，这孩子却没有问题。

年幼的容貌让我发动了对妹技能，说不好听就是觉得比小町更不像女人。

但是这她好像对我感兴趣。

【年轻时候的父亲原来这么帅啊。好像懂了妈妈喜欢上的心情了...】

脸颊微红，用“Poe”的表情凝视着我。（ポーとした表情は啥啊.....）

我对自己除去眼睛之外的样貌是马马虎虎的还是有自觉的，但是第一次听到直接的称赞还是第一次。

首先，这位好像有点误会，必须要解开才行。

双手抓住少女的肩膀，稍微推开些距离，然后语气温柔地说到。

【那个，你是一色的女儿吗？如果是的话，你的父亲不是我。】

少女和一色都露出了一副“呃”的表情。

【我的名字叫比企谷八幡。你母亲思恋的人不是我，所以我不是你的父亲。】

听到我说的话后，小町和由比滨一副“哇啊...”的表情。

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么说来，这家伙的父亲是谁呢？

叶山...这种可能性不能确定，毕竟还有三浦这个竞争对手。

像小雪和羽衣一样，两人只是从“有可能的世界线”而来的话，无论怎样的可能性都有...至少怎么都不是我吧。

【...那个。确认一下，你就是比企谷八幡...先生没错吧？】

直直的盯着我的脸的来访者。

所以说是那样的吧。

这少女有点混乱，我和一色也是慌张的互相看着。

【那就没错了。我的名字是比企谷牟宇。十五岁，来自于二十二年后，是爸爸八幡和妈妈彩羽的女儿。】

（PS：牟宇叫八幡是父さん，羽衣叫八幡是パパ）

【.....】

...那个，啥？

...谁和一色的女儿？

已经不懂在说什么了。

桌子对面的雪之下和由比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小町则越发兴奋，眼睛里“Kirakira”闪耀着，期待着接下来的话。

然后是一色。

迄今为止的忧郁再也不见，一副满面喜色的样子。

一瞬间，脑海里浮现出一色一边哼着八分音符一边小跑的搞笑模样。

【不，哪里出错了吧？】

我拼命地否定目前的事态。

一色和我结合的未来？。

想象不出来，也不会有。

这家伙本来是喜欢叶山的吧。

【不，不会错的。妈妈从高中时代开始就一直喜欢爸爸。】

这个名叫牟宇的少女稍微从混乱中清醒过来，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然后愤怒地回过头逼问一色。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爸爸在高中时代通过学生会活动和妈妈邂逅然后结成的 love love 情侣，在总武高也是有名的最佳情侣不是吗？】

未来的一色撒这个谎，笨蛋吗？

话说，为什么说和我是一对情侣啊。

【那个，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谎言...】

说的是呢，把未来说谎的责任强加到现在是很困扰的。

但是从女儿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分说的事实吧。

【就算不是情侣，爸爸也有注意到妈妈的心意吗？请好好地在意一下妈妈。】

也许...这位现在一肚子气。

【就因为妈妈这幅狼狈样子的关系，我的身体变成了这样子哦。】

那样说着，把长手套取下来，把长腿袜上端稍微卷起来。

果然，和小雪和羽衣一样手的一部分消失了吧。

虽然这么预想，但是事实却远超我们想象。

和羽衣一样，手腕以上的部分在这个次元看不见。

两腕到和前小臂完全消失，上臂已经有一部分消失了。

两脚到膝盖附近都消失了，没有手套和长腿袜的话，双手双脚都看不见，都不知道是什么。

看到这幅光景的羽衣不知为何突然流下大颗眼泪哭泣。

你有什么奇怪的开关吗？

【双手不方便剪指甲，真的对不起！话说我还没收到道歉呢！啊，小雪快点过来道歉！】

对突然哭泣的羽衣感到迷惑，突然被扯上话题的小雪混乱了。

【啊...因，因为什么道歉？】

当然的疑问。

对此羽衣的回答是这样。

【道歉，向两手两脚的神道歉！说看不到指尖什么的不是太过分了吗？（指先だけ見えづらいなんて文句言ってたらバチが当たるよ！？）】

没有意义的发言。

在羽衣的气势压制下，小雪也在“对，对不起？”正在道歉。

也是，突然被要求道歉谁都会陷入大混乱吧。

【没，没关系？】

不，怕是牟宇也在处于混乱中。

听到了想听到的回答，羽衣脸上出现了往常的笑容。

小雪依旧处于茫然状态，脑袋上浮现出问号，不过，终究是慢慢理解了眼前的事态。

其他人重整态势，牟宇那边也是一样，之后再次面对一色。

【妈妈。好好承认喜欢爸爸，然后参加父亲争夺战，不好吗？】

【...但，但是】

【...从未来带来的妈妈在爸爸的毕业典礼上痛哭流涕地抱着爸爸的写真专辑...】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啦！】

在女儿的指挥（威胁）下，妈妈也进入战场。

不过我和一色...

从来没有考虑过。

也许，说不定...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就把这种可能性自动在脑内抹消掉了。

一色站起身面对我，做着深呼吸。

然后毫不避讳地直视我的眼睛说着。

【最初和前辈相遇的时候，觉得前辈是一个奇怪的人。认为前辈是一个头脑很好擅长计算利害关系的小恶党类型。】

...哦，哦。

突然损我的样子。

不过，对作为孤独大使的我来说，这点程度连伤害都算不上。

真的没有受伤哦，真的哦。

【和前辈在商量交谈的时候，觉得是一个有趣的人，逐渐我发生了变化。我是第一次遇到前辈这样的男孩子。】

有趣的人啊。

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比我还有趣的人。

材木座啦户部啦材木座啦材木座啦。

【听了前辈在侍奉部说出的那些话后，我考虑了很多。“真物”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说，存在真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个黑历史真的不想回想起来啊。

但是，一色的表情十分认真。

【至今我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前辈在我的心中占的地方越来越大。】

面颊染上红色，与平时满是小聪明截然不同的一色。

【现在根本不能考虑没有前辈的生活。而且未来的女儿也来了，请好好负起责任来！】

不...因为种子还没有播下所以不用负责吧。

虽说如此，一色的认真告白畅通无阻地说出来了。

【我明白你的心意了...。但是】

在我说出那句话前，一色右手食指抵住了我的嘴唇。

【前辈，那句话之前的都不要说了。我也知道赢过雪之下前辈和由比滨前辈部室那么简单，但是，请给我机会。】

我从来没见过一色那么认真的表情。

我知道这不是那种器量。

（这里太意译了，原文贴上：俺がそんな器でないことは理解している。）

拒绝这么真挚的感情太残酷了。

【我知道了...】

我能从嗓子里绞出的，只有这一句话而已。

最终放学时间也要临近，今天的学习会也开始了。

【一色同学，我也做好了觉悟，我们共同努力吧。】

【一色酱。虽说我不会轻易把小企让出去，但是我们共同努力吧。】

接受了前辈们宣战布告（？）的一色不知为何是一副开心的表情。

【我也没有打算输，前辈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人。】

于是三人手重叠在一起。

三位女儿也是，站成圆圈一样六个人的手叠在一起。

【不会认输的。】

【我不会认输的。】

【我也是。】

在时针指向十八点的那一刻，部室里橙色的夕阳照射进来。

明明是开战，大家却都很开心。

看到了这幅光景的小町，悄悄的跟我耳语。

【哥哥，绝对不要后悔哦。没关系，对大家来说无论选谁都不会有怨言和遗憾的。有那种预感。】

小町那里的见解也是开朗的。

【这样就好...】

我到现在，一直都很羡慕后宫系轻小说男主人公。

但是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有了自己的想法后，就有很大的压力。

重要的人的想法都想接受。

但是我有那样的器量吗？

承受一个人的就很辛苦了，承担三人份的责任的辛苦更是不可估量。

不安。

【我觉得欧尼酱只要有决心，剩下的就是觉悟了。】

（求助：お兄ちゃんって思ったより甲斐性あるんだから、あとは覚悟を決めるだけだと思うけどな）

用着轻快口调喃喃细语的小町，不过那个表情却很认真。

小町也有她自己考虑的发言。

小町对于我又是怎么想的呢？

还有小町所说的“觉悟”的意思很奇怪。

哥哥我不知道。

在学校回家的路上，为了晚饭，我和小町来到超市购买食材。

今晚双亲在才能回来吃晚餐，所以要稍微多买一点。

考虑到我是应考生，这一段时间都是小町在做饭，但是今天是一起做的。

今天是春季卷心菜和国产猪肉（千叶县特产 薯类猪肉）特价，所以，买了一人份的卷心菜。

把卷心菜切丝，放在普通的意大利面上很好吃啊，在煮的时候就变软了。

到家的时候，不知为何本应锁上的门却没有锁。

客厅也亮着灯，也稍微能听到电视的声音。

最初认为是小偷的可能性也很低，这么堂堂正正赖在客厅里的小偷是不可能的吧。

可能双亲中的哪一个提前回家了也说不定。

这么想着打开门。

【啊，爸爸，姑妈，欢迎回来。】

腰挂在客厅沙发上，拿着遥控器换着电视频道，正在“kachikachi”地贪食着会客用的脆饼干。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面对我惊讶的问题，一副没什么可介意的样子回答着。

【从很久以前在爷爷奶奶家带着感觉就很好，能让我平静下来。】

【钥匙是...？】

【过了二十年，藏钥匙的地方也没有变过。】

手指不停地转着家里的钥匙链。

原来如此，不愧是亲人。



明明是初次来访，却是完全熟悉的样子。

【难道牟宇菴今天要在我家寄宿吗？】

小町眼睛中闪耀着开心的光芒问着。

难道是在从未来而来的女儿中，和小町年龄最相近而有的亲近感吗？

今后一定和小雪羽衣一样成为好朋友是不会错的。

就在这时，玄关的对讲机突然响了。

好像是来客。

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走下走廊。

【那，那个...我们的孩子...来了吗？】

们一打开就看到呼哧呼哧喘气的一色。

【妈妈，怎么了？】

一脸好奇的表情。

【不是说了不要来前辈家住打扰前辈吗？回家。】

【嗯...可是我想住在这里。】

一脸不愿的样子嘟哝着，不过却没有讨厌的样子。

一色为了过去，脱下了鞋子。

【一色家里，各种各样的事情没问题吗？】

总之先担心地问一下。

然后一色面带困扰回答道。

【和双亲说过后，爸爸妈妈很开心所以要马上带过去...这次前辈的事情也和家里人说了...】

【哦...哦...】

怎么说呢，是责任受到重视吗？

但是突然被告知女儿和同龄人有孩子的那一方心情也会莫名复杂吧。

【这样打扰了前辈真是对不起。我要带这个孩子回去了。】

【爸爸，明天放学后我去部室去玩哦。】

毕竟时间很晚了，于是我决定送她们一程。

一色过于客气了，但是面对我要送到人多的地方的建议还是妥协了。

【前辈，就送到这一带吧，谢谢你。】

【爸爸，谢谢你。】

最后，我送一色到她家附近。

路上，谈论起我年轻时候和一色的事情，牟宇听着各种各样的回答很开心。

【那个，前辈，明天学校见。】

面颊微红的一色害羞地和我告别。

【啊，明天见...】

年轻的母女二人和睦地牵着手回家去。

那背影仿佛是姐妹一样。

一色的幸福。

可能很美好的幸福。

然后是我的幸福。

到现在也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如今我必须去面对。

在太阳落山后的黑暗中，我的步伐带着思念的轻快。

Chapter 3 比企谷むうは鎧袖一触の勢いで突き進む End

## Chapter 4 材木座義輝は畳上の名刀を抜く

人之间的传闻总是会被添油加醋，这句话果然是真的。

第三名女儿，牟宇从未来过来之后一周左右到了春天的中期。

这一段时间里与我们侍奉部相关的谣言不断。

某些地方会低声流传着这样的话，侍奉部是某位眼睛腐烂的三年级男生，有着少女们的弱点，把握着这些使她们成为被束缚的奴隶。

又有些地方会低声流传这样的话，侍奉部是位带着眼睛的帅哥，所构筑的有许多美少女的后宫。

其他的地方，甚至流传着侍奉部有一对狡猾的腹黑兄妹，他们在幕后操纵整个学生会的工作。

最后这条谣言传到侍奉部时，小町和一色足足笑了五分钟都没有恢复过来。

说到这样的远大志向感动的说到【哥哥，真的好厉害。】

哼，这种程度就叫我哥哥了吗。

(存疑，原句，だからあれほど、俺を兄と呼ぶなど)

即使事先都想到过谣言的内容，这个状况也十分恶劣。

不管谣言是好是坏，对我来说皆为罪恶。

这是有关尊严的问题。

虽说如此，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看看部室里的成员大概就能一目了然了吧。

年级第一位的美少女雪之下雪乃。

别说在班级中，就算在校内都算得上有着最好童颜妙躯的由比滨结衣。

出名能干的小恶魔系学生会长一色彩羽。

早早就被传言说成是下届学生会长的我的可爱的妹妹比企谷小町。

而且除了这些还有从未来过来的三位女儿。

身材娇小，身材惹火，拥有奇迹般的智慧的黑发美少女。

据说是为了缓解压力，放学后偶尔在操场上用奥运会运动员看了都会惊讶的速度奔跑的运动型美少女。

身材娇小还有年幼的姿容，同时天性会撒娇，完美了继承了一色的基因的美少女。

...羽衣的话真的只是个笨蛋罢了。

先不去想这些，有了这些各色各样的成员，想不引人注目是不可能的。

侍奉部如今没有接到什么委托，反倒是有些学生来窥探活动室内的样子。

到现在为止存在感都很低的侍奉部，集结了这么多美少女，不去在意的人怕是只有少数吧。

不过感到有趣的是，有人投给我羡慕的眼光

有人的眼神充满了嫉妒的火焰，有人的视线中传来了杀意。

这种时候，与三个女儿的身体接触可不是闹着玩的。

前几天也有川崎大志有事访问活动室的时候。背上是牟宇，左边是小雪，右边是羽衣抱着这样的状态所以只能闭着眼睛，直冒冷汗。

只是无言地关上门离开的大志留下的背影让人有点害怕。

另外三位女儿在学校出去的次数的增多，与老师相遇的概率也会增加。

前几天小雪，被体育老师厚木叫住了。

什么也没说，被要求拿出学生手册。不管怎样，今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发生。

【不过好像没有确认学生手册的发布日期呢。】

小雪一边说着一边咯咯的笑了。

虽然日期是未来，不过学生手册到是真的，我自己也不能认全现役的总武高中生。

只要能拿出学生手册，即使是陌生的脸说成是新来的转校生也就能解释的通了吧。

【话说回来，学生手册的设计在未来也没有改变吗？】

由比滨的话得到了来自小雪的回答。

【未来的学生手册是数码化的，本人需要通过网络数据库得到确认。只是，如果有意愿的话传统的学生手册也会发行的。】

小雪的说明结束后，羽衣与牟宇都拿出了自己的学生手册。

原来如此，和我们现在的学生手册一模一样。

但是要是被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提问，就无话可说了。

这样的话，根据侍奉部的现状，得去找平冢老师商量了。

人数太多无法到职员教室去，我和雪之下访问平冢老师，请求她有时间的时候能来侍奉部的活动室。

平冢老师在三十分钟后在房间出现了。

【这个房间还真是热闹啊！】

刚刚开始小雪牟宇和羽衣都有点惊慌失措的看向了我。

这个女人这种时候能察觉到，真是得救了。

无一例外，女儿们就自己消失的手进行了解释，不得不说，不愧是平冢老师，居然这样就相信了这样的话。

总之平冢老师说会应对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绝对不能向外部泄露。

情况比较复杂，羽衣和牟宇就先用母亲的姓来自称的话就妥当了。

总之最坏的情况就用亲戚或者姐妹来欺骗过去就好了。

【...那个，老师这样真的好吗？】

雪之下小心的提出疑问。那什么，雪之下的意图还是挺明确的。

【本来造成这样的人际关系的就是我原因，既然如此，我负责到最后不是很正常吗？】

平冢老师突然开心的回答。

【能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一定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在向好的方面构筑的原因吧。只要你们能有作为高中生的节制的话，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不，别说节制这些可怕的话题啊。不过说得如此平淡，到嘴的话也停了下来。

【谢谢你】

全体成员都向老师表达了谢意。

离开的时候，她用手指向我传达着这样的意思

【如果有我和你的女儿从未来过来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哦。】

...开什么玩笑啊，老师...

大挥右手离去的平冢老师的背影，有着一一种任何男子汉都比不上的帅气。

关于侍奉部这几周的事情，得到全面管理教职员事务的平冢静老师的帮助，当前所感到不安的终于得到了解除。

对于其他的教师而言,他们都会抱着麻烦的心理不予理睬吧。又一次领略到平冢老师的声望与影响力之高到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步。

果然作为一个老师来说还是尽职尽责力的。

为什么这么好的人就是不能结婚呢？

真的快点来个人把她娶了吧...

侍奉部得到了暂时的平静，此后也鲜有因为强烈好奇心过来的访问的学生。

这些活动室都不进来的人，有机会就偷窥房间里的人真是不懂礼貌。

把注意力都投入学习后，走廊上稀稀拉拉的走动声也越来越少。

侍奉部的其他人暂且不论，因为被三个女儿追求，所以在尽量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座着。

关于这个问题，也得考虑个什么对策啊.....

在开始感到厌倦的某一天，侍奉部来了一位稀客。

【...我】

【回去】

门再次被完全关上。

确实是客人，不过却是位不速之客。

如果手头上有锁的话就好了，不过不巧是雪之下在管理的。

【啊，干嘛拒绝我进入房间啊，八幡。】

门外材木座再次尝试打开门。

我用力压着门。

【唔~嗯！八幡！开门啊！让我进去。】

最初的那股气势逐渐衰减下来，软弱无力的声音开始从门外传来。

于是顺势把门打开，企图用力开门的材木座从走廊滚了进来。

过了一会儿，依旧安静。

总觉得气氛有点尴尬。

最好还是确认一下是否平安吧。

不过好像完全没必要担心，材木座略显疲惫后就慢慢地站起身来。

【有什么事？材木座。】

姑且还是问下他要干嘛把。

感谢现在如天使般温柔的我吧。

材木座夸张的环顾了下四周后，叹息着说道。

【传闻的内容果然是真的，真的建立了后宫啊。真是令人羡慕...不，真是鄙视你八幡。】

话的最后语气突然变重了。

真是烦。

还有你，真实的想法都表露出来了。

侍奉部里的每个人都面露厌烦的叹了口气。

然而材木座的来访，有人表现出了意外的反应。

就是牟宇。

【哦~耶！是材木座叔叔啊！】

满脸笑容地“puyou”着扑向材木座。（拟声词，就这样 Orz）

被可爱的女学生抱着，恐怕对材木座来说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体验，瞬间像被热水烫了一样面红耳赤。

虽然好像想说什么，但是却语无伦次地支支吾吾。

【材木座叔叔~，从年轻的时候肚子就开始这么有弹性了。】

牟宇边这样说着，边用右手来回揉着肚子。

哈哼，嗯哼。材木座心情不错的恶心的喘息声音在活动室中响起来。

雪之下，由比滨，小町和一色都一副沈鬱的表情。

意外的是，小雪和羽衣平淡地凝视着那个光景。

【到我了吗，我的春天也来了吧！】

材木座终于能说话了。

突然回过神来的一色，抓住牟宇的上衣领子把她和材木座分离开。

一色，有那么强的腕力吗？

这就是所谓的《为母则强》吧。

【牟宇酱，摸不好的东西是不行的，去洗手间把手洗洗再过来吧。】

说着一色将自己的手帕递给她。

那个一色，母性一样的东西的萌生让人有点惊讶。

【为什么要把这么处理好的东西！】

从刚才开始就很烦啊，这家伙。

真是的这家伙来干什么。

也好久没见了。



上次见面时是三个星期前了，事到如今不得不感叹理科生的升级应试学习有多辛苦，班级的位置是分开的太糟了等等在那里说着。

【呐，牟宇，他是材木座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刚才的反应的原因，不过还是先姑且问一下吧。

牟宇夸张的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说出了意外的话。

【嗯，材木座叔叔帮我取的名字，是用可爱的公主的名字来取的吧？】

啊--

总觉得这孩子的名字不像是我取的，原来是这样的吗。

户籍上标注平假名《むう》我的话会直接用汉字牟宇来填上去吧。

【什么，是我给你取的名字？】

材木座也对牟宇说的话感到惊讶。

看来没办法只能把至今为止的都告诉材木座他了。

大概的说明了一下。

【好，你的名字是牟宇，那学生会长的名字是什么？】

【妈妈的名字是彩羽。】

元气满满地回答道。

【咳咳。五郎八彩羽的女儿叫牟宇，不愧是我的绝妙品味。】

自我夸耀的材木座。

真是高兴的让人看的有点生气。

【哦，大致说下五郎八彩羽公主和牟宇姬公主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哦。】

（伊达五郎八姬是伊达政宗与爱姬的女儿，伊达牟宇姬是伊达政宗与阿山方的女儿。）

（这里也是百度百科了一下。）

为了慎重起见。

不过材木座却一点不在意的样子。

【即使如此，五郎八姬不是有女儿吗，取牟宇姬是不是有点欠妥当呢?】

嘛，算了，就这么决定了吧。

确实，名字本身无可挑剔。

不管哪个都是被爱护着的公主的名字。

一色的话，好像对女儿这个名字映像挺好的。

【在未来你们也知道我和材木座的事吗?】

被问到的小雪和羽衣，齐声回答道。

【父亲的为数不多的朋友。】

【爸爸的为数不多的朋友。】

【父亲~的为数不多的朋友。】

(小雪叫爹：父様=父亲；羽衣叫爹：パパ=爸爸；牟宇叫爹：父さん=父亲~。这里就按照谁知胖子心的翻译规矩了 23333。)

女儿们的声音完全像和声一样。

为数不多的朋友，这句话都重合在一起了。

什么啊，这份屈辱。

【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不过在雪之下建设公司中，是少数几个能理解父亲特殊手段的人才。】

【很快就能察觉到父亲的意图，比谁都要正确的支持者呢。】

【经常来家里玩，不过听说是爸爸工作中的左膀右臂，但却冷漠地对待他。】

怎么搞的。不管在哪个世界线中，我和材木座的缘分还真是深呢。

不过小雪是聪明识才的，这家伙难道意外的能干？

【爸爸经营的公司里，他是金融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父亲~经营的公司里，他是主力事业工程推进部门的责任人。】

…嗯？

无法想象现在的我将来居然回去经营公司。

雪之下和由比滨，也与我有相同的想法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小雪对此感到疑问并直接发问道。

【你们世界线里的父亲，也是企业的经营者？】

羽衣和牟宇，都肯定地点了头。

【爸爸是三菱商业的大型综合商社的社长。】

【父亲~是浮田大型专业商社的代表董事长。】

之后，两人一起添加道出我所工作的地方。

已经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是社长？

而且都还是那样著名的企业？

说了那么多，没什么现实感。

然后对于我全职主妇梦想的破碎实在感到太遗憾了。

【真是惊人，鉴于未来我的父亲的经营手段，在未来其他的世界线里也是作为经营者活跃着不得不说不可思议。】

小雪不紧不慢地说。

【但是如果他是经营者的话，有充足的人望和统率力吗？比企谷君真的没关系吗？】

我所担心的问题，雪之下说了出来。然而回答的还是小雪。

【我之前就说过了，父亲对下属和后辈十分的信任，在人望方面也无法被动摇。】

羽衣也肯定了这个发言。

【还有爸爸，在爷爷奶奶那里都很有人气。】

充斥着惊讶的空气中，不合时宜的明亮的声音传出。

似乎是习惯了一样，小雪普通地回答道。

【确实如此，你在年长的人之间也有很高的威望。对于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来说，无论好坏，父亲的强烈的个性是能吸引他们的地方。】

喂，现在这个女儿，可是说出父亲的腐烂了。

【说到年龄的话，差不多是在年长的女性里很受欢迎的印象吧。同龄人里不能接受这份程度的腐败吗？】

牟宇稍微考虑了下说出来。

平冢老师，阳乃，由比滨的妈妈，城廻前辈。

样品很少，不过从这些年长的女性里确实能联想到。

这份好意，深究起来是极其微妙的。

【评价父亲的是年长的人，支持父亲的是后辈。而同龄人的批判对父亲来说根本不算问题。】

确实同辈人，与其说是伙伴更加是竞争对手。

小雪说的话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但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相比于父亲的评价或人望，能力才是最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也不用说了，作为策略家和经营家来说也是卓越的。】

小雪，对我的评价一贯很高。

小雪第一次到来的那天，一直到现在都是对我进行夸奖的状态。

【话说回来，父亲～的组织运营能力是在能培养的？经济专栏也曾经高度赞扬过。】

牟宇似乎想到什么嘟囔着。

都能上经济专栏啊，未来的我。

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就像别人的故事一样。

【父亲总是孤傲的存在，不属于哪个集团，客观地看待着人类的集体行动。因此，集体或组织的活动总能很好的把握。】

小雪吸了口气，继续说道。

【当然父亲的观察力和洞察力也是专业的，不过联合起来正确运用到组织运营上，还是有点感慨。】

即使得到赞扬，心情也有点微妙。

孤傲的存在，没有朋友，才能得到这份能力稍微有点讽刺。

【难道和前辈结婚的话能成为名门吗？】

一色的眼睛流露出喜悦的光芒。

牟宇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母亲~你现在说什么？所以说，我们不也是很拼命的吗？】

羽衣也很高兴地说。

【就是这样，我也不想失去那种快乐的生活，要是爸爸妈妈不结婚绝对会很困扰呢。】

【父亲~【求求你，请买给我】如果我这样说的话，买不到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其实我对女儿们总感觉有些不协调的感觉。

其中之一，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这些女儿们，对金钱没有执着的理由。

如果我站在相同的立场的话，会考虑利用未来的信息来赚钱等。

证券、投资、公营竞技、博彩公司、各种各样的

当然确定父母的结婚与自己的存在是优先事项，但抱着其他一个目标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三位女儿，却不能看到这一点。

如果这样的话，做任何事都会没有经济困难。

【也就是说，只要和八幡一起的人生，我就能过上稳定的生活了吗？】

啊啊，材木座，你居然还在？

小雪回答了他的问题。

【那样的话，材木座先生，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小雪微鞠躬，材木座非常的兴奋。

【咳咳，在我和八幡大菩萨的指引下，连结在一起吧。】

这家伙，是喜欢我吧。

不过你那么说真的是太恶心了，还是饶了我吧，真的。

不过这家伙也不算太差，女儿们对他的反应也不错，今后也许真的会和他交往。

回忆一下，材木座总能成为我的同伴。

在文化节和修行旅行中，我总是扮演着反派角色，与这家伙的友情却从来没变过。

我到现在为止也是同样的失败者，有着孤单的属性，不是一个能和别人好好相处的人。

那些家伙却总是孤立我，反对我的立场。

这样想来，材木座对于我来说是特殊的存在吧。

真的是孤独的人，材木座一样的存在也不会得到。

这样想来，我的自夸可能还是该收回。

至少现在的我却是幸运的过分。

【那干爸爸~哟。有你参加的婚礼到底何时才好呢？】

...啥？

说了什么，这家伙说什么。

话说，你那副左右飘舞要上天的样子真的恶心。

但是，牟宇用着不在意的样子继续补充道。

【啊，喜欢材木座叔叔是因为是一直陪伴父亲~的朋友。而我心爱的男人只有父亲~一个人！】

突然，这家伙在说什么啊。

嘛，喜欢有恋父情结的女儿之类的父亲似乎也有很多，就是那样的吧。

三个女儿中最年幼的印象，所以一定是【最喜欢爸爸！】一样的感觉吧。

说起来也是悲伤啊，就好比我的内裤放在洗衣机里说出的话一样。

（这一句...啥啊？悲しいことだが、そのうち俺のパンツを一緒に洗濯機で洗うなどか言い出すに  
違いない。）

【姑且说明一下，我爱着父亲，是想成为男女关系的爱，有问题吗？】

牟宇接着给出这样的台词，侍奉部成员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至于一色，脸色都变成了苍白色。

那是，可爱的女儿的笑话。

咦-啊？一定是笑话。

（这里应该是一个梗，イツツ・ア・ジョークだぞ、きっと。有懂的大神帮帮忙）

但是，话这么说牟宇却好好的抱着我，眼睛像肉食动物瞄准猎物样。

【真是羡慕你们的父女乱伦，八幡—！】

哎呀。

材木座一边哭一边飞奔出部室了。

因为没有挽留他的心情，回头看了一下活动室，总觉得寒冷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身上。

等等等等等等。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气氛。

仔细一看，我的右手被牟宇紧紧抱住用胸摩擦着。

脸蛋长得真是可爱呢，这家伙。

于是处于落后地位的小雪和羽衣也来参战。

另外被三个女儿从三个方向拥抱的时候的我，无论从哪儿看都是完美无缺的后宫小说主人公。

突然在那个时候，活动室的门打开了。

似乎是一个新的来客。

【那个不好意思，大志到这边来...】

为什么这个时候川崎会来？。

被看到我的后宫王般雄姿，便象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瞪着我，把门完全关上。

无言的川崎的背影真的好可怕。

今后，侍奉部的环境会怎样的变化呢？。

虽然不太想考虑，但我还是很幸福的人吧。

【啊，哥哥！今天的占卜说似乎要小心女难之相。】

...说的太慢了吧。

Chapter 4 材木座義輝は畳上の名刀を抜く End

## Chapter 5 雪ノ下陽乃は獅子の牙城を築きたい

小雪、羽衣、牟宇这三个女儿来了之后经过去了两个星期。

这三人一起、在未来都是亲人么、在日常中已经完全的熟悉了啊。

无论是在雪之下家、由比滨家、一色家全部都看起来很开心，女儿们看起来也真的是很开心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呐。

放学后向着侍奉部方向走去、女儿们三人都要来玩。

这种事情也变成日常了啊..稍微被惊讶到了。

雪之下与小雪

由比滨与羽衣

一色与牟宇

看起来各方的关系也很好、可能是年龄上很相近以至于看起来与其说是母女不如说是朋友。

一直以来那样度过日常放学时光后的我、在通往侍奉部的路上、居然意外的有被人伏击着。



【亚哈喽~比企谷君，等很久了哦~】

没想到会在活动室前遇到了..这样想着、我稍微有些动摇了。

【你好.】

轻轻的低下了脑袋。

自以为尽量的保持着平静打了声招呼、恐怕那样的表面部分已经很快的就被完全看穿了吧。

偷笑着的阳乃小姐眼睛中，浮现出了些许噬虐性的目光。

【比企谷君、在社团活动之前打扰一下可以吗？稍微有些话要说呢。】

我是不可能有什么选择权的。

无言的点了点头后、阳乃小姐开心似的问到

【在学校内就可以了，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安静的说话呢？人越少我就越开心哦。】

两个人交流的场所、是这样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能提案的场所有不少。

【如果这样的话就去屋顶吧。现在的季节风也很舒服、而且在这种时间谁也不会在这。】

微笑着接受了我的提案的阳乃小姐，向我扔过来一罐 MAX。

【比企谷君的话只要这种咖啡就可以了呢。】

摇着我认为是属于她自己那分的红茶灌、开心的笑着。

有些为难的接受了这灌 MAX、并表示了谢意。

就这样我首先向着屋顶的方向走去。

阳光很强、春风舒适、谁也没在。

放学后安静的屋顶是最舒服的。

阳乃小姐恶作剧般的笑着、之后便马上说到

【比企谷君，雪乃酱和小雪酱那里我听说了哦，好像变成很糟糕的情况了呢】

嘛嘛，阳乃小姐是不可能不知道现状的吧。

阳乃小姐不仅仅是只限于雪之下家里的人、肯定是在大体上已经了解正确的情况了吧。

【老实说真的是被吓了一跳哦、这么一个年轻的人就要成为伯母了。然后、遇到了那么坚定的侄女什么的.】

这样说着的阳乃怎么感觉很开心的样子。

【从未来过来的、你和小雪乃的女儿过来之类的。这种异想天开的话、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想像过呐。】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吧。

完全就是漫画啦轻小说啦这些世界的故事吧。

能够想象出那样展开的人也不是没有啊。

【就算是那样也依旧相信着小雪的话呢。】

总之还是要先问一下。

但是阳乃小姐的话语中、好像并没有我讨价还价的余地。

【看到那个消失的指尖的时候我真是被吓到了呢，但是、那孩子给我看到了更多厉害的东西。】

阳乃小姐库茨库茨的笑着继续说到

【没想到、会从未来的自己那里收到这么一封信呐。人生、正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才变得很有趣吧。】

这么说着，喝了一口红茶。

【未来的我的信、未来的妈妈的信、未来的爸爸的信。带着这三封信一起过来的哦，那孩子很可靠吧？】

这样说的时候阳乃小姐带着些许自豪。

【雪之家呢，为了不让伪造的文件造成上市的风险、在重要的信件中进行了特殊的规则规定、小雪酱带来的信中、没想到完美的再现了那个规则呢。】

怎么说呢？

微眯到如同鸚鵡般的眼睛的眼睛中也是

【然后关于信中的事情、也写上了只有自己才能知道的事情,反正姐姐我是完全的投降了呢.】

这么说着，在胸前小小的举起了双手。

但是右手又保持着抓住红茶的罐子、这样看起来有些笨得可爱呐。

【虽然知道的不失太详细、但有些不确定的说起来把小雪从未来送到这里的人、是未来的我哦。】

这还真是冲击性的消息呐。

小雪在这些方面、一句话也没有说哦。

【心中有写到对于雪乃和雪之下建筑来说、比企谷君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呐，那个理由写得很详细呢。】

这样说着的阳乃小姐、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开心。

【呐比企谷君，你知道小雪在放学后来到部室前的那段时间中，是在哪做什么吗？】

这次是在测试我了啊。

无论如何也不能大意。

然而关于这种事情、倒是从雪之下那边听说了。

【听说是在雪之下家中帮忙做事情...】

突然、阳乃笑了起来

【帮忙...啊，确实这样回答也没错呢。】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达到几个点、阳乃脸上的那个表情很清晰的表达了出来。

【是在雪之下建设的事务所工作哦。将来、在现在这个时代也稍微知道了一点吧、因为或许是自己继承公司.】

今天、第二次受到了冲击。

还想着只是小孩子、却没想到身为高中生却考虑到了那种程度了么.

对于我们的女儿来说、虽然实际年龄才十七岁、却体会到到了比现时代更超前的东西。

【在开始工作之前、谨慎起见还是参加了形式性的大学毕业的入职测试、结果是完美的哦。资产的亏损表、利益的计算表也做出来了、事务处理也完美。关于承包人的知识储备也非常丰富。】

听到阳乃小姐的话我不由得吸了一口气。

我和雪之下的女儿也太强了吧。

【但是呢，那种事情怎么样都好啦，话先说清楚了，那孩子如果只是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话，姐姐我也不会有这么兴奋的哦。】

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能看得出来有些许兴奋

那个冷静沉着、有着外强化骨骼的外表的她现在也想不到此刻的表情吧。那个阳乃小姐。

像这样露出如此开心的表情的阳乃小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对于事物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思路。从特定的原因得到结论的理由，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十七岁的领域，到底是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成长到那孩子的程度呢。】

阳乃小姐、继续说着称赞小雪的话。

我现在也只能是继续听着。

【现在，我也好雪之下家也好，都十分关注小雪的存在，当然，也包括作为父亲的比企谷君呢。】

这样说完后，好像忘了润喉一样的，咕咚咕咚的把红茶从罐子中倒入了嘴巴里。

【本来是作为姐姐..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不行的吧..但是..】

阳乃小姐突然露出了十分寂寞的表情。

接下来到底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呢。

我已经不能判断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

【就算、不管比企谷君到底有没有选择小雪乃，但是...小雪的出生在未来也是我想要的.这就要看你和小雪乃的了。】

但毕竟这是....在说出来之前我便把它吞了下去。

【也许小雪对于雪乃酱来说大概是最重要的存在吧。那孩子正在引导着小雪乃走向更美好的人生。

这点姐姐是可以向你保证的。】

说着这样的话的阳乃小姐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与嘲弄的成分。

仅仅只有一个认真的表情。

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我的幸福。

阳乃小姐只是、从对于雪之下雪乃来说小雪是必要的这方面来考虑、然后才做出这样的发言的。

然后，这是作为一个有根据的意见来考虑的。

【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好判断也说不清楚..】

被阳乃小姐的气势压迫着、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挤出来一样。

【雪之下也好小雪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人。作为人类来喜欢着。希望两人总是能保持着笑容，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呐..】

我的话说完后，阳乃小姐“呼呼呼”的笑了起来。

【现在这样不就好了吗？重要的是认真思考、好好的做出决定、之后不会后悔这样。】

继续这样恶作剧般的坏笑着

【呐、比企谷君。】

阳乃小姐伸出了右手竖起了食指，放到自己的嘴边，轻轻的眨了眨眼。

【如果你和姐姐有了孩子的话，你认为会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呢？】

不知不觉间罐子里的 MAX 就洒了出来。

突然...说什么...

【你和小雪乃之间生下来的孩子不是已经那么厉害了吗？所以我认为我和比企谷君生的孩子也肯定是很优秀的吧？】

姐姐带着十分厉害的兴趣、十分危险的逼近了过来

那个角度的胸前山谷对眼睛来说就是毒品。

真的希望能好好的自重呐。

【那个啊，比企谷君，我也是有梦想的呢。然后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在某个地方建立根据地是必须的。】

阳乃小姐想要建立根据地啊。

就想，狮子的根据地那种地方一样吧？

一瞬间、某种模样的狮子便浮现出来了在这个千叶县内。嗯。

【而且无论要花费多少时间都可以、为了这个根据地一起寻找优秀的人才。小雪、还有你和我那个现在还看不到的孩子也不例外、所以无论如何也希望比企谷君能合作呐。】

这样平静而温和的说着。

这个女人连这样天真无邪的表情也做得出来啊。

事到如今、心脏变得更加激动了。

【结婚啦、负起责任啦这些都不用算在考虑之中。当然如果选择负起责任来结婚的话是最棒的我会很开心的哦。】

....请放过我吧。

但是，窥到了阳乃小姐那被隐藏起来的全新的一面，给我的心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再见啦。伴随着开心的挥了挥手，阳乃小姐离去了。

我一边看着那个背影，也一边举起手回应着。

然后我喝完了罐子里剩下的 MAX 后、再次向着侍奉部的方向走去。

推开侍奉部的门之后，部员和女儿们已经全都聚到了一起。

小町和一色就先不说了、大志也罕见的在侍奉部里喝着红茶。

大家的视线都聚集在了一起。

【小企、应该很早就走出了教室啊，是有什么事吗？】

由比滨有些惊讶的这么问到。

在屋顶上的那些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来的吧..所以使用马马虎虎的词语、和模糊不清的话语回去了过去。

但是，在侍奉部中的成员并不打算这样就算了。

【比企谷君，既然来晚了的话，说清楚理由是最基本的礼仪哦。】

【前辈，可爱的后辈已经等你很久了哦，就不能说一下到底是去做什么了吗~】

不、就算是说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也依旧被一直不停的追问着。

【父亲大人、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小的事情也不能隐瞒的。正因为坦诚相待、才能有解除误会的余地、才不会有遗憾的时候。】

小雪现在表现出了罕见的强势呐。

到刚才位置说的话题都还是与小雪相关的、正面面对的时候果然还是有些害羞的。

【但是、那个...说谎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不是么？】

不得已就这样找了这样的借口。

但自己、却从心底里不是那么认为的。

...可不是在说谎哦？

小雪“呼”的图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半闭半睁着眼睛。

模仿着我最可爱的妹妹 小町对我无可奈何时候的样子。

然后，稍微低着头压低了声音就这么说着。

【把说谎作为润滑剂的人际关系不是真物...这是未来父亲您说的话。】

这样说完后的小雪、酷嗤酷嗤的开心的笑了起来。

还是老样子啊、未来的我也很棒哦。

【嘛、今天的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在继续追究了。对于我的存在又能进一步能确定的是、肯定是对爸爸和妈妈两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小雪此时心情非常好的这么说着。

小雪摘下手套的那只手、几乎全部都能看到了、包括原本已经消失掉的食指和无名指第一关节的那部分。

听到了小雪的这句话、羽衣和牟宇也迅速的把手套摘了下来。

自己的手到底怎么样了，肯定坐立不安吧。

【...阿勒？我的手也比之前更能看得清楚了哦.】

【...我也是，比之前的存在更为真实了一点。】

两人发呆一样的确认着自己的身体。

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羽衣是大拇指根部附近那里。

牟宇已经是到肘部那里都复活了。

看到这种情况的小雪、一瞬间瞪大了双眼、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但是、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

那之后，小雪的脸变成了微笑。

【父亲大人、我想要超越 happy end 、在这之上的 best end 的东西，就像是小说和电影中的那样。】

由比滨和羽衣

一色和牟宇

看着这种母女高兴的场景，小雪继续自言自语的说着

【但是和我想象比起来、也许这个世界对人类会更加温柔说不定呢。】

小雪露出的那种虚幻缥缈的笑容，我想也许一生也忘不掉吧。

Chapter 5 雪ノ下陽乃は獅子の牙城を築きたい End

## Chapter 6 由比ヶ浜結衣は小悪魔の悪戯に屈する。

由比浜羽衣。

从二十二年后而来，作为我和由比浜结衣之间的爱的结晶而出生的女儿。



幸运的是和母亲长得像似，发育成了一位完美无缺的美少女。

胸部虽说略微不如母亲一步，但是有着娇小的脸蛋和略高的身高。

纤细的手脚，有着艺术性线条的腰肢，不输给模特一样的身材。

这孩子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身体，尤其是跑的方面已经到了了一定的领域。

就像“善书者不择笔，善炊者不择米”说的一样，羽衣穿着制服就一如既往地奔跑。

（原句是）

也许是单单是换衣服比较麻烦的关系，总是在校园内跑动的羽衣的短裙可以隐约看见粉白条纹的存在.....

微妙的刺激。

那个时候运动场上的男人们的眼睛，以溃散的速度被破坏的冲动趋势了。

从那以后，比企谷羽衣的裙子下必须穿上紧身裤就是必须命令了。

（某种意义上，不是更好吗.....）

然后今天也是，羽衣一如既往地在操场上奔跑。

如同羚羊一般跃动的脚，被紧身裤提起的紧致的臀部曲线，是充满了生命活力的雕像美丽，具有官能性。

无论如何都想邀请羽衣入部的田径部的各位都在拼命地追赶羽衣，但是完全没有追上的样子。

现役二年级的 ACE 和已经是三年级而引退的前队长都在拼命地追。

真是个可怕的速度。

华丽地躲开了在终点附近做伏击的田径部经理，然后借着势头直接跑向侍奉部所在的大楼。

又一次让怪才逃跑了，操场上充满了沈鬱的空气。

完全没有多余动作完成逃脱任务的羽衣一副满足的样子。

在侍奉部室里，羽衣偷税地喝着雪之下沏的美味的红茶。

（事实证明，汉字的错误不影响阅读。）

由比滨也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把蓬松柔软的毛巾放在羽衣头上擦着汗水。

总感觉这两人像是母女一样。

...不，就是母女。

【羽衣酱，虽说知道你想奔跑的想法，但是，太过明显不行的哦？】

由比滨提醒着羽衣。

听到由比滨的话的羽衣“诶嘿嘿”地红着脸笑着。

...虽说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在操场上的时间虽说一如既往的很短，但是那个如同四驱车的华丽暴走也一直没有被抓到过。

（这里意译了：例えばグラウンドにいる時間が短いとは言っても、あれだけ派手に爆走していたら既に色々と手遅れ。）

如同在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那一瞬间，貌似在记忆中出现过。

（谁知道这一瞬间是母女擦汗的瞬间还是羽衣奔跑的瞬间...）

没注意到我的担心的羽衣无忧无虑地搭话。

【呐呐，爸爸，这周六来妈妈家玩吧。】

这样说着。

羽衣的这个请求有着明确的目的。

所谓约会的邀请。

我为什么每周末都要和某个人约会呢？

之前小雪对“我选哪个新娘”的提案和意见规则化了。

雪之下和小雪。

由比滨和羽衣。

一色和牟宇。

母亲，或是母亲和女儿的组合，每周末必须要有一组交替和我约会。

好像是这样决定了合战的事。

对于不出门的我来说，周末被占用是很令我困扰的，这样的我成为了每周日都约会的现充。

这周轮到由比滨了。

【我这里无所谓，由比滨那边没关系吗？】

暂且不看女儿提案，怎么都要确认一下本人的意愿、

【嗯，嗯。我没问题的。我等着小企来。】

脸颊略微泛红的由比滨这样回答。

原本就是略显年幼的可爱少女，再用这样的害羞表情回答，内心有点动摇了。

Hama 桑，破坏力有点过头了

（由比滨结衣罗马音：Yuigahama Yui）

【我最喜欢做料理了，爸爸来和我们一起吃好吃的东西吧！要肚子空空地来哦！】

面对我来访的决定，羽衣脸上浮现出大大的小脸。

小雪则是一脸复杂的表情，但是规则就是规则。

下周是一色，在下周则是和雪之下的约会，这样就会公平了吧。

【看蓝光影片、玩游戏、和萨布雷玩，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的事情有很多，所以很开心。】

说起来，很久没见过萨布雷了。

我曾经救下的那位现在健康吗？

能和我玩而打心底里开心蹦蹦跳跳的羽衣。

虽说有点害羞，但是很快乐地看着羽衣的由比滨。

仅仅是看着这幅光景，我的心里也有了变得温暖的错觉。

反正在周六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去拜访就好了。

也是午饭的时间段。

然后羽衣强烈请求在那天午饭和晚饭一起度过。

就这样，迎来了周六的到来。

【欧尼酱，差不过到了起床的时间了。】

我听到了深爱的妹妹小町的声音醒来。

神清气爽的起床。

确认了一下床边的手表，现在是上午九点半左右。

从窗帘缝隙射进来的阳光略微晃眼，在春天确实有点强了。

一个大晴天。

周五晚上从补习班回来也继续着应试复习，所以略微起晚了床。

肚子里的贪吃虫也在抗议，到了吃不吃早餐的微妙时刻。

想起羽衣说的空着肚子去拜访，早饭就不吃了吧。

【欧尼酱，这是今天要穿的衣服。然后把脸洗干净，头发也好好的整理一下。】

知道了我今天约会预定的小町真是周到啊。

除了对衣服的搭配之外，还为我准备好了发胶。

去吃午饭的事情也知道，叫我起床的时间应该是特别算好了吧。

真是可靠的妹妹。

【和结衣姐、羽衣酱的约会加油哦！路上小心，欧尼酱！】

情绪高涨的小町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

目的地只有由比滨家。

【诶呀，小企君，欢迎。等着你哦。】

【汪汪汪！】

由比滨家门打开后，令我意外的是，迎接我的是由比滨的妈妈和萨布雷。

【久疏问候。】

我略微低头以表问候，另一边拿出了小町让我送出的和式点心。

由比滨妈妈大大方方笑着收下了。

【别在意，每天能来玩就就好了。未来的结衣酱的亲爱的，羽衣的爸爸！】

“女儿也好外孙女也好都相当可爱”，被我这么回答的由比滨妈妈露出的笑容没有一点瑕疵。

【羽衣酱在厨房，正在准备着午饭和晚饭，先去结衣的房间吧。】

这么说着，诱导我到由比滨的房间。

由于是第二次，所以房间的位置有点印象。

在路上偶然注意到。

虽说由比滨家里本来就很干净漂亮，但是和上次拜访比起来，走廊和客厅好像更加干净。

没有仔细观察，所以不能很清楚地断言，不过感觉比以前亮晶晶许多。

看穿了我的想法，由比滨的妈妈高兴地开始话题。

【羽衣酱每天都在打扫房间哦。专业级的技术和高超的手法，很擅长扫除的样子呢。羽衣酱真的帮了大忙呢。】

说着羽衣酱教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由比滨的妈妈真的很开心。

打扫走廊的技术和防菌防霉的要点等等的，都很详细地说着。

这样地谈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由比滨房间门前。

【结衣酱在房间里等着哦，小企君。请慢用哦。】

“请慢用”这部分被特别强调，由比滨的妈妈就这样回身下楼去厨房了。

如果我再稍微观察一下的话，就会看到由比滨的妈妈喂喂上扬的嘴角。

“咚咚”地敲着由比滨房间的门。

但是完全没有回答。

深呼吸之后，再敲敲门，还是没有反应。

由比滨真的在房间里吗？

侧耳倾听，注意到房间里有东西蠕动的声音。

一定有谁在里面。

于是再尝试一次，向房间里打着招呼。

【由比滨，是我，我进去没问题吧？】

还是之前的声音，没有由比滨的反应。

有点担心，决定打开门看看。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绝对想象不到的光景。

由比滨的房间里。

穿着粉红色整齐的衬衫，穿着有着花边的蕾丝短裙。但是，有异常的地方。

竟然被蒙上眼睛堵上嘴，双手双脚也被绳子捆绑了起来。

好像强盗进来过一样，在由比滨旁有羽衣写下的便签。

【祝爸爸和妈妈玩得开心。】

...这家伙是\*\*吧。

由比滨像是芋虫一样在地摊上蠕动着，裙边上升，完全看到了纯白色的内裤。

堵嘴物的旁边略微有点唾液的样子，眼睛被蒙上脸上如同火烧一样表情的由比滨。集中了这世界上  
的背（和谐？）德感和特别的工口气息。

虽说我没有这样的爱好，但是那个样子“唔唔”地呻吟的由比滨激烈地动摇着我的理性。

等等，难道我真的有这样的爱好？

首先，不管我是多么理性的男子高中生，能理性对待的事物终究是有限的。

不管我对这异常的光景想法如何，也得先把遮嘴物和眼罩取下来。

遮嘴物被取下的瞬间，由比滨“哈哈”地大口呼吸，太工口了。

真的请饶了我吧。

总之，双手双脚的拘束被解开，由比滨急急忙忙地把服装给整理好。

然后瞥了我一眼，就急急忙忙地低下了头。

【那，那个由比滨，我没看到那么多，所以别沮丧了。】

竭尽全力地试着用温柔点声音安慰由比滨。

于是由比滨一度抬起头正脸看我，不过在视线接触到一瞬间，脸马上涨红的样子低下头。

...这该怎么办才好

那时候从背后突然传来很尖锐的声音。

【啊~！爸爸解开了妈妈的束缚吗？好不容易做好的准备工作的...】

羽衣的声音中充满了不满。

而且在她后面的由比滨的妈妈也是一副感到遗憾的样子。

您也是共犯吗...

【不，怎么都要考虑到由比滨的心情吧...】

听到我的话，羽衣叹息地说着。

【明明很想要却不下决定，爸爸这个胆小鬼！】

到这时，由比滨终于复活了。

【羽—衣—!!!】

由比滨一边愤怒地站起身，另一边的羽衣则愉快地跑走了。

然后从走廊的拐角处露头，开心地说着。

【十二点左右吃午饭，请过了一个小时候左右来。在那之前先看视频吧。】

羽衣露出了一看到就想到小恶魔的笑容然后溜进了厨房。

由比滨的妈妈也急急忙忙地去厨房了。

只剩下了我和由比滨两人，不由得面面相觑。

【那个是羽衣的恶作剧，请不要在意。】

我想，由比滨会这样小声嘟囔着。

【...我果然没什么魅力呢...】

诶，太奇怪了。

和我想象的反应不同。

难道，说那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在那时候袭击才是正解吗。

由于不想让由比滨失落的原因，我再拼命地安慰她。

【不，说实话各种各样都很震惊。真的超过一个男子高中生的理性极限了，还是饶了我吧。】

这不是安慰的违心话，是真心的。

听到我的话后的由比滨稍微愣住了一下，然后有点开心的笑了。重整精神后带我进入房间。

以前是和雪之下三人在一个房间里，这次是两人独处的状况。

被同年级的女孩子在闺房中招待真的是习惯不来，很紧张。

心脏也会扑通扑通地跳着。

由于两人之间暂且有点尴尬，由比滨提心吊胆地向我提议。

【小企，羽衣带了一整套推荐的视频，要一起看看吗？】

难得的提议。

电影慢慢看的话，由比滨的情绪也会慢慢稳定下来吧。

【听说是正好 60 分钟左右的内容，在午饭之前就能看完了。】

这么说着的由比滨把蓝光播放器的电源插好了。

已经设定好了播放内容。

开始读取后不久，视频也开始了。

.....



...诶？

...啊咧？

现在，在漆黑的画面上看到的“成年指定”吃错觉吗？

这之后出现的“本作品の十八歳未満に対しての販売・映示・レンタルを禁止します”的文字出现在荧幕上。

大事不好！

【由比滨！停止播放那是视频！现在马上！】

【诶？为什么？】

【好，遥控器在哪里？快关上！】

我焦急的理由由比滨一副笨笨的样子没有觉察到。

确认遥控器在由比滨手中的我急忙站起身到由比滨面前，想要快速抢过遥控器停止播放。

由于突然起身失去了平衡，我就这样摔在了由比滨的身上。

不过还好，最初只是从女演员（看我这翻译多文艺）的采访开始。

还有挽回的机会。

不过我的愿望破灭了，正式的 op 表演场景开始了。

脸再次涨红的由比滨的即将爆发。

【羽—衣—！！】

今天的第二次落雷。

在厨房的战场上，由比滨和与羽衣的追逐战开始了。

真是热闹的一家啊。

【我觉得爸爸和妈妈的气氛高涨起来了！】

【羽衣酱，我说过了，做事要更细心更节制，要记住哦！】

（存疑：羽衣ちゃんはもっと、デリカシーとか节度っていう言叶を覚えてよ、もうー！）

这次由比滨是全面正确的。

为什么都这么说了，羽衣酱还是要强行而为呢？

【话是这样说，但是妈妈你也不要笑啊！给羽衣注意一下啊！】

由比滨的心意是最重要的，但是由比滨的妈妈和羽衣那一边却不是这样想的。

只要我和由比滨缔结，就能有可爱的外孙女出生。

但是无论羽衣用了多少牵强的手段，也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但是，各种各样的玩笑太多了，母亲大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历了嘈杂的过程来到了中午。

没吃早晚的我的肚子早已饿的咕咕叫。

...在别人家里肚子饿得咕咕叫，真的是很令人感到羞耻。

【爸爸，稍等一下，一会就能有很美味的炒饭享用了哦。】

羽衣准备完全地说着，点燃炉火，架起了巨大的中华锅。

手法娴熟地将油、蛋、米饭、配料甩进国内，如同料理的铁人一样爽快地颠锅。

话说回来，这家伙，是肌肉系的啊。

今天貌似由比滨的父亲周六上班不在家，所以四人份的料理起来比较方便轻松吧。

羽衣如同雕刻般的细白手腕和自在处理黑色的大中华锅实在是不协调，然而达到了达人的领域的话

却不可思议地有着吸引人的魅力。

看着那个身姿我略微有点愣神。

【我家的爸爸也特别期待羽衣酱的炒饭哦。】

由比滨这样对我说明。

确实，看到这个烹调的样子，谁都会有所期待的吧。

在锅中的食材划过美妙的弧线在空中飞舞。

一只手挥动巨大的锅，另一只手撒上胡椒盐的身姿如同街头艺人一样。

【爸爸，妈妈，马上就好了，准备盘子吧。】

听到羽衣的请求，我和由比滨摆出了四个盘子。

然后不知什么时候，桌子上漂亮地摆好了汤勺汤碗和一大碗汤。

午饭的菜单，炒饭和中华汤。

食物的香味充斥在鼻腔，看上去鲜艳的色彩也在刺激着食欲。

【...美味。】

首先吃羽衣的炒饭。

我只能说这一句话。

米饭炒得松软可口。

恰巧的嚼劲配上美味的配料。

叉烧十分美味，和蛋起到了绝妙的平衡。

令人惊讶的是，这叉烧也是羽衣自制的。

不仅合我的口味，略显深色也激起了我的食欲。

汤的话，仅仅是简单的鸡块中华汤，配菜是毛笋和裙带菜。

但是，这个汤完美地衬托了料理的美味，让味道更上一层楼。

【中华料理，不先做汤是不行的。这是所有中华料理的基本。】

羽衣得意地挺起了胸膛。

平时看上去得意料理羽衣的态度，吃了这个炒饭和汤的话就觉得不奇怪了。

这是我人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炒饭和汤。

【因为有可以用来代替的东西，所以请不要有顾虑地说出来哦】

面对羽衣充满诱惑的提案，我是满口答应下来。

【我会把汤送出来，爸爸稍微等一下。】

然后拿着我的汤碗去中华锅那里，续汤的动作很熟练，很快便回到我的身边。

【怎么感觉是在同一个地方取汤呢？】

【爸爸，看见了吧。没错，就是爸爸喜欢的味浓的把部分汤。】（注 1）

羽衣笑着回答我。

在一个锅中，还有偏向我的味重部分。

面向由比滨和由比滨的妈妈则是普通的部分吗？

羽衣的料理能力真的高得不同寻常。

羽衣的料理不仅美味，而且能让我获得更高的满足感。

由比滨家每天都能吃这么美味的东西吗？

怎么了，稍微被吸引到的我？

吃完饭后，由比滨的妈妈在客厅沏了茉莉花茶宽食。

吃了中华料理之后和茉莉花茶口感真好。

正好清理一下口腔里的油腻感。

然后也完美地吃饱了，满满的幸福感。

由比滨家里的其他人也是一样，一脸满足的表情的把自己放宽在沙发上。

不过唯一不能吃羽衣料理的萨布雷不满地像袋鼠一样在周围蹦跳。

我明白了。

【歇了一会的话，去饭后散步怎么样？把萨布雷也带上。】

听到我先提出的提案，由比滨先是有点吃惊的样子，然后满是笑容地赞同。

【我去！我们一起去吧！】

羽衣也高兴地“嗖嗖”地跳起来。

旁边的萨布雷收到主人的感染也开心地跳过来。

热的时间段过后，一边受着春日略显晃眼的春光，我们一边带着萨布雷在附近散步。

稍作移步到附近的宽广的公园附近，由于与平时散步的路线不同，萨布雷稍微对周围略感兴趣。

羽衣和我与由比滨一起散步很开心的样子，比起平时似乎兴趣更高。

我们在公园散着步，听羽衣说未来的事。

羽衣恐怖的家政能力许多都是被家里雇佣的料理师和保姆教授而来的。

说起来，未来的我，是有钱人吧。

羽衣在家帮忙做家务的过程中学到了那些技术。

一开始觉得自己工作被抢走而困惑的各位因为羽衣向我们请求学家政被委托了。

专业的厨师直接传授的料理，专业的家政妇直接教授的清扫技巧。

都是在一流的手艺中成长的。

从很早就知道了，羽衣和别人太过接近，

年龄性别立场的等等区别都是看不见的墙壁。

这和社长千金和被雇佣者的关系是一样的吧。

在公园里玩的孩子们很简单就接受了羽衣，看到了这一幕我和由比滨相视而笑。

结果，知道夕阳时刻我们都在散步。

由于日常的应试压力，已经很久没有散步去好好感受户外的空气了。

害羞的在我身边散步的由比滨，一边在我们身边蹦蹦跳跳的开心的羽衣和萨布雷治愈了我疲惫的心灵。

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也能有舒适的感觉，这是以前的我不会有的心境的变化。

散步结束后带着夕阳的最后一缕残光回到由比滨家。

【稍微早了点，做晚饭的准备吧。爸爸和妈妈去一起玩游戏吧。】

这样说的羽衣英勇地走进了厨房。

我和由比滨玩起了由比滨的妈妈准备的桌面游戏。

貌似羽衣也参加了游戏的设计，由比滨的房间放着的就是所谓的“钻石游戏”。

你问怎样？

我的招待会变成了游戏会，但是很开心。

嗯，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然后是等待已久的晚饭。

在餐桌上摆放的是常见日式料理。

菜单：鲷鱼、特质调料、三叶豆腐味噌汤、咸菜。

虽说是很常见的组合，但是都是亲手做的，很惊人。

【和式、洋式、中式都能做，但是今晚是和式。】

这样说着的羽衣打开了电饭煲。

刚刚做好的米饭香气带着水蒸气一起飘散开来。

穿着可爱的红色丝带围裙的羽衣看起来很开心。

【未来的爸爸不太喜欢吃鱼啊。但是我做料理的话就会喜欢去吃了，所以鱼料理增加了。】

实际上，不限于未来，现在我也不太喜欢吃鱼。

虽然不是讨厌，但是有鱼的小骨头，由于独特的癖性，不喜欢吃。

鱼和肉的话，我毫无以为选择肉。

但是，如果是羽衣的料理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泛着光亮白色的大米是我喜欢的搭配，有点辣的调料和鲷鱼达成了绝妙的配合。

小菜是土当归和泡菜，将主菜的味道完全提高。此外味噌汤的味道完全是上等日本料理亭才有的味道。

【爸爸已经是没有我不行了了！所以说，为了产下我爸爸只能选择妈妈了！】

这么说着我羽衣再次挺起了胸膛。

午饭的中华料理后，又是晚饭的和食，完全的白旗状态。

我只好投降了。

【今天一天十分开心，非常感谢！】

那样的话语脱口而出的事情，我自己是最惊讶的。

由比滨害羞地低下了头。

羽衣则是开心的到家门口送我回家。

【小企君，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来玩啊。】

依旧满面笑容的由比滨的妈妈。

我第二次用了正确的礼仪传达谢意，然后回身走在回家的路上。

其实最初觉得会是麻烦的约会，不过不知不觉度过了十分快乐的时间。

今天我又知道了羽衣很多的新一面。

我的女儿优秀过分了。

我实在没有实感好过头了的好孩子。

不，正因为是我和由比滨的女儿，所以才作为那么优秀的孩子长大了。

我和由比滨和羽衣的家族。

那三个人在一起的未来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幸福的东西吧。

有了今天一天的经历就能轻易在脑补出幸福快乐的画面。

那么，雪之下和小雪的未来呢？

一色和牟宇的未来呢？

一定也是幸福的没有错。

幸福是不可以比较的。

至少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但是现在的我所面临的，正是那样的问题。

现在想来，到现在为止也在沉溺在幸福的阴影中。

在世上，人生是不讲理的。

那种事，到现在为止短暂的人生中也是无法消散的痛。

但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沉重命题突然摆在我面前我又该怎样呢？

眼前的黑暗的夜路并没有指示和灯光指引我。

Chapter 6 由比ヶ浜結衣は小悪魔の悪戯に屈する。 End

注1：这段真心吃力，全靠猜，有兴趣的帮我看看。

比企谷羽衣称呼：爸爸妈妈 比企谷牟宇称呼：父亲~母亲~ 雪之下小雪称呼：父亲母亲  
原文：「おかわりもあるから、遠慮なく言ってね」

羽衣の魅惑的な提案に、俺は一も二もなく飛びつく。

「あたしがよそってあげるから、パパは少し待っててね」

そういうと俺の皿を持って中華鍋のところへと行き、手慣れた動作でおかわり分をよそうと、素早く俺のもとへと戻ってくる。

「なんかずっと同じところからよそっていたな」

「パパ、見てたんだ。そうだよ、パパが好きな味濃い目の部分をよそったんだよ」

## Chapter 7 一色いろはは先駆者の辣腕に戸惑う

比企谷牟宇。

从二十二年之后的未来而来，在我和一色彩羽之间的女儿。

实际年龄是十五岁，是三个女儿之中年龄最小的。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孩子作为女性完全掌握了年少者所拥有的优势，十分擅长对别人撒娇。



“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成长的。”这句话果然说的没错。

和彩羽一样用着甜腻的嗓音成为了卓越的小恶魔。

根据材木座的调查来看，在校内，牟宇的人气在三个女儿中以微弱的优势位居第一。

才女小雪的高贵气场太强了，散发着难以接近的气氛。

实际上，是一个爱开玩笑，稍微有点恋父情结的好孩子，但是在外表上看不出来。

羽衣可爱不仅仅是因为有着如模特一样端正凹凸有致的身材，而且还散发着对他人毕恭毕敬的气氛。

（大概意思是看上去比较怕生？原局写的是诚惶诚恐...）

实际上是他人之间墙壁很薄还有点恋父情结的好孩子，不过，局外人很难明白。

从这些来看，外表可爱，待人亲近散发着自己可爱的牟宇自然是俘获了众多男子高中生的心。

不过因为是材木座的调查结果，所以稍微持有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毕竟他也知道他是给牟宇命名的表亲，所以可能会有胡乱偏袒的倾向。

不过，牟宇的亲近可爱度确实没有可否认的余地。

不知为何三位女儿都十分仰慕我，甚至都有可能是深爱的感觉。

已经开始能稍微问到危险的香气。

把我的事情作为异性喜欢着，偶尔也会和我开玩笑地行动

（存疑。原文：俺のことを異性としても好きだ、などという冗談が時折冗談に聞こえない行動をとることがある。）

亲子之间亲密无间当然可能是最好的，不过无间到一有间隙就被逼迫接吻的程度就稍稍有点过头了。

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女儿点燃其他两个女儿的怒火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既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

然后今天也一如既往开展侍奉部的学习会。

时间还是在女儿们的放学后的时间左右。

我们的原本目的是认真的学习，虽说如此，女儿们之间的谈话还是会漏进我们的耳中。

【母亲才色兼备，料理水平也是一流的。父亲要选择母亲不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吗？】

【料理的话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妈妈的话很温柔很温柔，胸部更大的话当然是更好的。所以爸爸只能选择妈妈。】

【暂且不提母亲~，因为我可爱过头了，所以父亲~只能选择母亲~。】

.....不管是谁，都对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

而且在优势上信心满满

(这里个人理解意译。原句：しかも斜め上の方向に自信满满である。)

【还有，我和母亲面容相似，所以我对自己的容貌很自信】

【啊，我和妈妈长得也很像，所以我认为我也很可爱。】

你们啊...都主张自己和母亲长得像...

作为父亲好难过...

不过，也无法反驳两人的言论。

【我的情况最好了。父亲~每天都夸奖我说“世界第一可爱”呢。牟宇不存在的话，父亲也肯定不会说这句话的！】

突然访问空间的沉默。

然后，小雪带着微笑回答。

【也请对我那么说。】

【这里也是...】

突然视线就向我这里射来。

不不不，这是未来的事情吧。

【父亲的话，只要是自己的女儿，就会看成世界第一可爱的吧。】

【爸爸..太能牵着我的鼻子走了...】

(存疑，原句：パパ...流石にそれは、あたしもドン引きだし...)

等下等下等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对话。

话说，无论什么样的父亲都会说自己的女儿是世界第一可爱的吧，大概。

如果这样我都被责备的话，世界上的所有父亲表扬女儿都会变成“在这条世界线上第一可爱。”了

见到我窘迫的样子，小雪很快来当调停师。

【虽然是玩笑。父亲对自己的亲人都宠过头了，所以现在这样也不吃惊。】

【...但是觉得是因为亲人的原因而觉得很可爱，有点复杂呢...】

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不过三个人对自己的容貌都有自信也是好事。

【那是什么？难道只要是父亲~女儿的话就好吗？】

糟了，只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

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情况。

或者说，父亲这个人承担着给予“世界第一可爱”的职责。

不，未来的我没有错，果然牟宇是世界第一可爱。

【嘛，确实。现在的我看牟宇也觉得很可爱。】

稍微整理一下心情就会说出平时不会说的事情。

羽衣和小雪的视线实在令人刺痛，不过这里需要忍耐。

【总觉得不能释然啊...】

勉勉强强忍耐的同时，只好尽可能缩起脖子。

如今我对未来的我的言行感到不安。

【不过说起来，这周末的约会对象是谁呢？】

太好了，话题被牟宇转移到别的方向上了。

不对，是有意转移的吗？

令人意外是能看气氛的孩子呢。

【不，具体的事情还没做决定。】

听了我的话后，一色也加入了谈话。

【是这样啊——，那怎么办呢——？】

那么说着的一色比什么时候都高兴。

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看上去不知为何有点可怕。

【可以说我也有希望吗？】

真是少见，一色略显谦虚的回答。

当然，我对于一色我自然是不存在异议的。

【父亲~母亲~，我想去第一次约会时去的那个拉面店！】

啊啊，那个なりたけ。（不知道是啥，应该是店的名字。）

现在想想，也想不明白为何当时带一色去那个拉面店。

但是双方对好的拉面店的定义应该也有差异。

【其他的怎样都好，但是千叶点已经搬走了啊...】

是那样的，在中央区的なりたけ千叶点因为搬走而不在了。

现在的距离，能随意去的点已经没有了。

【...诶？那能一起去的店已经没有了吗？】‘

听我说完，一色似乎收到了轻微的打击。

暂且不谈那是一色首先想到的店铺，但一色很喜欢在那个店铺的味道，而且没有哪个店能有更多我和一色的回忆了。

【津田沼的总店当然还在。在幕张和本八幡也有分店。】

但是幕张点在高速公路出入口，所以基本都是很快过去草草了事。

这样来看的话，现实一点的只有津田沼本店了。

【津田沼啊——，微妙地有点远啊。】

一色略显寂寞地说。

确实，从地图来看，千叶和津田沼之间还是有一段直线距离的。

两地之间有着要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巴士的话也有可能半途而废的距离，本来千叶居民在千叶稻毛周围就能解决大多数的事情，所以不怎么往津田沼那边赶。只有前往东京方向的车好像经过那里。

因此以不好说的心情来说稍微有点远。

【未来的话不也是有なりたけ吗？这样的话这个时代的なりたけ不去也...】

听了我发言的牟宇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

【未来的父亲~说了哦，拉面店的味道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这个时代的拉面就要在这个时代吃！】

...到底吃了多少拉面啊，未来的我。

说不定，可能受了平冢老师的影响。

【嗯，就是这样。】

你明白了吗？由比滨突然插进话题。

不过未来似乎也有なりたけ的样子，稍微有点安心了。

【既然难得一去就去津田沼总店吧，顺便还能在津田沼玩♪】

牟宇趁机推进话题。

虽说这样不坏，但是实际上第一次带一色一起去的话有点后悔啊。

那里有一个不应该带女人去的店。

在一个“一”字型以烹饪为中心柜台旁，客人们什么时候吵架都不奇怪。

被带有杀意的目光刺痛着的气氛包围。

女人和孩子就到一边去...这样的气氛。

那个是量多到给归家的女性客人看几乎都会泛起杀意的拉面。

带着女人来的那个男人会收到他人愤怒嫉妒的目光。

我可不是那些现充，不会重蹈那些现充们的覆辙。

但是，一旦尝过那个味道，在不带她去的话就有点残酷了。

有时，我也想再尝尝那个味道呢。

【一色也可以吗？】

姑且确认一下。

【彩羽酱说好的话，我也当然好了！】

（原句：むうちゃんが行きたいっていうなら、わたしもそれでいいです！）

哦，真是有精神的回答。

其实，一色也是想去的吧。

虽说勉强，但还是把去津田沼的相关事宜都计划好吧。

【你们俩当天早上少吃一点，下午两点的时候差不多到なりたけ了。】

看来要带着两位なりたけ初心者。

无论怎样都要避开午饭时段的混乱时间。

【哎~~~，那么晚吗？】

一色稍稍有点不满。

【那边的话，补习学校和专业学校比较多，比如千叶工业大学。午饭时段是高峰期。】

我在大力劝服略微有点退缩的女性阵营。

虽然普通的客人很多，但是因为学生的原因，所以午饭时段是超高峰期。

即使是周末，补习学校和专业学校也正常上课，理科大学的研究室通常也是有人的。

拉面店客人的流转速度很快，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等待。但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女性顾客也像在咖啡店一样吃拉面就很成问题。

而且话说回来，这两人也怀着悠闲的心情去品味。

【那样的话，为什么不以傍晚的时候为目标呢？。】

牟宇战战兢兢地向我提案。

【到了晚饭时间就人太多就不妙了，所以要选在二者中间的时间。】

这样回答着。实际上安排这么晚的时间是因为“不想让她们被拥挤的人们连累”的想法排在了第一。

特别是对牟宇来说，正方向教育是很重要的。

选在这个时刻几乎没什么问题，想要避开风险。

【我明白了。前辈好像很熟悉的样子，所以我听前辈的。】

一色很难得地坦率的回答。

作为一个先驱者，我应该算比较能干的吧。

不过女性阵营那里好像有什么想法，希望是我的错觉。

...拜托了。

（最后一段很难受，我的只是个人理解，希望大佬们楼中楼回复 QvQ

原文：まあこの辺りは、先駆者の辣腕といったところだろうか。

女性陣がかなりドン引いている気がするのは、俺の勘違いであって欲しい

...頼む。)

然后到了约会当天。

由于牟宇“想要在津田沼多玩玩”的请求，约好早上十点在千叶车站集合。

可能是女儿也在的原因吧，一色不想让我等待，所以两人在九点五十就到了。

而我被小町早早赶出来，九点半就到了千叶车站了。

小町说着“这次可是欧尼酱和家人（也许将来）们的第一次出外约会，不早点去的话小町得分很低的哦”把我赶出去。

欧尼酱这里心好痛的哦。

【八幡—！】

我看到牟宇满脸笑容地挥着手向我跑来。

由于是有他人在场的场合，所以牟宇不叫我父さん。

在这件事上切换很快，在女儿中很棒呢。

不知不觉中就用着恋人或者关系极好的朋友一样的亲切语调。

然后强行拽过我的左臂，像恋人一样抱住我的胳膊。

【前辈，早上好。】

和牟宇比起来，一色的装扮略显成熟。

纯白的罩衫，粉红色的开襟毛衣。

又穿着蓝色花裙，看上去和春天一样令人神清气爽。

牟宇的话，穿着水色的褶边衬衫，开了前襟的Gジャン（这个真心不懂，求大佬解释）

同时还穿着海蓝色的礼服短裤。

（这个衣服描写真的说不出话，个人能力 ORz，原文原文。：

むうのほうはといえば、落ち着きのある水色のフリルシャツに、前を開けた紺のGジャン。

そして同じく紺のショートパンツという服装だ。）

应该是身高略低的孩子喜欢的搭配的原因，腿部那里映射着美丽的光泽。

和羽衣不一样，显露出女性特有的腿部曲线让人沉沦。

一对相似可爱美少女的组合的回头率高达 99%！

而我仅仅是被突然出现的美丽稍微吸引了而已，绝对不是什么看呆了什么的。

回过神来，才发觉在此地久留绝非良策。

那个时候突然耳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

【那个...是比企谷和一色酱？】

...折本香织。



在千叶车站前，无论遇到哪位认识的人都不算不可思议。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真心不想遇到的人物。

【在那里的那位是一色酱的妹妹？】

当然是初次见面，所以指着牟宇问道。

【是的，我是一色牟宇。是姐姐的朋友吗？】

自然不能说是母女。

不过这样子对外说是姐妹也不会有人怀疑吧。

即便如此，对他人的问话也早有准备。

和平常不一样，说话略稳重了一点，说话方式也稍稍成熟了起来。

【比企谷好厉害啊，是在和美女姐妹约会吗？】

不知为何折本很感兴趣地问着。

于是牟宇再次紧紧抱住我，同时开心地回答。

【是的！今天和八幡桑还有姐姐三人一起约会~~！】

意外地收到牟宇对三人约会的肯定回答，折本一脸不可思议地表情问我。

【难道比企谷脚踏两条船？】

那个，这其中有着很复杂的原因。

折本开始略微斟酌质问我一些看得见的问题，视线还不断飘在我和两位“一色”之间。

这里我不应该有所反应吧...

【虽然很遗憾，但是我还没有交往。八幡桑很受欢迎，于是今天姐妹两人也要努力攻略♪】

牟宇已经开始胡乱地抬举我。

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牟宇面对折本的时候，能看出来带有微微的敌意。

难道说，牟宇知道我过去的黑历史吗？

【八幡桑的优点不是深深了解八幡桑的人是不会领悟到的。】

牟宇说的这些能从中感觉到挑衅的味道。

但是折本根本不介意的样子。

不如说，用着轻松明快的语调回话。

【啊，那个的话我是知道的。比企谷真的好有趣的。】

灰尘大小的恶意都感觉不到，牟宇略微有点不知所措。

略微停顿后，牟宇对着刚才的话语正面回答道。

【与其说有趣，不如说真正的八幡桑才有趣。】

折本随口回了一句“是吗”，然后看了看手表确认时间。

【我有事先走了。三位，约会快乐。】

轻摆右手寒暄的折本回头走向了车站内。

牟宇盯着她的背影嘟囔道。

【本以为是一个性格恶劣的女人，竟然出人意料是个性简单的人。】

那个，你对折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坏印象啊。

虽说如此，牟宇却能正确的对一个人是好是坏作出正确的评价。

和自称爽朗系的女孩子不一样，似乎折本的爽朗没有极限，是我评价太高了吧？

不，那家伙的话自称过自己是爽朗系的吧。

（翻译有毒，原文：自称サバサバ系女子というのにはロクなのがないらしいが、折本はその限りではないと思ってしまうのは、俺の過大評価だろうか。

いや、そもそもサバサバ系を自称していたっけ、あいつは？）

再在这里待着，说不定又会碰到哪位认识的人。

一色急忙地带着我们走向千叶车站内，以一路总武线站台为目标。

稻田，津田沼。仅仅两站的路程。

距离我们的目的地，仅有一步之遥。

在电车上大概微微摇晃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津田沼。

津田沼。

中核市人口最多，拥有船只最多的区域。地跨 JR 津田沼習志野市和船桥市。

津田沼所属的習志野市也是许多名作的舞台。

有名的漫画《ツマヌダ格闘街》里，津田沼的名字原封不动地成为故事的舞台。

类似的还有《B P S バトルプログラマーシラセ》这部作品。这个是我从平冢老师那里借来的 DVD 里知道的。

在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中也作为舞台被使用过。

在存在感的方面上，因为某梨的妖精的影响，船桥方面略微输掉了一点，不过是代表千葉的一个区域是没有错的。（这个梗不知道）

到了津田沼是不错，但是从千葉站出发到这里没用多长时间，距离去なりたけ还有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正开始思考如何打发时间的时候，牟宇提出了要求。

【越快越好，哪里有卖打扮用的东西的地方么？】

打扮用的东西吗？

毕竟是这个年纪的女儿，对这些东西都很感在意吧。

是我不擅长的类型。

【这样的话，车站前的 PARCO 店怎么样？】

（PARCO 类似于一个连锁店，百度不到）

在不熟悉的地方，渴望回答是自然的。

听到了回答的牟宇高兴地开始想 PARCO 走。

津田沼的 PARCO 店和站北口出路相接，所以没必要领路。

一色对这个地方好像很熟悉，毫不犹豫地前进。

我追着两人进入了店内。

津田沼 PARCO。

津田沼时尚大楼的一个代表。

简单易懂的说明：也是在这里买了 Yuh 酱内衣的地方。(喵喵喵?)

...这里对我来说也就仅此而已的亲切感，其他的也不想见了，嗯。

(原文：判り易く説明すると、もこっちとゆうちゃんが可愛い下着を買いに来ていたお店だ。...もこっちには個人的に親近感を覚えるのだが、別に会いたくはないな。うむ。)

牟宇对着楼层导向图稍微看了看，就直接向 2 楼行动。

之后找到了一家眼镜店，二人就开始选择平光眼镜了。

之后的二十分钟，牟宇和一色都在挑选眼镜。这可不是眼镜寻宝啊。

之后终于买好了东西，牟宇把装有眼镜的包给我拿了。

【父亲~今天一天就带这个眼睛吧。要是像在千叶站一样被其他的女人接近的话我和妈妈都会很困扰的。】

我带平光眼睛的样子一部分人感觉很好，但是对这家伙来说没问题吧。

偶尔和由比滨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被强烈要求戴眼镜。

那是学校内留言四起的原因是一，有点笑不出来啊。

【父亲~戴眼镜的帅气样子实在不想藏起来，但是那比不带严禁被别的女人纠缠要好。】

觉得我戴眼镜帅气的这种家伙以后也有可能跟我交往的吧...

倒不如说这个能掩盖我死鱼眼的眼镜也不会有反效果。

不，这是自我安慰吧。

先不说这些，还是回应牟宇的期待吧。

【如何?】

带上平光眼镜的我抬起了头。

【嗯~。果然父亲~隐藏自己的帅哥脸不是本意。不过这可能要比不戴眼镜被奇怪的女人纠缠要好吧。】

如果是仅仅是“可能”的话好可惜。

话说，从刚才开始就是什么其他的女人，别的女人，奇怪的女人。

不存在我和其他多数女人纠缠不清的风险。（大老师你还真敢说啊。）

首先在平日里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其次不会有其他的女人随便靠过来。

这次，我带着平光眼镜向一色的方向看去。

结果，一色的反应令人意外。

不知为何呆呆地盯着我的脸看。

娇红的脸上的表情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无法相信的东西。

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没问题吧？

总之，好像很困难的反应。

【一色，怎么了？】

很担心，姑且先引起注意。

一色一副突然回神的样子说着。

【...那个，前辈...是吗？】

意义不明的问题。

就在刚才，看到了戴眼镜的我吧。

【当然不是我，这谁都会说。】

话语不在一个频道上。

平时散发着小聪明气息谈吐的后背如今却是一副困惑的样子。

【难道说，母亲~看到戴眼镜的父亲~之后重新爱上了父亲~吗？】

牟宇趁机逼近了一色。

原来如此，一色和由比滨一样的吗？

【前辈戴眼镜之后和原来的印象相差好多。...不...那个...那个...很适合...】

一边语无伦次一嘟囔着的一色。

怎么说呢，牟宇对无眼睛状态的我的夸奖很是开心，但是就算说我什么的话也不觉得不好。

TBC

一色语无伦次地嘟囔着。

怎么说呢，牟宇对无眼镜状态的我的夸奖很是开心，但是就算说我什么的话也不觉得不好。

【接下来想去哪里呢？】

继续的眼镜讲座是不存在的，我询问牟宇接下来的目的地。

然后可爱的女儿开心地笑着向我提出愿望。

【嗯...想看看这个时代的电子游戏店。】

原来如此，电子游戏店吗。

话说回来一色说过牟宇喜欢电视游戏。

为了考试而被封印的 PSV 也被牟宇借去玩了。

【那么，就去モリシア吧。】

并不是游戏专卖店，而是玩家动画店

（这里 Orz，ゲーム専門店こそないが、アニメイトにゲーマーズ。）

山田电器是还有着其他功能的综合商业设施，先去モリシア津田沼店更好一点吧。

于是第二次去津田沼车站，不过这次是去车站南边。

平冢老师说这里以前有旧大荣公司，旧异国风格情调小镇等东西，但是说实话这些往事就算是我也不知道。

与巴士路线链接的旋转设施每个季节都会有活动举办。

来到了モリシア二楼，一个长凳映入眼中。

看到那个长凳，就想到爱丽丝和忍二人坐着的场景。

而且，这里在《黄金拼图》的圣地巡游中也是很出名的地方

这里本来就是《黄金拼图》的舞台习志野市啊。

千叶真的好棒啊。

给那样可爱好看的动画舞台，真的好棒。

我爱千叶！

（爱丽丝和忍都是《黄金拼图》的角色）

【...前辈，你的情绪好像很高？】

貌似意识到我内心的毛躁，一色冷静的声音突入耳中。

牟宇也不知为何一直盯着我。

对《金色拼图》关联想法说出来容易被吐槽，就借着感觉到的众多视线来转移话题吧。

【那种事情怎样都好，但是为何聚集而来的视线好多？】

就是这样。

各种各样的人，擦肩而过的人，不管是谁都会回头看我们一眼。

一色和牟宇的话还能理解，毕竟两个人胡乱地可爱。

但是我也被各种各样的热情视线锁定。

每每看到有女性回头，牟宇就会死死抱住我的胳膊不放手，然后我再摆脱。

就这样重复。

【总觉得...感觉到了眼镜下眼镜的气息。】

（存疑：なんだか、伊达眼鏡が裏目に出ている気がしてきました...）

牟宇嘟哝着。

【我也从没想到过前辈带上眼镜会那么帅。】

一色也在低声嘟囔着。

这样啊，很帅啊...

这么说的话，由比滨和一色是属于正常反应，牟宇是少数派里的。

对我来说真是个令人悲伤的事实。

无论如何都先向目的地前进。

【父亲~，我们两人一起去五楼吧。】

想要去玩家楼层拉着我左臂的牟宇。

在右边紧紧抱住右臂让我不能轻松行走的一色。

这两个人都在向外宣示我的所有权。

因此我们这里变得更加显眼，被注视的视线倍增。

这个羞耻的状况是闹哪样啊。

在外人看来我们三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糜烂关系这件事还是不想为好。

就这样，牟宇到了中意的玩家楼层。

秋叶原总店下的津田沼分店。

如同店名表示的意思一样，主要经营游戏不只是随便说说，肯定到了牟宇所期望的水平的程度。

果然，到了之后，牟宇饶有兴趣地逛着。

【在未来，购买游戏了只能在网上下载。还是这样有实体包装才令人开心。】

原来如此，在未来是那样的吗。

确实，考虑到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确实可能会变成这样。

虽然对于那些喜欢在书架上拜访游戏包装的收藏家来说是令人寂寞的事情，但是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

我是这么想的，不过对于材木座来说就是个悲伤的故事了吧。



【啊，父亲~，因为这个限定版之后会涨价，如果想买的话现在买就好啦。】

很难得的情报。

但是作为应考生，在这个时候买游戏的话不太好吧。

【这个游戏厂商，在未来是如同传说一样的存在，没想到真的存在啊，】

唉，在未来那个公司倒闭了啊。

感觉到世事无常。

真的是不想知道的情报。

一色面带微笑注视着乐在逛游戏柜台之中的牟宇。

话说起来，最近一色的母性正慢慢地萌生出来。

有时带点妈妈架子的可爱一色对我来说是我专属的秘密。

在山田电子的游戏贩\*\*后，我们几人又逛了逛モリシア一楼的书店。

牟宇之后提议想去游戏中心。

モリシア虽说有电子游戏专区，但是既然好不容易来一次津田沼，就随牟宇开心去真正的游戏中心吧。

津田沼附近有两个候补的游戏中心。

ゲームピア津田沼（A）店と和アミューズメントエース津田沼（B）店。

金色拼图里的角色们去的是ゲームピア津田沼店，但是考虑到牟宇的喜好还是去アミューズメントエース津田沼店比较好。

怀旧的游戏有很多，看来方案差不多决定了。

这样，再次经过津田沼车站，去津田沼车站北。

以津田沼 JR 车站为中心，来来回回去南口北口的经历对于千叶居民来说，也就只有一次两次吧。

至少，我没有过。

不过还好，各种各样的设施都在车站周围，所以没什么徒劳感。

目前目标是北口的 B 店。

怎么说呢，带两个女孩子去游戏中心这种带有现充感的事情我是挺抵触的，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

我在心中一边向同胞们道歉一边进入了游戏中心。

进入的那时候（特意翻译污一点），无意间看到了一只以就算在春天也要穿军装大衣，手戴针状手套为爱好的灰熊。

还是当做没看到好了.....

由于是周末，B 点内还是一副既往的大盛况。

现在数量日渐变少的箱体游戏机在一旁摆放着，是游戏厅内的一个好地方。

【在未来的游戏中心由于有体感型筐体向迷你型游乐园进化，这样的老式游戏机反而是一种新体验呢。】

和预想的一样，牟宇对这种游戏机颇感兴趣。

牟宇慢慢地围着格斗游戏机和射击游戏转着看。

之后好像有一个格斗游戏有了很激烈的对战，开始很开心地观战。

被牟宇这样的美少女注视的玩家君，紧张了吧~之后很可怜的失误连连。

我的女儿真是罪孽深重啊。

【那个，前辈，洗手间上面的那个像是什么？】

【那个是类似于怪物石像的东西，怪物的雕像，游戏里总会有这种东西的。】

一色也好一色也罢，两位都很很乐在其中。

【父亲~！二楼到三楼的楼梯好像梦幻的迷宫一样！】

牟宇很满足的样子。

确实，这里的阶梯是如同仓储式住宅一样的装修，这样的装修对玩家更是增添乐趣。

牟宇也很开心地对着墙壁上的模型剑不停拍照。

三楼之上的话，是 TACG...也有所谓的街机游戏卡带等等或是大型筐体设备。

WCCF，ロードオブヴァーミリオン（不懂），陈列着熟知的游戏外壳。

但是，战国大战那里的六人对抗也很是壮观。

在那里好像有眼熟的面孔。

不仔细想想都想不起来，不是游戏部的秦野和相模吗。

为什么一脸拼命的样子对战啊。

为什么这家伙会远征到这里啊。

嘛~，远征这样的距离也说不上，千叶车站，アドアーズ，再往前走一点还有西千叶这样能玩的地方，为啥会在这里啊。

就算少走一点，也会发现新大陆并且发挥自己实力吧。

只不过是一个一百日元的不同，能玩就好了。

好像有点理解了。

总之不想跟这两个人扯上关系，于是我们三人就去玩三楼的飞镖了。

牟宇暂且不论，一色也是一副开心的样子。

在这个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两点。

到了去今天最大目标なりたけ的时候了。

津田沼可是拉面的激战区。

暂且不论今日的最大目标“味浓拉面なりたけ”，“无限大”“南木商店”这种名店也有，“惠比寿九十九”的支店也向这里进军。

好像跟平冢老师一起去吃啊，不同的拉面美味也不一样。

拉面之间的不同无限大。

想吃美味的面话，就要叉烧拉面。

想吃九州拉面就一定要去南木商店。

对太面细面来说，辣味才是最优解。

稍稍有点“花心”了。

距离 B 店很近，大概走几分钟的距离就能看到なりたけ的橙色标志性招牌。

由于是周末，再加上是午后，店内出奇地略显安静。

果然瞄准这个时间是对的。

【前辈，这是什么？ギトギト？】

进店后一色的第二次发问。

【是ギタギタ，先前的就是ギタギタ。】

大概是这样。

【诶~，我想和父亲~吃一样味道的~。】

牟宇不服上诉中。

但是，对女孩子来说ギタギタ不太好吧。

【一色，你上次吃的是完整版，接下来要吃“普通”的。而且佐料要多一点。】

我的建议应该是正确的建议，而且牟宇也最好这样。

【普通是说...跟清淡的比油脂更多的事吗？】

略带不安的一色。

嗯，我懂的，确实是富含冲击力的卖相。

不过减少脂肪的含量就会减少美味的含量，这里请务必提高一步。

进入店内就立即去售票机那里买饭票。

三人份的酱油拉面，还有一个味噌卷。

柜台还有富余，于是三人并排坐。

我在中间，牟宇在左，一色在右。

【欧丝 ！】（音译）

【正常油脂，多放佐料，拜托了 ！】

【正常油脂，多放佐料，请拜托了 ！】

【ギタギタ，面条略硬，多佐料，以及请给我两个纸围巾拜托了 ！】

交出饭票，顺利地订购了拉面。

嗯，和两人事先练习的成果出来了。

然后把纸围巾给两人，催促她们围上。

因为面太多而引起的油脂乱飞还是要小心弄脏衣服的。

见到了习惯场景的我，一色则是一脸紧张的样子，而牟宇眼睛则是“Kirakira”地盯着我。

这母女二人的反应怎么回事啊。

在这期间，上了一份拉面。

大量油脂浮起凝结成块成为了美味结晶的拉面。

这个，可以说是美味而且对身体略微有害的绝品。

我一如既往地说“我开动了”后拿起筷子吃面。

油脂，汤，佐料还有大葱之间有着绝妙的平衡。

美味部分凝结成块，和葱的辛辣相性极佳。

在以前的美食漫画中，也有焦味葱拉面，为什么葱的辣味和油脂这么相配呢？

再在恰当时机一口吃掉调过味的鸡蛋更是美味到极点。

“人在美味食物前是沉默的”这句话就是形容我们现在的状态。

一色和牟宇也不停地吃着。

说实话，对女性来说量有些多，不过看她们的节奏来看，应该不成问题。

【好美味啊——！我吃饱了 ！】

【...我吃饱了。虽说有点后悔，不过真的很好吃。】

包括我在内，都是顺利地吃完了拉面。

之后略感口渴便去自主饮水机处接水喝掉，水杯放在碗里放在了柜台上。

吃完后，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腹感。

怕是一个会令人上瘾的拉面。

一色和牟宇看起来也是一副满足的表情。

幸好柜台有空，稍作休息后，我们就出发了。

【呐~，父亲~，刚才在游戏中心看到的那个游戏想去玩，那个，可以吗？】

从なりたけ出来后，牟宇突然说道。

【没关系，只要能赶上回千叶的车就好。】

获得我的允许后，牟宇开心地欢呼了一下出发了。

毕竟刚吃饭饭，还是不要太剧烈活动比较好。

年轻人真有活力啊——

【前辈，未来的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三个人一起出来玩，一起吃饭的吧。】

一色说的话也正是我现在所想的。

以前也和一色类似约会过，这次和牟宇三人一起，感觉度过了一段十分快乐的时间。

和由比滨的羽衣的时候也一样，时间短得如同被抹掉了，很开心。

过去孤高的孤零零的我如同假装的一样理我而去，虽说有点寂寞，不过有这样的好心情也不错。

牟宇是我的从未来回来的女儿们里让我感到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

牟宇不来的话，估计我现在也不会注意到一色的心意。

人类是一成不变的。

这是我的不成文规定。

但是就在这几天内，我却有着“噗呲”般的变化。

变化也不坏。

当事人来决定好与坏。

而且没有对与错。

但是我觉得好。

雪之下，由比滨，一色，小雪，羽衣，牟宇。

我委身于她们给我带来的安宁偷税的时间真的没关系吗？

(汉字的错误并不影响阅读 )

归程的总武线每站都停车。

虽说仅仅只有十分钟左右乘车时间，也许是白天太累了，牟宇迷迷糊糊地向我靠来。

如同小恶魔一般的牟宇睡着的时候真的是天使啊。

【父亲~跟牟宇亲亲啦~】

牟宇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紧紧地抱过来，趁乱向我央求接吻。

这家伙靠在我身上什么的都是计划好的吗？

有着相似企图的一色“啧”了一声。

这孩子真的是想要我和一色结合的对吧...？

跟雪之下母女和由比滨母女相比，有点担心一色母女。

【父亲~，下次就和牟宇两个人一起单独约会吧~】

不行，这个女儿。

要早点想到办法...

我带着一抹越来越深的不安在千叶的归途上.....

Chapter 7 一色いろはは先駆者の辣腕に戸惑う End

---

林中有鹿鸣：自从前两个月看了春物的动漫就像是着了魔一样疯狂的搜寻春物的同人，最近把 P 站同人看了个七七八八后在群友的怂恿下尝试机翻搬运一些同人文。

正好群友提出想要看到三女儿同人的后续。

鄙人不才，决定把三女儿同人的后续努力搬完，还望诸位不要嘲笑文笔。

上次写东西已经是上次了，对文章的感觉生疏不少，但还是希望能给这篇同人画个句号。

那么，以下正文

（其实我没怎么用过百度贴吧发帖，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还望各位赐教，文中的不足之处也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斧正。）

## 8 雪ノ下雪乃は和而不同を貫く少女である。

8 雪之下雪乃是个贯彻“和而不同”的少女

雪之下小雪。

她来自二十二年后的未来，是我和雪之下雪乃所生的女儿。

实际年龄十七岁，是三个女儿中年纪最大的。

她是个才女，但是连“才女”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小雪的优秀，她的头脑非常清晰。

她和雪之下雪乃一样，是个认真努力的人。学业成绩在所有科目的笔试中都是第一名，也已经确定了第一志愿大学的推荐入学。

令人惊讶的是，小雪并不是单纯的学习成绩优秀。她和我一样，观察力和分析力都很出色，并以出色的洞察力而自豪。这种思考过程与高度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相连，阳乃也对这一点赞不绝口。

小雪集合了我和雪之下雪乃的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人才。

再加上那副姿态。



完全继承了雪之下雪乃的“美”，掌握了漂亮的举止的完全无缺的淑女。虽然个子不高，却拥有迷人的身材，而且其中还显露着理智的气场，这种反差甚至酝酿出了不道德的魅力。

她就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十个与她擦肩而过的男人中会有十个为她回首。

小雪的优秀，雪之下家似乎也已经注意到了，阳乃小姐也在背后做着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

虽然在这个十七年前的时代小雪还没有出生，但是十七年前的大人们都已经对十七年后的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多少有些反常，但是只要和小雪交谈过，就会明白这是无法避免的。

小雪的存在可以说是如此的不寻常。

而身处万众瞩目之中的小雪，今天也在放学后的义工部喝着母亲沏的红茶。似乎在悠闲地享受下午茶时光。

右手拿着红茶的茶杯。左手拿着新书，只用拇指和小指灵巧地翻页。其内容似乎是宏观经济学的专业书籍。

爱读书这一方面，他完全继承了我和雪之下，但读书嗜好却大不相同。

今天活动室里也是清一色的志愿部成员和学生会会长。还有三个女儿都来了。我们正在开学习会，在我们旁边开心地聊天的是一色，还有一色和我的女儿牟宇。

“千叶周围已经没有那种游戏厅了，吓了我一跳!”

大概是对上周末的津田沼约会格外高兴吧。牟宇天真无邪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悦，详细地讲述着约会时发生的事情。

由比滨羽衣也开心地听着牟宇的故事，连连点头惊叹。

这是多么温馨的景象啊。

小雪一边带着温暖的微笑一边继续读书，但她似乎也认真地听着牟宇的话，偶尔被问到的问题也能准确地回答出来。

这样一来，三个女儿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

但实际上，她们却来自不同可能性的世界，彼此之间完全是陌生人的她们，现在却和谐的共处一室

分享喜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感觉。

……或者说，这三个人最近是不是关系变好了。

刚开始的时候，三个人为了宣传自己的母亲，经常互相仇视，但最近感觉这样的频率变少了。

这是父亲争夺战的规则确定后，公平地给予机会的次要成果吗？

小雪也好，羽衣也好，牟宇也好，她们轮流做点心带来侍奉部，表现得简直就是女子会的样子。对

我和大志来说，每天都能尝到精致的点心，这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对了，父亲，这周末和母亲的约会怎么样？”

也是，这次什么都还没决定。

上周，即使在津田沼这么近的地方，牟宇也会那么高兴。

就算我再怎么不爱出门，也应该为小雪考虑一下吧，想着要为她做点什么。虽然小雪还是个高中生，

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地学习和工作，我想对她的付出表示感谢。

“小雪，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听到我提出外出的提议，活动室里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喂喂，不要拿那种怀疑的眼神看

我啊！这是什么反应！

不过也是，你知道我平时有多讨厌出门吗？

比起出门，我肯定是想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爸爸，感谢您的体贴，但我还是推荐您去妈妈的公寓约会。”

已经可以说是大人的小雪，是因为熟悉我的性格，并且刚才从我的表情察觉到了我的想法，为我着想吗？

这时，雪之下补充道。

“比企谷君，小雪是你和我的女儿。”

我试着在脑海中咀嚼雪之下这句话的意思。

啊，原来如此。

总之小雪也是室内派。

“我不擅长人群是没错，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让父亲尝到我做的菜。”

不愧是雪之下之女，厨艺也相当了得。

关于这点，只要看看小雪在服务部做的点心质量就一目了然。做出来的西点精细得我连名字都没听过，让大家都赞叹不已。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是专业水准的精品。

考虑到这是在冰之雪之下手下接受的烹饪英才教育，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顺便一提，受到一色的影响，牟宇擅长做点心。而且比一色更讲究，西式日式都精通。前几天带来侍奉部的手制樱饼味道绝妙。

这样一来，侍奉部周围的女生中只有由比滨不擅长做饭了，但最近连由比滨也有往好处发展的倾向。

当事人本来就在努力，现在因为羽衣的出现开始呈现出飞跃性的进展了。

来自未来的女儿们的来访，真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也是这种良性倾向的一种。

对我来说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吧。

而作为恩惠之首的小雪，继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是啊，只在家里约会也太没本事了，不如同时在图书馆约会怎么样?”

原来如此，这也许是最适合我们的约会形式。对于三个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我没有异议。”

雪之下也出现了赞同的评论。

当然，我也没有不愿意。

“我知道了。那我几点该去哪里呢?”

虽然自己也觉得交给别人太过分了，但这次想听听小雪的愿望。小雪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回答道。

“我想请父亲吃午饭，请您中午到母亲的公寓来，母亲也没问题吧?”

雪下点点头，同意了小雪的提议。

这就是本次约会的决定。

雪之下看了小雪又看了我一眼，脸颊一下子红了起来，然后移开视线。

……怎么说呢？

自从上次我把包送到雪之下的公寓后，雪之下就一直是这副少女的样子。明明原来已经就是个清纯的美少女了，现在对我的一举一动更是异常可爱，已经到了犯规的程度。

这么说来，惯例的谩骂最近也听不见了，这让我觉得有点寂寞，等等，难道八幡我也拥有受虐狂 M 的资质吗？

就这样，在我的胡思乱想中迎来了我们约会的日子。

最近周末一直都是晴天，特别是今天，是个绝佳的外出天气。

最近担任我经纪人的小町，又在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叫醒我。搭配好的衣服和发胶都准备好了。

不愧是我的妹妹，千叶的兄妹真是太棒了！

“好像有美味的午餐在等着你，哥哥就不用吃早饭了吧？”

等等，我要收回那句话。

不知是无情，还是调侃，我的妹妹说出了难以判断的话。唉，昨晚学习到很晚，睡得很晚，起得太晚也确实没办法。

况且，雪之下和小雪好不容易为我准备好了午饭，我还是饿着肚子去比较好。

我给雪之下发了短信告诉她我要出发了才出门。正常的话，十二点前就能到。

稍微有些强烈的阳光让我感觉很舒服，我享受着这样的好天气，一路朝雪之下的公寓走去。

“比企谷君，欢迎。”

“父亲，我等您很久了。”

雪之下母女在公寓门前迎接我。

雪之下穿的是整洁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百褶裙。外面系着一条黑色质地的围裙，而且胸口有一个小小的猫脚印。

这是以前一起去给由比滨买生日礼物时买的吧。就像当时所说的“非常适合你”一样，这是一条非常适合雪之下的围裙。

另一方面，小雪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鲜艳的蓝色围裙。她的清纯可爱的气质也很棒。

我某个时间线上的未来老婆和未来女儿让我一饱眼福。

“要做好料理还需要一些时间，爸爸请在我的房间里等一下。”

我原以为会被带到起居室，现在却被带进小雪的房间，她的房间安排在雪之下卧室旁边。

窗户很大，阳光很好的房间里，有一张简单的办公桌。还有一组坐起来很舒服的工作椅。

桌上放着一台十七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和大量书籍。

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几本宏观经济学专业书籍也夹杂其中……啊，经营学啊。

再加上上念司、片冈刚士、三桥贵明等这个时代的经济评论家所著的书籍也堆积如山。

最丰富的是堆积如山的经济杂志。从随处可见的便利贴来看，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内容都已经读完了。

其中好像也包括国外的东西。

……这显然不是女高中生读的书。

在我的注视下，小雪的脸颊有些发红，不好意思地说了起来。

“平时会读更多种类的书，但现在主要是经济学和经营学。”

小雪拿起一本有关经营管理的书籍翻了起来，表情有些严肃地说。

“不过……经营学虽然很有趣，但有些书籍会说‘给奶牛听音乐，牛奶会产出得更好’，就好像没有把人当人看。这一点我不太喜欢。”

这方面的感性和我很接近。

不愧是我的女儿。

不过，经营管理这种东西，无论到哪里都是需要刨根究底的。

为了合理化，要舍弃什么呢？

这是经营者永远要面对的课题。

这也是我不想工作的理由之一。

果然还是想当家庭主夫啊。

我问小雪，“难道你是自由派？”

我试着根据堆积起来的书籍中多数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进行了预测。话虽如此，我也不是很了解。

作为一名高中生的教养，我也只学习了一点凯恩斯经济学。

“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人，还处于积累各种意见和想法的阶段。所见所闻的所有信息都只是参考意见。”

原来如此，这么一说，我再去看书山的时候察觉到里面参杂着不同主义主张的学者的书。

尽可能多地听取意见，然后仔细判断。这是很重要的。

小雪又像上次一样半睁着眼睛，开始模仿我。

“读报道和评论时，要理解作者的立场和意图。任何媒体的信息，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

说完，又恢复了平常可爱的表情，扑哧一笑。

“这也是我从未来的父亲那里学来的话，不过，现在的父亲，一定也是同样的想法吧？”

这可真是，再怎么想，她也真的成长为了一个可爱的姑娘啊。

这种不轻易被外部信息牵着鼻子走的地方，跟雪之下好像。

自从去年的修学旅行和圣诞节活动上的误会之后，雪之下就变了。

对待侍奉部的成员也一样，不管关系多好……不，正因为关系很好，意见的分歧才会明确指出来。

在此基础上堂堂正正地协商。正确地贯彻了和而不同的态度。

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想法，小雪一定是继承了下来。我沉浸在这种见解中，没发现小雪一脸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我。等我反应过来自己被可爱清澈的眼睛注视着时，不由得吓了一跳。

“嗯，我想也有父亲先生感兴趣的书籍，您可以随便读。”

小雪说着，穿着拖鞋回到了厨房。带着些许害羞的表情离开的小雪，实在是太可爱了。与平时冷静沉着的小雪形成反差，又充满魅力。

我被留在满是经济相关书籍的房间里。

于是我按照小雪说的，开始物色可以读的书。

我也不是对经营和经济不感兴趣。

不是说对投资或股票交易感兴趣，而是想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生活的社会结构，这是非常自然的欲望。

我随便挑了几本书翻了翻，可是专业术语太多，读起来很费劲。

小雪在看这么难的书吗？如果是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一边搜索词一边读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这可不是在等午饭的这段时间里读的。

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雪之下传来了声音。看来午饭准备好了。

我向起居室走去，想要确认从刚才开始就不断刺激鼻腔的大蒜香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被两位美少女带到了餐桌上，白色陶瓷花瓶里插着盛开的玛格丽特。这是前几天来雪之下拜访时没有的东西。

“这是小雪为了让我和比企谷一起吃饭的时候能更开心一点才帮我做的。”

雪下高兴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光是这样就已经相当华丽了。

白色桌布配白色花瓶，还有白色的玛格丽特，虽然都是白色，但色调微妙的不同让这些白色相互衬托，相映成趣。

“父亲，让您久等了。”

小雪灵巧地端来一个大盘子。

午餐是蛤仔意面，也就是所谓的凤尾鱼。那是高级料理店里才会出现的，外观也很鲜艳的绝品。

白色的意大利面，大大的蛤仔。配上红色和绿色的食材，再加上漂浮的香气，实在是勾起了食欲。

“不好意思，我也用了一些西红柿，但已经消除了父亲不喜欢的口感和风味，请放心食用。”

羽衣那时候也是这样，为了能自然地让我吃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她好像下了很大功夫。

虽然我不太情愿像喂养幼儿一样对待我，但这也是女儿们以女儿的方式为我着想的结果吧。

“看来就连比企谷，也被小雪搞得不知所措呢。”

雪下笑着调侃我，但说实话，我连你都赢不了。

“我开动了。”

三个人一起双手合十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亲子餐桌。事到如今，我却有些不好意思了。

雪下似乎也是同样的心情，我们的视线相对，发现各自都红着脸，于是不知所措的别开视线。

“爸爸妈妈都很天真啊。”

看着我们的样子，小雪开心地逗弄我们。

“小雪，别取笑父母了，先趁热吃吧!”

雪之下一边这么说，一边害羞，真是可爱极了。虽然她的台词很有妈妈的味道，但说出来却很可怜。

但也不能因此就看得入迷。我听从雪之下的话，集中精力吃盘子里的意大利面。

它的味道非常美味。煮得恰到好处的意大利面，配上腌好的蛤仔肉。大蒜味很好地渗透在汤里，切成圆片的鹰爪和胡椒点缀得恰到好处。

红色的颜色确实使用了番茄的果实，但它和意大利面完全融为一体，不仅不会让人在意，反而作为美味的一部分在舌尖上跳舞。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用番茄做的，但其实番茄只是果实的一部分作为馅料。这完全符合我的喜好。

小雪看着我大快朵颐的样子，开心的微笑着。

“还有另一份，请多吃点。”

听了小雪的话，我忍不住连吃三盘。雪之下对我旺盛的食欲有些吃惊，但还是很高兴。

“多做一点真是太好了。”

小雪看着刚好空了的厨具说道。

“嗯，这也算是厨师的功劳吧。”

听了小雪的话，雪之下也满足地嘟囔道。

我一直在想，雪之下母女俩的波长惊人地吻合。



虽然其他几对也有波长对的上地方，但这两个人尤其突出。

性格相似也好，方向性相同也好，都是一样的。

由比滨和羽衣就像是刹车和油门的关系，一色和牟宇就像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

相比之下，雪下和小雪看起来更像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小雪自己虽然总是站在我们父母的角度看待问题，但不会因此而有所顾虑，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雪之下和小雪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休息后，我们去图书馆吧。”

雪之下一边收拾，一边提议。虽然我也想去帮忙洗碗，但被小雪制止了。

“爸爸您好好休息吧，今天您可是客人哦。”

原来如此，今天我是客人啊。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在这里也应该听从您的吩咐。

看着雪之下和小雪麻利地做着饭后收拾，我在旁边喝着饭后红茶。

这副情景简直就是普通家庭周六下午的平静日常。幸福的父亲的假日，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惬意地畅想着未来。

等收拾完毕的雪下和小雪稍事休息后，我们终于要去图书馆了。

雪之下的上衣是女士的夏季夹克，肩上披着一个圆口袋。

小雪在连衣裙外面带了一个四方方的包，又在手上穿了一个长手套。

一切准备就绪。

目标是中央图书馆。

附近的美滨图书馆也不错，但考虑到藏书量等因素，稍微去一下中央图书馆也不错。

晴朗的午后有一种独特的氛围。

悠闲的空气中夹杂着些许慵懒。

公路上行人稀少，我们慢慢走着。

雪之下小雪。

她来自二十二年后的未来，是我和雪之下雪乃所生的女儿。

实际年龄十七岁，是女儿中年纪最大的。

她是个才女，但是连“才女”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小雪的优秀，她的头脑非常清晰。

她和雪之下雪乃一样，是个认真努力的人。学业成绩在所有科目的笔试中都是第一名，也已经确定了第一志愿大学的推荐入学。

令人惊讶的是，小雪并不是单纯的学习成绩优秀。她和我一样，观察力和分析力都很出色，并以出色的洞察力而自豪。这种思考过程与高度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相连。阳乃也对这一点赞不绝口。

小雪集合了我和雪之下雪乃的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人才。

再加上那副姿态。

完全继承了雪之下雪乃的“美”，掌握了漂亮的举止的完全无缺的淑女。虽然个子不高，却拥有迷人的姿态，而且其中还显露着理智的气场，这种反差甚至酝酿出了别样的魅力。

她就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十个与她擦肩而过的男人中会有十个为她转身。

小雪的优秀，雪之家似乎也已经注意到了，阳乃小姐也在背后做着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

虽然在这个十七年前的时代小雪还没有出生，但是十七年前的大人们都已经对十七年后的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多少有些反常，但是只要和小雪交谈过，就会明白这是无法避免的。

小雪的存在可以说是如此的不寻常。

而身处万众瞩目之中的小雪，今天也在放学后的义工部喝着母亲沏的红茶。似乎在悠闲地享受下午茶时光。

右手拿着红茶的茶杯。左手拿着新书，只用拇指和小指灵巧地翻页。其内容似乎是宏观经济学的专业书籍。

爱读书这一方面，他完全继承了我和雪之下，但读书喜好却大不相同。

今天活动室里也是清一色的志愿部成员和学生会长。还有三个女儿都来了。我们正在开学习会，在我们旁边开心地聊天的是一色，还有一色和我的女儿牟宇。

“千叶周围已经没有那种游戏厅了，吓了我一跳!”

大概是对上周末的津田沼约会格外高兴吧。牟宇天真无邪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悦，详细地讲述着约会时发生的事情。

由比滨羽衣也开心地听着牟宇的故事，连连点头惊叹。

这是多么温馨的景象啊。

小雪一边带着温暖的微笑一边继续读书，但她似乎也认真地听着牟宇的话，偶尔被问到的问题也能准确地回答出来。

这样一来，三个女儿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

但实际上，她们却来自不同可能性的世界，彼此之间完全是陌生人的她们，现在却和谐的共处一室分享喜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感觉。

……或者说，这三个人最近是不是关系变好了。

刚开始的时候，三个人为了宣传自己的母亲，经常互相仇视，但最近感觉这样的频率变少了。

这是父亲争夺战的规则确定后，公平地给予机会的次要成果吗？

小雪也好，羽衣也好，牟宇也好，她们轮流做点心带来侍奉部，表现得简直就是女子会的样子。对我和大志来说，每天都能尝到精致的点心，这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对了，父亲，这周末和母亲的约会怎么样?”

也是，这次什么都还没决定。

上周，即使在津田沼这么近的地方，牟宇也会那么高兴。

就算我再怎么不爱出门，也应该为小雪考虑一下吧，想着要为她做些什么。虽然小雪还是高中生，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地学习和工作，我想对她的付出表示感谢。

“小雪，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听到我提出外出的提议，活动室里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喂喂，不要拿那种怀疑的眼神看我啊！这是什么反应！

不过也是，你知道我平时有多讨厌出门吗？

比起出门，我肯定是想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爸爸，感谢您的体贴，但我还是推荐您去妈妈的公寓约会。”

已经可以说是大人的小雪，是因为熟悉我的性格，并且刚才从我的表情察觉到了我的想法，为我着想吗？

这时，雪之下补充道。

“比企谷君，小雪是你和我的女儿。”

我试着在脑海中咀嚼雪之下这句话的意思。

啊，原来如此。

总之小雪也是室内派。

“我不擅长人群是没错，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让父亲尝到我做的菜。”

不愧是雪之下之女，厨艺也相当了得。

关于这点，只要看看小雪在服务部做的点心质量就一目了然。做出来的西点精细得我连名字都没听过，让大家都赞叹不已。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是专业水准的精品。

考虑到这是在冰之雪之下手下接受的烹饪英才教育，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顺便一提，受到一色的影响，牟宇擅长做点心。而且比一色更讲究，西式日式都精通。前几天带来侍奉部的手制樱饼味道绝妙。

这样一来，侍奉部周围的女生中只有由比滨不擅长做饭了，但最近连由比滨也有往好处发展的倾向。

当事人本来就在努力，现在因为羽衣的出现开始呈现出飞跃性的进展了。

来自未来的女儿们的来访，真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也是这种良性倾向的一种。

对我来说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吧。

小雪继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是啊，只在家里约会也太没本事了，不如同时在图书馆约会怎么样?”

原来如此，这也许是最适合我们的约会形式。对于三个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我没有异议。”

雪之下也出现了赞同的评论。

当然，我也没有不愿意。

“我知道了。那我几点该去哪里呢?”

虽然自己也觉得交给别人太过分了，但这次想听听小雪的愿望。小雪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回答道。

“我想请父亲吃午饭，请您中午到母亲的公寓来，母亲也没问题吧?”

雪下点点头，同意了小雪的提议。

这就是本次约会的决定。

雪之下看了小雪又看了我一眼，脸颊一下子红了起来，然后移开视线。

……怎么说呢?

自从我把包送到雪之下的公寓后，雪之下就一直是一副少女的样子。明明原来已经就是个美少女了，现在对我的一举一动更是异常可爱，已经到了犯规的程度。

这么说来，惯例的谩骂最近也听不见了，这让我觉得有点寂寞，等等，难道八幡我也拥有奇怪的资质吗?

就这样，在我的胡思乱想中迎来了我们约会的日子。

最近周末一直都是晴天，也许不是我的错觉，特别是今天，是个绝佳的外出天气。

最近担任我经纪人的小町，又在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叫醒我。搭配好的衣服和发胶都准备好了。

不愧是我的妹妹，千叶的兄妹真是太棒了!

“好像有美味的午餐在等着你，哥哥就不用吃早饭了吧?”

等等，我要收回那句话。

不知是无情，还是调侃，我的妹妹说出了难以判断的话。唉，昨晚学习到很晚，睡得很晚，起得太晚也确实没办法。

况且，雪之下和小雪好不容易为我准备好了午饭，我还是饿着肚子去比较好。

我给雪之下发了短信告诉她我要出发了才出门。正常的话，十二点前就能到。

稍微有些强烈的阳光让我感觉很舒服，我享受着这样的好天气，一路朝雪之下的公寓走去。

比企谷君，欢迎。”

“父亲，我等您很久了。”

两位雪之下在公寓门前迎接我。

雪之下穿的是整洁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百褶裙。外面系着一条黑色质地的围裙，而且胸口有一个小小的猫脚印。

这是以前一起去给由比滨买生日礼物时买的吧。就像当时所说的“非常适合你”一样，这是一条非常适合雪之下的围裙。

另一方面，小雪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鲜艳的蓝色围裙。她的清纯可爱的气质也很棒。

我某个时间线上的未来老婆和未来女儿让我看呆了眼。

“要做好料理还需要一些时间，爸爸请在我的房间里等一下。”

我原以为会被带到起居室，现在却被带进小雪的房间，她的房间安排在雪之下卧室旁边。

窗户很大，阳光很好的房间里，有一张简单的办公桌。还有一组坐起来很舒服的工作椅。

桌上放着一台十七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和大量书籍。

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几本宏观经济学专业书籍也夹杂其中……啊，经营学啊。

再加上上念司、片冈刚士、三桥贵明等这个时代的经济评论家所著的书籍也堆积如山。

最丰富的是堆积如山的经济杂志。从随处可见的便利贴来看，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内容都已经读完了。

其中好像也包括国外的东西。

……这显然不是女高中生读的书。

在我的注视下，小雪的脸颊有些发红，不好意思地说了起来。

“平时会读更多种类的书，但现在主要是经济学和经营学。”

小雪拿起一本有关经营管理的书籍翻了起来，表情有些严肃地说。

“不过……经营学虽然很有趣，但有些书籍会说‘给奶牛听音乐，牛奶会产出得更好’，就好像没有把人当人看。这一点我不太喜欢。”

这方面的感性和我很接近。

不愧是我的女儿。

不过，经营管理这种东西，无论到哪里都是需要刨根究底的。

为了合理化，要舍弃什么呢？

这是经营者永远要面对的课题。

这也是我不想工作的理由之一。

果然还是想当家庭主夫啊。

我问小雪，“难道你是自由派？”

我试着根据堆积起来的书籍中多数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进行了预测。话虽如此，我也不是很了解。

作为一名高中生的教养，我也只学习了一点凯恩斯经济学。

“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人，还处于积累各种意见和想法的阶段。所见所闻的所有信息都只是参考意见。”

原来如此，这么一说，我再去看书山的时候察觉到里面参杂着不同主义主张的学者的书。

尽可能多地听取意见，然后仔细判断。这是很重要的。

小雪又像上次一样半睁着眼睛，开始模仿我。

“读报道和评论时，要理解作者的立场和意图。任何媒体的信息，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

说完，又恢复了平常可爱的表情，扑哧一笑。

“这也是我从未来的父亲那里学来的话，不过，现在的父亲，一定也是同样的想法吧？”

这可真是，再怎么说，她也真的成长为了一个可爱的姑娘啊。

这种不轻易被外部信息牵着鼻子走的地方，跟雪之下好像。

自从去年的修学旅行和圣诞节活动上的误会之后，雪之下就变了。

对待侍奉部的成员也一样，不管关系多好……不，正因为关系很好，意见的分歧才会明确指出来。

在此基础上堂堂正正地协商。正确地贯彻了和而不同的态度。

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想法，小雪一定是继承了下来。我沉浸在这种见解中，没发现小雪一脸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我。等我反应过来自己被可爱清澈的眼睛注视着时，不由得吓了一跳。

“嗯，我想也有父亲先生感兴趣的书籍，您可以随便读。”

小雪说着，穿着拖鞋回到了厨房。带着些许害羞的表情离开的小雪，实在是太可爱了。与平时冷静沉着的小雪形成反差，又充满魅力。

我被留在满是经济相关书籍的房间里。

于是我按照小雪说的，开始物色可以读的书。

我也不是对经营和经济不感兴趣。

不是说对投资或股票交易感兴趣，而是想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生活的社会结构，这是非常自然的欲望。

我随便挑了几本书翻了翻，可是专业术语太多，读起来很费劲。

小雪在看这么难的书吗？如果是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一边搜索词一边读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这可不是在等午饭的这段时间里读的。

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雪之下传来了声音。看来午饭准备好了。

我向起居室走去，想要确认从刚才开始就不断刺激鼻腔的大蒜香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被两位美少女带到了餐桌上，白色陶瓷花瓶里插着盛开的玛格丽特。这是前几天来雪之下拜访时没有的东西。

“这是小雪为了让我和比企谷一起吃饭的时候能更开心一点才帮我做的。”



雪下高兴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光是这样就已经相当华丽了。

白色桌布配白色花瓶，还有白色的玛格丽特，虽然都是白色，但色调微妙的不同让这些白色相互衬托，相映成趣。

“父亲，让您久等了。”

小雪灵巧地端来一个大盘子。

午餐是蛤仔意面，也就是所谓的凤尾鱼。那是高级料理店里才会出现的，外观也很鲜艳的绝品。

白色的意大利面，大大的蛤仔。配上红色和绿色的食材，再加上漂浮的香气，实在是勾起了食欲。

“不好意思，我也用了一些西红柿，但已经消除了父亲不喜欢的口感和风味，请放心食用。”

羽衣那时候也是这样，为了能自然地让我吃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她好像下了很大功夫。

虽然我不太情愿像喂养幼儿一样对待我，但这也是女儿们以女儿的方式为我着想的结果吧。

“看来就连比企谷，也被小雪搞得不知所措呢。”

雪下笑着调侃我，但说实话，我连你都赢不了。

“我开动了。”

三个人一起双手合十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亲子餐桌。事到如今，我却有些不好意思了。

雪下似乎也是同样的心情，我们的视线相对，发现各自都红着脸，于是不知所措的别开视线。

“爸爸妈妈都很天真啊。”

看着我们的样子，小雪开心地逗弄我们。

“小雪，别取笑父母了，先趁热吃吧!”

雪之下一边这么说，一边害羞，真是可爱极了。虽然她的台词很有妈妈的味道，但说出来却很可怜。

但也不能因此就看得入迷。我听从雪之下的话，集中精力吃盘子里的意大利面。

它的味道非常美味。煮得恰到好处的意大利面，配上腌好的蛤仔肉。大蒜味很好地渗透在汤里，切成圆片的鹰爪和胡椒点缀得恰到好处。

红色的颜色确实使用了番茄的果实，但它和意大利面完全融为一体，不仅不会让人在意，反而作为美味的一部分在舌尖上跳舞。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用番茄做的，但其实番茄只是果实的一部分作为馅料。这完全符合我的喜好。

小雪看着我大快朵颐的样子，开心的微笑着。

“还有另一份，请多吃点。”

听了小雪的话，我忍不住连吃三盘。雪之下对我旺盛的食欲有些吃惊，但还是很高兴。

“多做一点真是太好了。”

小雪看着刚好空了的厨具说道。

“嗯，这也算是厨师的功劳吧。”

听了小雪的话，雪之下也满足地嘟囔道。

我一直在想，雪之下母女俩的波长惊人地吻合。

虽然其他几对也有波长对的上地方，但这两个人尤其突出。

性格相似也好，方向性相同也好，都是一样的。

由比滨和羽衣就像是刹车和油门的关系，一色和牟宇就像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

相比之下，雪下和小雪看起来更像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小雪自己虽然总是站在我们父母的角度看待问题，但不会因此而有所顾虑，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雪之下和小雪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休息后，我们去图书馆吧。”

雪之下一边收拾，一边提议。虽然我也想去帮忙洗碗，但被小雪制止了。

“爸爸您好好休息吧，今天您可是客人哦。”

原来如此，今天我是客人啊。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在这里也应该听从您的吩咐。

看着雪之下和小雪麻利地做着饭后收拾，我在旁边喝着饭后红茶。

这副情景简直就是普通家庭周六下午的平静日常。幸福的父亲的假日，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惬意地畅想着未来。

等收拾完毕的雪下和小雪稍事休息后，我们终于要去图书馆了。

雪之下的上衣是女士的夏季夹克，肩上披着一个圆口袋。

小雪在连衣裙外面带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包，又在手上穿了一个长手套。

一切准备就绪。

目标是中央图书馆。

晴朗的午后有一种独特的氛围。

悠闲的空气中夹杂着些许慵懒。

公路上行人稀少，我们慢慢走着。

就在这时。

“八幡。”

突然被一个可爱的声音叫住了。

能直接称呼我名字的女性非常有限。话说回来会跟我说话的人本来就是少数派。

果然，回头一看，鹤见留美站在那里。

她穿着衬衫分层设计的连衣裙，戴着粉色贝雷帽。

留美发现雪之下和小雪站在我身边，看起来似乎有些动摇。

“你好，鹤见小姐。”

雪之下亲切地打招呼。

稍微有些不知所措的留美也冷静下来，礼貌地向雪之下打了个招呼。

“哟，鲁米鲁米。”

“别说这种话了，真恶心。”

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严厉。

不过对我们来说，这种程度的关系或许刚刚好。

但是，有一个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是小雪。

“该不会是留美姐姐吧？”

一个明显比自己年长的女高中生叫自己了一声“姐姐”，留美再次动摇了。

我和雪之下也对平时冷静的小雪突然大声说话感到吃惊。

“这个人是……”

留美要求解释。

那么，该怎么回答呢？

“我叫雪之下小雪，是比企谷八幡和雪之下雪乃的女儿。”

……说了哦。

果然，留美一脸茫然，于是小雪开始说明自己的出身。

“跟鲁米说的话，没关系吗？”我忍不住问道

“留美姐姐的话，说什么都可以，她是值得信赖的人。”

小雪一边说着，一边解开长手套。

看到小雪渐渐消失的手指，留美也大致明白了状况。

话虽如此，突然提出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让人感到为难也不意外。

“留美姐姐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我玩，直到现在她还是我崇拜的女性。”

在未来，小雪和留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除了我们，小雪还是第一次这么露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的留美，看到对方的正面示好，应该也不会觉得不好。她们慢慢地融洽了，开始说话了。

雪之下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开心说话的小雪和留美。对雪之下来说，留美应该也是令她感到不安的

对象，当初在千叶村的经历知道现在在我心中也一直反复回忆，不过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雪能和留美搞好关系，雪之下她也一定很开心吧。

“留美姐姐，你现在走的路绝对没有错，请加油。”

临别之际，小雪对留美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留美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开心地点了点头。

小雪应该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留美的事情吧。很明显，这不是我们可以插嘴的话题，所以我和雪之下只能任由两个人交谈。

“八幡要和雪乃结婚了……”

但是我们分手后，留美小声嘟囔的一句话，没能传到任何人的耳朵里，就像是樱花绽放的香气，慢慢弥散在了春天的天空中。

和留美分手后，我们三个人再次向中央图书馆走去。可是过了一会儿，小雪好像很不舒服似的捂住了嘴，停了下来。

“小雪，你没事吧？脸色非常不好。”

雪之下担心地贴近小雪。

正如她所说，小雪的表情有些苍白。

“……没事的，稍微休息一下应该就会好的。母亲，给您添麻烦真是不好意思……”

小雪想要坚强开朗地表现出来，但我不想勉强她。

“那边有张长椅，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我偶然看到附近有个儿童公园，便引导他们。那里正好有一张放在树荫下的漂亮长椅。

雪之下用膝盖枕法，让小雪躺在长椅上。她担心又怜爱地抚摸着小雪的头发。雪之下的膝枕啊，我也好想要。。。

“对不起，让您担心了。我并不是身体不舒服……”

过了一会儿，稍微平静下来的小雪开始说话。

“说得太抽象了，真不好意思，我的胸口突然痛了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刺了心似的……”

对小雪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有些暧昧。

“以前也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川崎沙希先生来到服务部后，不知为何生气地回去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那时川崎看到我以三个女儿为对象，扮演后宫剧的主人公。生气的川崎确实很可怕，被他掏心掏肺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小雪想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脸色稍微变好了的小雪，从长椅上坐起来，恢复了正常的坐姿。雪之下有些依依不舍，但小雪恢复了健康是值得高兴的事。

“给您添麻烦了，我们该出发了。”

雪之下还在担心小雪，不过小雪大概觉得与其在公园休息，还不如直接去图书馆。于是我们三个人又一起走了起来。

是因为刚才那件事，让气氛恶化了吗？小雪努力用开朗的声音转移话题。

“在未来，每到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就一起去图书馆。”

原来如此，画面很容易想象出来。

我是那种想要的书基本上都会买的人，但考虑到家里书架的容量，也会借书。周末借一周的书看完，下周还书的时候，效率很高。

“而且爸爸还经常带我去远征，开着车去了成田市立图书馆、浦安中央图书馆、市原中央图书馆、八千代中央图书馆，去过很多地方。”

千叶县内的市立图书馆中，特别有名的地方也是首屈一指的，虽然设置了册数限制，但很多图书馆都允许外地人借阅。大图书馆的藏书量非同寻常，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天堂。

终于到达的千叶市中央图书馆也属于县内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专业书籍很多，轻小说也很丰富，对我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机构。这么说来，最近一直在准备考试，没能纯粹地享受读书的乐趣。

我立刻去了轻小说区。

雪之下是纯文学专区。

小雪去了土木、建筑的专柜。

怎么说呢。

在包容彼此喜好的基础上，不互相干涉，这一点很符合我们的风格。

如果是由比滨组合、一色组合的话，虽然目的不同，但可能会聚集在同一个角落。我们一边想象着，一边各自度过时间。然后在傍晚会合。

“我要准备考试，所以不借书，你们怎么样？”

我问他们两个。

雪之下的回答和我一样，但小雪却战战兢兢，害羞地递过来十本书。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借用一下这些……”

全是关于建筑行业和经济学的书。刚才让我看了看房间里堆积的书山，我觉得不用那么难为情。

“那我用我的卡借一下，小雪你稍等一下。”

雪之下取出自己的图书卡走向窗口，迅速办完手续。小雪则从化妆包里拿出一个看起来很结实的托特包，小心翼翼地把办好借阅手续的书放了进去。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她脸上洋溢着喜悦。

“话说小雪，你看这种类型的书，能和同龄的朋友谈得来吗？”

听到我脱口而出的问题，小雪突然失落起来。从刚才幸福盛开的笑容急转直下。

“比企谷君，小雪就是你和我的女儿。”

雪之下说出了前几天也听过的台词。

我试着在脑海中咀嚼这句话的意思。

啊，原来如此。

总之小雪的朋友也很少。

……喂！

那太悲伤了。

不过这样一来，她和留美很合拍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个，那个。先不说我看的书，周围的人好像一开始就都对我敬而远之.....”

小雪悲伤地说。

但我多少明白其中的原因。

成绩一直很优秀、长得很美、高贵的气场、奇迹般的好身材的社长千金，一般来说很难接近。说不定是女性版《半田君》的待遇。

“我也一样，小雪你不用在意。”

不过有微妙的不同吧，我在心里吐槽。雪之下也和小雪有很多共同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嗯，就是那个。我也一直在看书，差不多。”

在我和雪之下的拼命支持下，小雪好像也打起了精神。她小声地笑着说。

“是啊，因为父母平时都在看书。我一直认为这是正常的。”

啊，小时候有过，是吧。

孩提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家庭的常识就这样变成了自己的常识。如果是父母都在读书的家庭，就会认为人一直读书是很正常的。

交了朋友，知道了别人家的情况之后，慢慢地理解了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世间的标准。

最近，父母越高收入、高学历，孩子的成绩也越高的理论横行霸道，我认为这是环境的问题。

如果父母有读书的习惯，自然会传染给孩子。

如果父母理解学问的重要性，子女自然也会这样成长。反过来说，无论经济多么富裕的家庭，如果父母轻视学问，孩子也只能这样成长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雪成为才女的环境或许已经具备了。

听小雪说，她身边除了有我们，还有阳乃和小町，我的父母，雪之下的父母。她好像是在材木座、户冢、鹤见留美等很多大人的包围下长大的。这么一来，我也不难理解小雪为什么年龄这么小，却培养出沉稳深思熟虑的性格的原因了。

我从小雪手中接过装满书的沉甸甸的托盘，一起离开了图书馆。右肩沉重的感觉让我感觉稍微舒服



一些，我们走在夕阳西斜的归路上。

“.....那个，爸爸，妈妈，我可以握你的手吗？”

小心翼翼地发问的小雪实在太可爱了，在八幡心中的排名快要和小町一样了哦。

我伸出空着的左手，她害羞地紧紧握住。小雪和雪之下也牵着手，小雪正好在我们中间。

“以前小时候出门的日子里，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着。”

平时很成熟的小雪，现在笑得很天真。小雪是一个在外面不怎么表露表情的姑娘，不过偶尔会露出梦幻般的笑容。而且，看到这样天真无邪的笑容，我的心也被小雪牢牢俘获了。

沐浴在夕阳下，我们伸长了影子，一直连在一起。

到达雪之下的公寓，把小雪借的书搬进公寓后，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六点半多了。今天下午一直沉浸在看书的时间里，也没有吃零食，正好肚子也饿了。

“父亲，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小雪兴冲冲地系上围裙，走向厨房。雪之下也系上喜欢的围裙，麻利地开始工作。虽然我也想帮忙，但还是被小雪拦住了。

“父亲您就慢慢看电视吧。”

话虽如此，但难得来到雪下的公寓，也不想看没有什么特别节目的液晶显示器。

最后，我决定在两人背后看着他们烹饪的样子。

“.....那个比企谷，你这么看我，我很不好意思.....”

雪之下支支吾吾地说着，红润的脸颊显得格外可爱。我的恶作剧心，或者说是嗜虐心的部分稍微被撩拨了一下，越发无法移开视线。

即便如此，两个人的分工还是非常鲜明的。就像流水一样顺畅的组合技术，料理一个接一个地完成。

晚餐的餐桌上是日本料理。

菜单有土豆炖肉、加了白味噌的葱豆腐味噌汤、萝卜泥和白面小钵、黄瓜和裙带菜醋拌凉菜，还有小雪亲手做的鲑鱼片。

“虽然父亲不太擅长吃鱼，但我做的鲑鱼片他总是吃很多。”

前几天，羽衣也想让我吃鱼，小雪好像也一样。

像是中午吃的西红柿，虽然是不喜欢吃的东西，但还是想尽办法用能让我接受的形式让我吃，这样的照顾让我很高兴，但也有被当成孩子对待的感觉，心情多少有点复杂。

雪之下的料理真的很美。除了色彩，食材的形状和摆盘也是一绝。

另外，煮菜盆和小碗也很漂亮。这是很了不起的器量吧……。

土豆炖肉，虽然土豆完全没有煮烂，但用筷子一夹就会断，很柔软。汤汁鲜美，味道醇厚。在此基础上，食材的风味也被完全衬托出来。

还有小雪做的鲑鱼片，同样好吃。漂亮的橙红色外表加上炒芝麻和芝麻油的香味，完全勾起了我的食欲。吃鱼时的一大障碍——鱼刺，也被剔除。像拌饭一样拌在米饭上吃，这样的话可以吃好几碗。适当的咸淡恰到好处，与白米饭十分相配。

“如果父亲您不介意的话，我会装进瓶子里，请您带回去吧。”

这么美味的鲑鱼片，小町一定也会喜欢吧。虽然觉得有点厚颜无耻，但还是欢迎小雪的迷人提议。

结果，三碗饭都吃完了，土豆炖肉也吃完了。

饭后喝茶，这次不是红茶而是绿茶。真是香喷喷的焙茶。吃完日式料理，啜一口茶，这一瞬间，真是生为日本人的幸福时光。

之后，三个人聊了很多。

我和雪之下在去年的高中生活中经历了什么？

小雪想走什么样的路呢？

与其说是父母孩子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是关系很好的高中生之间的对话，这是很有意义的时刻。

“比企谷君，今天谢谢你了，我很开心。”

雪之下高兴地道谢。说实话，我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但雪之下高兴比什么都好。

“鱼比较有营养，爸爸也要多吃。”

小雪说着，把装鲑鱼片的瓶子递给我。装在可爱的包装纸和小纸袋里，就像真正的土特产一样。

两人把我送到公寓门口，我对他们表达了今天一天的感谢。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们。”

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笑出来，但还是不习惯笑吧。嘴角微妙地抽搐了一下。

“你还是那么不擅长笑。”

雪之下愉快地笑着，可爱地挥手。小雪的表情有些落寞，但还是挥手送了我。

走在昏暗的归路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又消失。

其中最担心的，还是小雪。

今天发生的身体不适的原因是什么呢？

回去的时候露出寂寞的表情是为什么呢？

对别人不感兴趣的我。

以孤高自居的我。

现在只要能让小雪和女儿们高兴的事，我都会去做。

事到如今，我很惊讶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对于自己的这种变化，我也感到由衷的喜悦。

第八话终

## 9 一色いろはは慈母の恵愛で愛嬢を包む。

9 一色彩羽深爱着女儿

女儿们从未来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过去晴空万里的天空，一到梅雨季节，就会经常下雨。

难得的周末约会，在雨天进行的场合也多了起来。

对于喜欢在家约会、图书馆约会的小雪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喜欢做饭的羽衣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于只喜欢外出的牟宇来说，这是相当令人沮丧的状况。

明明是任性系、小恶魔系的女生，但她却不会表达出不满的心情，我觉得她有这点让人心疼。

因此，平时，只要天气好，就算是上学的日子里，放学后我也会带她去郊游。

当然，小雪和羽衣也一样。

因为这样的小事就欣喜若狂的女儿们，让我觉得很可爱。

父母的心境大概就是这样吧。

一开始有些格格不入的女儿们，现在已经完全是服务部的成员了。

每个家庭都一样，羽衣和牟宇都很受爷爷奶奶的喜欢。

而小雪已经被当作公主对待了，她在雪之下建设的种种功绩，阳乃小姐经常向我传达。

.....因为女高中生的提议而改变事业计划书，小雪这家伙到底干了什么？

这点姑且不论，大家大体上过着和平的日常生活是肯定的。

对于我们这些考生来说，在服务部的学习会上也是状态极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小雪参加了学习会。

起因是小雪担心羽衣和牟宇的成绩。

“你们俩，虽说回去的时候是按照出发的时间回来的，但几个月不好好学习，成绩还是会下降的。”

确实，暑假等长期休假的时候不学习的话，感觉就会错乱。两人回到原来的时代时，如果学习受到影响，可能会有问题。

“父母好不容易开了学习会，要不我们也一起参加一起学习吧。”

对于小雪的提议，羽衣和牟宇表现出不服气的表情。确实，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可以不用学习的话就好了”这种想法非常正常，学生们一般都会这么想吧。我也一样。

只是在学生时代，也许应该认真对待学业这一本分。

“可是.....我是高二，牟宇是高一，学习进度不一致吧？”

对于羽衣的话似乎早有预料，小雪的回答很快。

“考试复习也是对高中时代学习的总结，如果把没有学到的内容全部看作预习，就不会有任何浪费。”

被小雪的正论所逼，羽衣和牟宇最后还是参加了学习会。

对于作为父母的我们来说，这样也比较安心。

……只是，在这种自己的存在是否会消失的紧要关头。

如果自己的存在被确定，那么其他两个人就会消失。

在这种严肃的状况下，是没有安心可言的。

不过在现在，也许女儿们的存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没有人会指出这么简单的事情。

小雪很优秀，作为讲师的素养也充分，为服务部增加了一倍雪之下以上的战斗力。

我也好，雪下也好，由比滨也好。

原来的成绩已经提高到可以在下一次全国模拟考试上搏一搏高端大学的程度了，现在更是锦上添花。

三个女儿也加入之后，学习会的效率更高了，不过三个人面对学习的方式完全不同。

小雪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是以满分为目标来学习。把出题范围的每个角落都看一遍，并完全掌握。

有趣的是，小雪的目的并不是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她认为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完美的成绩只不过伴生的结果。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牟宇，牟宇只抓住要点高效率地学习。

总之，所有科目都能拿到八成就行了。如果想要填补剩下的两成，需要付出的精力非常大，与其拿满分，还是舍弃掉非必要的努力好了。

而且比较特殊的是羽衣。她有把事物想得单纯，避免想得复杂的倾向。因此，他的数学和物理都很差，但背诵能力却出奇地强。

在未来也会维持升学学校品牌的总武高考试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在解答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即使听了其中的算式也完全没有理解。

之所以能解开，是因为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死记硬背了下来。

雪之下和小雪能把这些分散的学生团结在一起，真是太伟大了。

然而这样的日常生活却在某一天发生了些许变化。

牟宇开始不去参加学习会了。

虽然放学后一定会去一次义工部，但不会待太久，一会儿后就离开回家的情况越来越多。

“今天又有人拜托我买东西，我先告辞了。”

不慌不忙地回家去了。一色说好像是真的，我们也不打算责怪他。

“牟宇，你讨厌学习了吗？”

羽衣有些无聊。在学习会上，没有和聊得最来的牟宇相伴，羽衣大概是觉得寂寞吧。

“既然有事，那也没办法，我们继续吧。”

小雪的判断总是很合理的。

本来学习会的主要参与者就是我们这些考生，少了女儿们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参加。

但是，感到寂寞的不只是羽衣一个人吧。

今天学生会似乎久违地比较忙，一色、小町和大志都不在。

只有我、雪下、由比滨、小雪、羽衣五个人，人数比平时略显冷清。

社团原本就只有三个人，现在人数有所增加，本该会热闹一点，可即便如此，还是觉得有点寂寥。

是已经习惯了热闹的日常生活了吗？正在讲课的小雪的表情也带着些许忧伤。但即便如此，学习会的质量也丝毫没有下降，不愧是雪之下之女。

学习会在放学时间结束了，大家开始准备回家。

在要关上活动室门时，一色跑了过来。

“太好了，赶上了。”

一色似乎相当焦急，轻轻喘着气。她取出手帕擦汗，并说道。

“前辈，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您有空吗？”

虽然嘴上的称呼是我，但一色的视线明显投向了雪之下。雪之下看了看我和由比滨，无言地点了点头。

活动室的整理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决定一起去萨莉亚。

我和雪之下、由比滨、小雪、羽衣，再加上一色，六个人一起进了店里。

来萨莉亚已经来习惯了，一找到空桌放好东西，小雪和羽衣就开心地走向饮料吧台。

对未来的女儿们来说，家庭餐厅比高级餐厅更新奇、更有趣，如果放学后带她们去，她们就会兴高采烈。就连小雪也像找回了童心一样，两眼放光。

像萨莉亚这样的家庭餐厅，有一种独特的兴奋感吧。点完餐，大家都坐下来后，一色开始和我们商量。

“最近，牟宇的样子很奇怪吗？”

一色的话概括如下。

牟宇最近一个星期经常独自外出，很少在放学后直接回家。

说是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但经常会三四个小时都不回来，从寄存的购物用钱包里常常会多消失二百到三百日元。

她原本就有徒步在附近闲逛的习惯，美名其曰探险，但最近好像特别长时间不在家。

“那么，你问过当事人了吗？”

我这么一问，一色的表情有些阴沉。

“她回答我只是在散步，具体情况什么也不告诉我，只说回来晚也是偶然。”

嗯。主张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很难确认真伪，所以不好说。

“关于钱呢？”

对此，当然也应该进行质问。但是，一色又露出复杂的表情。

“那笔钱不多，而且平时也帮了妈妈很多忙，感觉就像是工资的代替。”

原来如此，状况大致明白了。

大概是在做什么，但内容完全不知道。说到底，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说到牟宇，感觉会去游戏厅吧？以前她就说过想玩一下这个时代的仙境大战。”

羽衣一边回忆，一边对饮品的味道十分惊讶。

她喝着以山葡萄汁和清爽的白葡萄为底，混合了其他各种成分的不明饮料，手上也不停地用餐巾纸折纸鹤。

哎呀，怎么会有羽衣这么可爱的生物啊，八幡的少女心在蠢蠢欲动哦。

……不过应该不是去游戏厅玩吧。

“那个钱，打发不了三四个小时吧？没有这个意义。”

我否定了羽衣的假设。本来，如果只是想去游戏厅，牟宇应该会堂堂正正地邀请我，让我掏钱吧。

这种小恶魔的地方和一色一模一样。

“嗯……我想只能再追问一下当事人了。”

看着橘子壁球的碳酸饮料，小雪眨巴着眼睛说。她微微皱着眉头，眼中流露出欲罢不能的冲动，不停地重复抿一口，再抿一口的动作。

哎呀，怎么这么可爱的生物，简直就像小猫喝奶一样。

不是说不喜欢喝碳酸饮料吗，现在已经上瘾了呢，真想把这段录下来供起来。

“比企谷同学，请注意下自己。”坐在我旁边的雪之下轻轻咳了一声。

哦哦，我有些尴尬的移开自己的视线。

听了小雪的话，一色的表情还是没有变化。她不情不愿地继续说到。

“话是这么说，不过她很会掩饰……不知不觉间，话题就被偷换了。”

这是从谁那里继承来的技能……。

不，我知道你在人际关系中脑筋转得很快。

“……这样的话，只能跟踪了吧？”



问了也不回答的话，就只能追究了。

这是最原始、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可是，牟宇不愿意主动说出来吧?如果还要跟踪他，牟宇不是有点可怜吗?”

雪之下似乎不太情愿。

由比滨也点了点头，看来她和雪之下的看法是一样的。

“嗯，那倒也是。”

喘口气后，再提一种可能性。

“如果牟宇不是不想说，而是有不能说的理由呢?可能是卷入了什么麻烦，没办法跟任何人商量。”

听了这句话，雪之下和由比滨似乎接受了。虽然可能会被人说多管闲事，但毕竟是女儿。作为父母，此时采取行动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放学后 would 来一次义工部，之后去了哪里是个问题。”

听我这么说，一色做出沉思的动作。

“那么，等牟宇离开服务部的时候，要跟踪吗?”

一色听了我的话，也开始担心起来，她很想跟踪。

“就这样吧。幸好明天也没有补习班，这种事还是弄明白好。”

听了我的建议，羽衣两眼放光地抬起右臂，开始蹦蹦跳跳地动起来。

“好，好!那我也去!跟你一起跟踪!”

她像发现了新玩具一样。虽然有点不安，但这家伙的身体能力或许能派上用场。

“当然，作为母亲，我也要去。”

一色坚定地表明意志。

最近，一色完全萌发了母性。

一到紧要关头，就特别爱操心。

“我也去，我想一定能帮上父亲的忙。”

小雪也表明了参战的意向。确实，小雪的头脑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派上用场。

“那我们也……”

由比滨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制止了。

“太多人跟踪不太好，四个人感觉已经到极限了。”

我提出常识。

“可是，可是……”

由比滨明显露出不满的表情。

“有人留在活动室也是很重要的，牟宇有可能会回来，万一没有据点就麻烦了。”

这句话总算让她们接受了。雪之下和由比滨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作为留守的角色。

明天立刻行动。

虽说是梅雨季节，但也不是经常下雨。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虽然不是晴天，但也露出了久违的阳光。

放学后的活动室和往常一样，牟宇默默地来到了。不过，当她看到我和一色的身影，就露出安心的表情，之后就像往常一样没有参加学习会，开始回家。

“那爸爸妈妈就好好相处吧。我有点事，今天也先走了。”

牟宇快步离开活动室。这样看来，还是有些不踏实。一定有什么秘密吧。

我们一看到牟宇离开活动室，就开始跟踪。

“……走吧。”

我这么一说，活动室的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任务开始。

全体成员都有点紧张。

但是，有一个女儿对这种紧张感毫不在乎，她是羽衣。

羽衣从包里取出放大镜，戴上了名侦探福尔摩斯戴的鹿盔。

看穿唯一的真相，外表是大人，头脑是孩子。他的名字是“迷侦探羽衣”！

……这家伙，玩到哪儿都是。

长相和头脑相反的话，爸爸会很为难的……。

可能是错觉，总觉得‘名侦探’的‘名’字不一样。

“前辈，走吧。”

跟踪小组中士气最高涨的恐怕是一色。可以感受到，作为母亲，她对牟宇强烈的担心。

我们尽量装出自然的样子，开始跟在牟宇身后。

牟宇走出校门，毫不犹豫地朝西北方向走去。

我们巧妙地利用拐角，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跟在后面。

那家伙跑得真快。

我一直以为女高中生是走得慢的生物。那些家伙一边走在我前面，一边并排挡住路，真麻烦。

可爱的女儿们不是这种类型，我应该高兴吗？

“染上犯罪色彩的黑色校园！用鲜艳的推理改变颜色！”

……这么说来，我旁边也有例外。

那个例外一边说着“嗯嗯”，一边用放大镜环顾四周。

你是最喜欢柯南的小学生吗？

这种行动到底有什么意义……。

牟宇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千叶市街。

她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跟踪起来相当费力。

一边要不能靠得太近导致被发现，一边为了不因为离得太远而迷失，要十分注意。

牟宇穿过中央区，进入稻毛区，但走得劲头丝毫不减。

道路稍微变宽了一些，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十六号国道。我想已经走了三十分钟了。就在快到花见川区的时候，麻烦来了。

“.....爸爸，我.....对不起.....”

小雪喘着粗气，痛苦地说。

“.....我走不动了，你先走吧.....”

再怎么说明也太没体力了吧，小雪。

跑了三十分钟还好说，走着走着就累到这种程度，看来是遗传了母亲的体力不支。

“把手机的 GPS 打开.....放上去.....等一下.....我会追上你的.....请先走.....”

小雪说完就瘫坐在路边公交车站的长椅上。

虽然把小雪留在这里也让人担心，但现在应该还是先跟踪牟宇吧。而且像小雪这样坚强的姑娘，应该不会在这条人来人往的路上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马上跟我或者雪之下联系。”我郑重地叮嘱小雪。

小雪老实地点了点头，坐在长椅上进入了休息模式。

“小雪，没想到体力这么差啊。”

羽衣有些意外地说，但在我看来，小雪是“正确的”雪之下雪乃的女儿。

哎呀，看起来雪之下的体力要好上一点。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最重要的追踪是不能疏忽的。

一色一脸认真却又担心的表情看着对面的背影，我拍了拍一色的肩膀。

“我们赶紧追上去吧。”

一色回过头来，露出有点尴尬的表情，不过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迈步走了起来。

离开市区，来到花见川区边界周边，都市建筑变少了。相反，绿色越来越多，

小树林也越来越显眼。国道两旁树木林立的景象，长得都差不多，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距离感。

牟宇轻快地越过人行道和树林之间的栅栏，径直走进树林。

“她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现在正是为了调查这件事而跟踪的，但一色还是脱口而出。我也不认为女高中生会没事来这样的树林。

“我知道了!牟宇一定是来林子摘野菜的!”

透过放大镜，好像看到那个光景的羽衣，突然站起来强调。这家伙是白痴吗？

“安静点，万一被对面发现就麻烦了。”

我用手轻轻敲了敲羽衣的额头，她委屈地“哼”了一声后安静了下来。

“总之，我们先追上去看看吧。”

一色不顾我和羽衣的相声，先行走进树林。我们慌忙跟在一色后面。

青草味扑鼻而来。

树林没有想象中宽敞，但树木林立，视野很差。

一色努力寻找着对面的身影，但却找不到。

“牟宇在哪里呢?”

一色担心地喃喃道。

当然，一想到独生女在这片林子里，身为母亲那种担心的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现在还是傍晚，天还很亮，要是太阳一落山，恐怕连大人都会感到恐怖。

我们在树林里转了一分钟左右，发现了一棵特别大的树。远远地就能看到牟宇在那棵树下。

那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呢？

能看到的只有大树的树荫下有一个纸箱。

然后，牟宇低头面对那个纸板箱坐着。我尽量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走近，然后听到了呜呜的声音。

“怎么样?好吃吗?”

“啊，喂，好痒哦~~!”

“真是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啊!”

那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嗯，我大致猜到了。

不出所料，纸箱里出现的是一只小猫。

那是只被雪白的毛覆盖的、真的很小的小猫。

出生才两周左右吧。

牟宇温柔地抱起小猫，小猫可爱地“喵”了一声。

于是，牟宇也开始呼应，喵喵地叫起来。

“喵喵”

“喵喵!喵喵!”

“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不行，我受不了了。

羽衣用右手捂着嘴，笑得肩膀颤抖。

好像马上就要爆笑了。

一色也是同样的样子，低着头拼命忍住笑。

“喵!喵!喵!”

他的声音很不愉快，已经到了极限。

寂静的树林里，回荡着我、一色和羽衣的笑声。牟宇理所当然地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一开始她还愣在那里，不过当她回过神来时，立刻满脸通红。

“爸爸!妈妈!还有羽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被人看到了自己羞耻的一面，虽然有些动摇，但还是开始确认状况。他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愤怒，但更多的是惊讶。

我们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倒不是说牟宇有多失态。

因为我看到了平时像小恶魔一样可爱的孩子，平时看不到的，真实可爱的样子。

我们一边拼命道歉，一边走向大树下。

“这是……遗弃的猫吗?”

听到我这么问，牟宇阴沉地回答。

“我是在探险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我想应该是。”

说着，牟宇拿出装小猫的纸箱给我看。上面写着“请收养”几个字。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对新来的访客感到惊讶和困惑吗?白色幼猫似乎有些不安，不停地蹭着牟宇的身体。

“我一开始是想带回去的。可是，爸爸家有镰仓，结衣家有 sub - rey，雪乃家又不能在公寓里养……”

牟宇继续说着，视线不自觉的向一色看去。

“再说我们家有人对动物过敏……是这样吧?”

一色父母中的一方过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判断不能养也没错吧。

“而且我想，抛弃这个孩子的人也一定会后悔，也会回来的。如果那个地方移动了，不就找不到这个孩子了吗?”

牟宇悲哀地说。

真是个温柔的孩子啊。

甚至相信抛弃这只小猫的人的良心。

但是，这种期待恐怕不会得到回报。

从箱子里的信中呈现的信息看，丢弃的人恐怕不是中学生。

可以判断，他是看透了一切，才会抛弃小猫的。

“大概一开始是把它扔在别人可能会捡到的显眼的地方吧。可能是被人指责了，或者做了什么事，所以才把它扔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

太过分了……

一色听了我的话，小声说。

刚才还满不在乎地胡闹的羽衣，也露出沉痛的表情。

“而且，都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吧?我觉得原主人不太可能会来捡。”

虽然觉得残酷，但这是应该直面现实的场景。牟宇抱着小猫，低下了头。

白色幼猫像是在担心牟宇，舔着她的手。

纸箱有些风化了。

即使是树荫，也很难抵挡梅雨季节的风雨。这一带有很多乌鸦，弄不好有野狗也不奇怪。

幸好小猫这几天平安无事。

仔细观察周围，发现盒子周围放着小猫用的牛奶和食物。

“这是牟宇买的吗?”

一色问道。

牟宇露出非常抱歉的表情，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

“妈妈，对不起。未来的纸币和信用卡都不能用……买东西的时候只能用从家里拿的钱了……”

一色深深地呼出一口气，露出安心的表情。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也没办法。虽然擅自买东西是不对的，但这次就特别原谅你。钱我会从我的零花钱里还给妈妈，不过今后你要好好跟我说。”

听了母亲宽大的话语，牟宇似乎放心了。

那充满歉意的阴沉表情，稍微恢复了些开朗。

小猫见状，又小声叫了起来。一色和羽衣似乎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猫身上，三个人开始疼爱它。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小雪打来的。

“……父亲，对不起，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电话里传来小雪欲哭无泪的声音。我用 GPS 确认小雪的住处，发现她不知为何正在往胜田台方向移动。

……没错。



我竟然忘了小雪是雪下的女儿。

如果母亲是路痴，那么女儿也有可能是路痴。GPS 也好，手机地图也好，对雪下母女来说都没有用。

“小雪，你在那里别动，我去接你，乖乖在那里等着。”

我和小雪确认了一遍，打算挂断电话。

但是，手机里却传来小雪恳求的声音。

“父亲……我很害怕，能不能让电话就这样挂着？要是听不见父亲的声音，我很害怕……”

平时很懂事的女儿，只有在这种时候像退化成幼儿似的发出虚弱的声音，我很痛苦。虽然我也很想按照小雪说的去做，但有不能那样做的理由。

“不好意思，电池没剩多少，我会尽快去接你，你要乖一点等着。”

“好。”小雪乖乖地听了我的话，挂断了电话。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小雪不安的表情，于是决定赶紧去接她。

“小雪还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啊。”

羽衣有些意外地说，但在我看来，小雪是“正确的”雪之下雪乃的女儿。

“你要去接小雪的话，我也去。小雪这个人，总有些地方让人放心不下。”

乍一看是个完美才女的小雪，也有很多弱点。羽衣大概也知道这一点。

“我去保护迷路的小雪。一色，你和牟宇在这里等我们一下。”

我说完，两个人老实地点了点头。我拉着羽衣，向小雪的方向走去。

小雪似乎已经掌握了遇难时的要领，乖乖地坐在显眼的地方等着。幸好是十六号国道的直线部分居多，所以很容易就发现了。

“父亲，打扰您了，实在对不起。”

眼角噙着泪水，小雪道歉道。

“不用道歉，我很担心你。”

说着，我摸了摸小雪的头。

我收起了刚才的不安，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爸爸，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小雪开启了比平时更爱撒娇的模式。

到刚才为止一直感到不安，所以没有办法吗？

“啊，小雪，真狡猾！我也要！我也要！”

羽衣也参战了，扑向我的另一只手。我和羽衣一起温柔地安抚着已经平静下来的小雪，开始向一色所在的地方走去。

从活动室出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因为季节的关系，天色还不暗，但已经迎来了晚霞最耀眼的时间段。

与一色尽早会合，赶紧返回比较好吧。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来到刚才的树林附近。

但是远处传来一色和牟宇悲痛的声音。

很明显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我们三人顿时紧张起来，急忙赶往现场。

我们到达树林后，映入眼帘的景象非常糟糕。

一看就知道是凶猛的野狗，正冲着纸箱里的小猫和一色她们不停吼叫威吓。

牟宇用身体抱着纸板箱，而一色则紧紧地包住牟宇。为了赶走野狗，一色拼命地挥舞着落在附近的长树枝。

野狗体型庞大，肤色黝黑，体重将近三十公斤。嘴角不停地淌着口水，露出獠牙。

但是，它脸上却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也许他原来是被人类遗弃的家犬。

被人类抛弃的狗吃了被人类抛弃的猫。多么讽刺的剧情啊。

狗一点也不怕人。

它不时地避开附近掠过的树枝，做着随时可能扑上去的准备。

与此相对，一色和牟宇则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悲痛表情，却仍在努力驱赶着狗。

“一色!唔!”

我忍不住跑了出去。

说白了， 那么大的野狗不可能不害怕。

如果被咬了， 可能就不是重伤了。

也有生病的风险吧。

说真心话， 就是想从心里逃走。

但是， 就是这样。

我本应该是个善于明哲保身的小坏蛋。

我只擅长风险管理。

但我为了保护两个人没有一丝犹豫， 全力跑了出去。

“离他们俩远点!”

一旦跑起来， 我的脚步就停不下来。

我笔直地冲向野狗。

野狗发现了我这个新的敌人， 早早地改变了方向。

糟糕， 说不定真的会被杀。

虽然头脑很冷静， 但身体不听使唤。

想守护一色和牟宇。

只是为了这个， 我才鲁莽地往前冲。

没有胜算。

恐怕会受重伤吧。

即便如此， 也没关系。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将野狗的目标从一色或牟宇移开的话。

只要能制造出让两人逃走的机会。

为此，我只能这样勇往直前。

就在这时。

一阵风从我身边吹过。

是羽衣。

羽衣凭借其可怕脚力，在树林中以飞快的速度奔跑，以惊人的跳跃力在空中飞舞。

她用力蹬向一色他们附近的大树，然后利用反作用力向野狗踢出箭一般的一脚。

她简直就是开启了六道仙人模式的鸣人！

羽衣的脚踢掠过野狗的耳朵，砸在地上。

……恐怕是故意不踢中的吧。

一脚踢下来，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直径约五十厘米的坑。

余波非同寻常，震动了周围的树木。

据说，野生生物的危机感知能力非常强。即使是人类养的狗，在过着田间生活的过程中，也具备了野生的本能。

我赢不了这个人。

大概是看到羽衣的踢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吧。

狗呜咽着逃离了现场。

“前辈！”

“爸爸！”

一色和牟宇紧紧地抱住了我。

大概是太害怕了吧。

两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

我拼命安慰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多亏大家的活跃，小猫平安无事，

不过这里很难说是安全的地方，我希望尽快离开。

……话虽如此，人的感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控制的。

花了一段时间，两个人才冷静下来。

“谢谢你能来，我还以为要不行了……”

一色看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脸后向我道谢。

不要这样，我最后什么都没做成。

“爸爸朝我跑过来的时候，我很高兴。虽然是羽衣帮了我，但是爸爸也很帅。”

牟宇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

“是啊，我想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前辈都会好好保护我的。”

她的脸颊微微泛红，对牟宇的话表示赞同。

虽然很难为情，但不管怎么说，所有人都平安无事才是万幸。

我对着羽衣说。

“谢谢你救了我们，还有最后没有踢上去，干得好。”

羽衣听了，天真地笑了。

“野狗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啊。这次是牟宇捡到的猫，而且她也在场，所以也不能装不知道。”

听了羽衣的话，我有点吃惊。

和小雪的聪明不同，羽衣也正在成长为聪明的孩子。

虽然羽衣的身体能力本来就很高，但我还是重新审视了羽衣。

“总之大家赶紧回学校吧。”

一直待在不太安全的地方是很危险的。

野狗带着同伴来报仇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

而且就算羽衣再强……女儿战斗的样子，我不想再看到。

“这孩子怎么办……”

牟宇不安地抱着小猫。

小猫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天真烂漫地撒娇。

“总不能扔在这里吧，我先把她带走。”

听了我的话，小雪继续说道。

“我刚才打电话跟母亲联系过了，听说找到了小猫的主人，我们赶紧带着那孩子出发吧。”

牟宇的表情一下子明朗起来，急忙整理好纸箱和毛巾，把小猫放了进去。一色也抱着牛奶和食物罐子，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我们开始回到雪下和由比滨还在等着我们的志愿部活动室。

好不容易赶到总武校时，已经过了六点。

这个时间太阳还没有下山，是只有夏天这个季节才有的救赎。

一色和牟宇在和野狗的死斗中挣扎后，身体和精神上都感到很疲惫。小雪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我背得很累。

脖子上一直感受着小雪的气息，而且背上有两个鼓包，让我更加紧张和疲惫。

除了羽衣，所有人都满目疮痍。

“比企谷，辛苦了。”

雪之下一边把完全躺在背后的小雪放到临时搭好的简易床上，一边说道。

“这就是那只小猫吧？”

雪之下两眼放光地向小猫伸出手。

由比滨也饶有兴趣地贴在纸箱边上。

“那么小猫的领养人是……”

一色不安地问雪下。

因为这件事的起因是自己的女儿，所以她还是很在意吧。

牟宇也很担心。

“有个婆婆，她养的猫过世了。她消沉了一段时间，最近又说想养猫，我想她一定会给我好的答复的。”

雪之下抚摸着小猫回答。好像已经和对方联系好了，之后要去那位老太太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太晚了也不好，等我们冷静下来就出发吧。”

不过也不能太多人一起，我，雪之下，一色和牟宇四人一起前往老婆婆家。

从总武高出发，徒步十分钟左右。

在雪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有格调的和风宅邸。

“雪乃，好久不见，也很欢迎大家来做客。”

一位优雅的老妇人出来迎接我们。

雪之下优雅地打了个招呼，立刻切入正题。

“哎呀，好可爱啊。”

一看就知道待人接物很好。

温柔的老妇人喃喃道。

好像第一眼看到小猫就喜欢上了。

看来可以养了。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老妇人漫不经心地问。

听到这里，牟宇露出有点害羞的表情，回答道。

“没有名字，只是因为雪白的身体，所以我叫它牛奶。”

老妇人听了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牛奶，好可爱的名字，我也叫她牛奶好了。”

小猫听了高兴地“喵”了一声。

看来这是决定了。

我们一起向老妇人道谢。

老妇人高兴地点点头。

“那个，老婆婆，今后我也可以经常来看看牛奶吗？”

牟宇战战兢兢地问道。

“当然啦，请一定要来玩哦。”

老婆婆带着温暖的微笑回答。

“雪乃也是，我家的小咪……啊，小咪是我以前养的猫，雪乃她每天都来和小咪玩哦。”

……啊，原来如此。

你和雪之下是这样的关系啊。

应该说，为了爱猫，人脉很广啊。

可怕的，雪之下。

不过，多亏了雪之下，这次总算得救了。

“牛奶，拜拜！”

牟宇说着，和小猫告别。

离开的时候，她几乎要哭出来，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还能再来见你。

……在回到未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再次前往义工部。

羽衣是今天的 MVP。

如果没有羽衣的话，现在会怎么样呢？

雪之下，多亏了猫猫网络，最后牛奶真的得救了。



如果没有雪之下的消息，这次的事情就不会有圆满的结局。

小雪应该快醒了吧。不管经过如何，我想表扬她今天一天的努力。

一色为了保护女儿竭尽全力。作为母亲的一面跃然纸上。

然后，嗯。。。

确实有些行为并不值得称赞，但这些都是从温柔中派生出来的，亲自面对小生命，牟宇她以自己的方式思考，我想坦率地称赞她。

虽然是一场复杂的骚动，但通过这件事，我又了解了女儿们的情况。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三个人都成长为很好的孩子。

我到底能不能从中选出一个呢？

看着活动室里开心地笑着的女儿们，我的心隐隐作痛。

想要一切的人，被称为贪婪。

但是，害怕被这样称呼，而放弃重要东西的人，又会被骂成什么呢？

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

第九话终

## 10 城廻めぐりは後輩のために必勝祈願を行う。

10 城回巡为后辈们祈求着胜利

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吧。

经过前几天的“弃猫风波”后，三对母女的关系迅速变好了。

虽然雪之下和由比滨的关系一如既往的好，但一色也加入了这个圈子，三对母女开始了彼此之间的交往。

我和雪之下母女约会的那一周，由比滨和一色母女四人一起出门游玩了。

怎么说呢，感觉关系融洽的女子高中生组合正在形成。

现在笼罩在服务部的气氛是无比平静的。虽然很热闹很吵闹，却很舒服。对我来说，这是极其特殊的环境。

那场骚动之后，牟宇重新参加了学习会，而且是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加了。

她比我们这些平时有课的人，还有在雪之下建设事务所工作的小雪，更早地从平冢老师那里借到活动室的钥匙，每天第一个来到侍奉部。

倒不是因为喜欢学习，而是觉得大家聚在一起的空间很舒服。学习会结束后，偶尔顺道来一趟萨莉亚，这似乎也成了大家的小小乐趣。

有一天。

上完课，我走向活动室时，看到牟宇一个人在活动室等着。

“雪之下她们怎么样了，还没来吗？”

听到我这么问，牟宇一边准备茶会用的点心一边回答。

“如果是雪乃小姐的话，平冢医生刚才叫她过去有事，她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听着牟宇的话，我把包放在桌子旁边。由比滨刚才在教室里被海老名叫去了，而小雪最近来得有点晚。

羽衣的话……应该是在操场上跑步吧。

老实说，只有两个人在房间里，多少有些不安定，但我又不能离开房间。

“爸爸。”

果然不出所料，牟宇缩短了和我的距离。她直接坐在了我的腿上。

唔，我动摇着发出声音想要拉开距离，可是牟宇却嘟着嘴不停地靠近。喂喂，这个姿势如果被雪之下看见绝对会报警的吧

说实话，我心里很痒痒，但如果我拒绝，她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只能听之任之。

牟宇把双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开始闻我脖子和胸口的味道。

喜欢对方的气味，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缘分相投……这是某个少女漫画的变态先生说过的话，这

句话也适用于父女吗？

不知是不是已经享受完了香味，她这次又想看我的脸。我有些不好意思，想要移开视线，但牟宇却用双手按住我的脸颊，把脸贴在我的正面。我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和她近距离对视。

“爸爸真是太帅了，那忧郁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咬紧的嘴，我都很喜欢。”

牟宇是我为数不多的眼光腐朽的肯定派，还是这么正面地表示出好感，对于还不习惯女性的我来说，我害羞的不知所措。

抱在一起的柔软的身体的触感。近距离扑鼻而来的，是女孩子独特的轻飘香气。

这些更加扰乱了我的心。

牟宇稚嫩的气质让她没有那种“女人”的感觉，这似乎是她唯一的阻碍。怎么说呢，包括我的理性在内，如果不控制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话就要出大问题了。

看到我如此毫无抵抗，牟宇露出了小恶魔般的微笑。这是有点危险的信号。按照经验，这样下去很可能会做出越界的行动。

我必须遵从自己的伦理行事。

就在我下定决心时。

我从活动室的入口感觉到视线。

我把目光转向门边，发现果然有人在看这边。牟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头转向了同样的方向。

活动室的门大概开了一点。从门缝里我可以看到半张熟悉的脸。

“呃……打扰了吗？”

城回巡。

比我高一届，是总武高中的毕业生。

而且还是前学生会会长。

她已经是大学生了，当然没有穿总武高的制服。带荷叶边的白色衬衫配上鲜艳的蓝色蝴蝶结，搭配着白色的喇叭裙。

牟宇对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表现出明显的失望，然后从我身上“嗖”地一声下来，飞快地跑向活动室的入口，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喂喂喂。

牟宇再次走近我，准备继续刚才的内容。我则慌忙站起来，打开活动室的门，迎接前辈。

这里有第三者的话，应该就不会出问题了吧。

好时机，前辈。

“好久不见，有什么事吗？”

我努力平静而简洁地提出问题，这种时候最好是若无其事地简单应对。

“那个……你真的没事吗？”

巡学姐有些害羞，又有些为难，还有些不知所措。

前辈用复杂的语气问道。

肯定是误会了。

我无力地发出叹息。

“不久之后雪之下和由比滨也会来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商量的，就在这里等着吧！”

尽量礼貌地把他领到会客席。

前辈虽然一开始很不情愿，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在规定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牟宇以娴熟的动作泡好来客用的红茶，对着前辈打招呼。

“谢谢。那个，初次见面……是吧？”

城回巡战战兢兢地问道。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她大概以为牟宇是新生。

“严格来说不是‘初次见面’，但在这个时代算是初次见面了。”

灰色的发言跳了出来。看来在未来，牟宇和前辈有过一面之缘。

城回巡前辈表现出了疑惑的表情，看起来是因为没能明白牟宇的发言而感到困惑。

唉，对不明白情况的人来说，这确实太荒唐了。

“嗯，我的名字是……”

前辈话还没说完，就被牟宇制止了。

然后，她继续说。

“城回巡。一月二十一日生。是一色伊吕波之前的学生会长。特长是乐器，兴趣是午睡。还有……”

牟宇流畅地罗列人物简介。

从巡前辈担任过学生会会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她是个相当有名的人。

总武高的相关人士认识前辈本身并不奇怪。不过，即便如此，牟宇的情报还是超出了常规。

……呵呵，不过没想到巡学姐居然有这种爱好……。

听到这句话的城回前辈慌忙堵住了牟宇的嘴。

“停!停!我已经知道了!”

成功让牟宇沉默后，城回巡再次看着她的脸，似乎想到了什么。

“嗯，你是一色的妹妹吗?”

长得这么像，应该会注意到吧。

对牟宇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牟宇会怎么回答呢?

“我是她的女儿。”

“什么?”

牟宇老实地回答。

而且是直球。

但是，前辈并没有完全理解牟宇的话。

“所以是一色彩羽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

“嗯？一色彩羽和谁的?”

啊，城回前辈。

这个问题应该是禁忌的……。

“爸爸比企谷八幡和母亲一色彩羽生的女儿!”

虽然受到了牟宇的直接打击，但城回前辈还是没能把握状况。

这也难怪。

“喂，说出来合适吗?”

我提心吊胆地确认。但是，牟宇却堂堂正正，态度泰然自若。

“没关系的，妈妈和巡姐姐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是坦诚相待的好朋友。”

在未来，一色与城回前辈的关系，会是这样的感觉吗?我即使听了牟宇的话，也完全想象不出来。

不管怎样，我对头顶上浮现出许多问号的城回前辈开始了详细的说明。

牟宇的前臂部分几乎完全消失，这给人的冲击更大。一开始很惊讶的城回前辈，慢慢地也接受了。

“……这么说，你知道未来的我是谁?”

前辈饶有兴趣地问道。

牟宇不耐烦地回答。

“是妈妈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敌人。”

一色和城回前辈成了好朋友，这一事实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无论怎么看，一色似乎都不擅长与前辈交流。刚当上学生会会长的时候，她也没怎么和前任学生会长商量，而是来找我们义工部。

“虽然都是前学生会会长，但一开始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牟宇像回忆一样，淡淡地说。

“通过义工部的成员和阳乃，她们才变得越来越亲密，现在好像什么都能说。”

城回前辈也带着略显惊讶的表情，听着阿慕的话。

“那件衣服不适合你，是不是有点胖了，头发上沾了线团之类的。”

听到这句话，城回前辈惊慌失措。

不，并不是在说现在的前辈。你不停地确认自己的麻花辫，是不是在看头发上真的粘上了线团？

“连变胖了这种亲密的话都能说出来的关系，真让人羡慕啊。”

啊，这我很清楚。

这种对别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只有亲人或真正亲密的朋友才能指出来。如果没有人指出来，确实会是难以察觉的事情，有朋友可以毫不客气地劝告自己，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一色和城回前辈竟然是这样的关系，真是让人吃惊。

“还有，你的敌人是为什么啊……”

城回前辈有点担心地问。

“因为城回阿姨和妈妈一起妨碍了爸爸和我的纯爱，也就是说，你是我的敌人。”

也就是说，她的意识是希望女儿和亲生父亲结合吧。这是极其超出常识的行为。

听了这句话，城回前辈苦笑了一下。

“比企谷，你在未来也会被很多女孩子喜欢吧？”

说着这句话的城回前辈，虽然像往常一样露出爽朗的笑容，但看起来似乎有些落寞。

我无法理解他表情的意图。而且，也不能问。或许这就是现在的我和城回前辈之间的距离吧。

“对了，前辈今天来学校干什么？”

事到如今才发现，原本应该先问的问题被漏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直被牟宇掌握着节奏。

“我是来参加这次升学说明会的。因为是被保送的，所以会来帮忙。”

原来如此，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因为我的成绩越来越好，也在保送推荐名单之内，所以这件事很有意义。

“今天我顺便去照顾过我的社团打个招呼，刚才我也去了学生会室，你妹妹也很努力啊。”

对了，小町今天也去了学生会那边。大志好像也很努力，眼看着夏天的活动季要来了，学生会现在

一片忙碌。

“对了，比企谷，你打算报考哪里?”

被前辈这么一问，我有点困惑。

其实，从春天开始，我和由比滨就已经换了三次志愿报考的学校。这些都是随着成绩的提高，经由班主任考虑之后和我们商量的。

这可以说是服务部学习会的显著成果。我告诉了她我想报考的学校，巡学姐露出有点吃惊的表情。

“啊，比企谷和由比滨原来都这么聪明啊。啊，不，不是那种什么奇怪的意思。”

不，不需要跟进。

实际上，我和由比滨确实已经达到了去年的自己无法想象的水平。我和由比滨的父母都很吃惊。

“大学是个有趣的地方，和高中完全不一样，敬请期待哦。”

巡学姐开始讲述大学的魅力。这关系到我们应试学习的动力，所以非常感谢。

尤其是应届大学生的经验之谈。有经验的人说的话更让人信服。

“是啊。如果是比企谷的话，大学里要是有很棒的图书馆和校园书店，应该会很高兴吧。”

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在志愿报考学校的选定标准中，大学学科的教学大纲固然重要，但大学图书馆的规模也是考虑因素之一。设置在大学校园内的图书馆大多规模较大。专业书籍和研究资料的数量也是普通图书馆无法比拟的。

“这么说来，大学校园里也有书店挺方便的，有杂志什么的吗?”

城回前辈高兴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有啊。虽说是学生生活区内，但也有很多普通书店，所以也有时尚杂志和游戏杂志之类的。”

能在大学生活区内就买完需要的东西，对室内派的我来说非常感激。

“还有，很多学校里放的都是大学里的教授写的书。因为作者就在学校里，所以比较容易谈论书的内容或者提问，这也是大学的优点吧?”



原来如此，我忘了这个。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学姐的第一志愿是去大学当教授或副教授，这使我再次感到，大学作为学府，和高中、中学是完全不同的。

“我大学里的研讨小组和研究室的制度好像很有意思。我也有想进的研究室，所以上了大学以后也要好好学习。”

说着说着，前辈很开心。

我也非常理解那种心情。

在特定的研究室里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欲求之一吧。

这就是求知欲。

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就是大学这个地方吧。

“比企谷，你眼光很好哦。努力准备考试吧，我支持你!”

城回学长和上次体育祭时一样，握紧那小小的拳头喊着“加油!哦!”抬高了气势。

这位前辈，这一点真的很可爱。

“真是的，如果比企谷和牟宇不一起做的话，我会很难为情的。”

是觉得不好意思吗，原学生会会长。

没办法，只好勉为其难地听从前辈的号令。

“加油!哦!”

“.....哦，哦.....!”

“.....好.....。”

不行，我们三个满脸通红，一起低下了头。

“我在心里为志愿部的大家加油，希望大家都能考上第一志愿。大家一定没问题的!”

虽然是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但这个人说出来，总让人觉得没问题。这就是迄今为止带领了很多人的

的前学生会会长特有的领袖魅力吧。

“那我就回去了。虽然没能见到雪之下小姐和由比滨小姐很遗憾，但我之后还有别的安排。”

说着，她在胸前轻轻挥了挥手。

虽然动作很可爱，但她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太自然，是心理作用吧。

“巡姐姐，今后也请你和妈妈好好相处。”

听了牟宇的话，巡前辈为了表示理解，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

“还有，请不要打扰我和爸爸哦♪”

“啊哈哈，牟宇，别给前辈添麻烦了。”

我苦笑着，委婉地提醒她注意。

城回前辈再次轻轻挥了挥手，慢慢地从活动室退了出去。

临走时，她小声嘀咕道。

“是吗？比企谷要和一色结婚了……”

她的声音谁也听不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走廊里。

“怎么一下子就累了呢！”

明明只是陪着治愈系的前辈，却觉得累得很不讲理。

但我这么说，牟宇却没有任何反应。

之前她总是对我的话迅速做出反应。

“……嗯？”

我有些担心，上前轻轻查牟宇的状态，只见她用右手捂着嘴低着头，左手托着胸部。逐渐连站姿都无法维持。

她的表情苍白，还在微微呕吐。

和以前去图书馆的路上小雪发作的症状一样。

“……爸爸……。我的心……。痛……。心情……。不好……。救救我……。”

我轻轻抱着牟宇，抚摸着他的后背。

牟宇搂住我的后背，用力抱住我。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胸口很痛.....很悲伤.....眼泪止不住地流.....”

大颗大颗的泪水从她的眼中滴落，最终变成了止不住的泪河，打湿了她的脸颊。

我无言地抱住呜咽着、流着眼泪的牟宇。即使泪水打湿了衣服的前襟，但我完全不在意。

女儿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雪也好，羽也罢，听说羽衣也出现了这种现象。

出现同样的症状，一定不是偶然。

这件事还是趁早和雪乃、阳乃她们商量一下比较好。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一直抱紧那小小的身体，直到眼泪止住。

第十话终

## 11 雪ノ下小雪は儚き夢の欠片を拾う。

11 雪之下小雪拾起幻梦的碎片

季节是夏天。

到了七月中旬，暑假马上就要来临，学校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

一年级的学生似乎很开心，有玩的计划，也有旅行的计划，但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就要考虑到升学了。

到了三年级，去年还像魔鬼一样的暑假作业全部取消，不过这不是奖励，学校的本意是让学生自主地进行应试学习。

回想起来，初中二年级之前的暑假，真的是快乐无比。只要有计划地完成作业，就可以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尽情玩耍。

但是，一旦面临考试这一人生关口，就很难这么做了。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以后的人生。

暑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考试的好坏。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事实，暑假前的升学学校弥漫着一种独特的紧张感。三年级的教室更是如此。

我在前几天的全国模拟考试中，第一志愿被评为 A，这虽然让我在精神上松了口气，但三年级培训班的紧张气氛还是让我有些招架不住。

自从我和雪下、由比滨的关系大幅好转后，我在教室里的处境也变好了了。与以前相比，和叶山集团接触得更亲密了，在班里的种姓地位更高了。

也许是因为和由比滨的距离太近了，偶尔会感到嫉妒的目光，要说不愉快的因素也不过如此。

这样一来，教室里的环境也变得不那么糟糕了，但我还是有更舒适的空间。

不用说，是服务部的活动室。

今天所有的课都结束了，我拿起书包准备去义工部。

“希基，一起去吧。”

这段时间从教室到义工部的路上，我一直和由比滨一起走。

由比滨最近比起叶山集团，更优先考虑我。三浦和海老名也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这样的由比滨。

怎么说呢，气氛就像是教室里公认的情侣。如果不了解服务部内部的气氛，只看我和由比滨在教室里的对话，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和希基的目标是同一个大学!”

这是前几天参加完升学咨询会后，由比滨在教室里发表的宣言。虽然由比滨说这话的时候脸很红，但她却很高兴，所以让别人不误会是不可能的。

虽然有一部分人对我与雪之下和一色的关系窃窃私语，但也有很多不符合实际的传闻。

在某些评论中，由比滨领先那两人一步。

嗯，都是别人随便说的。

我和与我不般配的女生散步，这本来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行为，但最近得到的不是嫉妒的目光，而是温暖的目光。虽然很烦人，但也算是状况有所好转吧。

顺便说一下，这些事情当然也传到了雪之下和由比滨的耳朵里，但两人都对传闻不置可否。所以才

会有很多纯属臆测的不负责任的流言满天飞，但因为没有人会在意，所以表面上并没有出现问题。

……不，只有一个例外。一色。

实际上，面临考试的三年级学生对别人的恋爱故事并不关心。臆测的流言满天飞，主要是在一二年级附近，对于身处漩涡中的一色来说，这并不有趣。之前当我和由比滨一起来到活动室时，看到一色的心情有些不好。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今天在和由比滨一起走到中途的时候，决定找个借口买 MAX 罐而让由比滨先走。由比滨明白了我的意思，虽然脸上浮现出些许落寞的表情，但还是先向活动室走去。

“哦斯。”

我打开活动室的门，主要成员几乎都到齐了。

雪之下和由比滨自不必说，学生会似乎也度过了繁忙期，我深爱的妹妹小町和一色的身影也得以确认。只是大志的身影不见了。

“大志那家伙怎么样了？”

姑且确认一下。

“啊，大志君还有一些体力活要干，现在还和副会长他们一起努力呢。”

我最棒的妹妹小町若无其事地回答。怎么说呢，并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大志有点可怜。

我的这种想法多少表露出了表情上吧。小町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问我。

“哥哥，你最近很关心大志君吧？你的心情有什么变化吗？”

被说中了，有些动摇。

关于大志，我也有很多想法。

那家伙好像从谁那里听说了我在总武高中做过的事，因此非常尊敬我。

大概是从那些对我有着无限善意的人那里听来的吧。

虽然我不喜欢他在小町周围徘徊，但后辈如此正面崇拜我，我也觉得不错。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为了讨好小町，为了射杀将军而先瞄准了“我”这匹马，但大志看我的眼神总是

笔直的。

如果只是小町的朋友，我也不是不认可。对达到这种心境的自己有些吃惊。

只要恋爱的对象不是小町就没什么问题。

看着单向恋爱，我也会想起我的中学时代，很痛苦。从今往后，要不要对大志温柔一点呢……。

我一边放下包，一边坐回平常的固定位置。正要拿出学习会需要的教材时，我被小雪制止了。

“爸爸，我今天有点话想跟你说。”

今天的学习会休息吗?仔细一看，雪下和由比滨也没拿着教材。

“是你们身体不适的事吗?”

因为想到了一件事，所以问了一下。小雪做出有点落寞的表情回答。

“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现在能说出来的证据并不多。”

根据小雪的解释，是这样的。

目前为止，这种现象共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是川崎生气地离开服务部的时候。

第二次是我们和鹤见留美相遇的时候。

第三次是前辈来找我的时候。

症状因人而异，川崎的时候是羽衣。

留美的时候是小雪。

遇到前辈的时候，牟宇似乎是最痛苦的。

“我自己也有症状，所以很清楚。”

说完开场白，小雪继续说下去。

“以前父亲您担心的未来人类独特的疾病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至少不是身体不舒服。”

羽衣和牟宇一脸认真地听着小雪说话，大概是因为和自己也有关系吧。

“很难解释，只是情绪变得极端不稳定，就像眼前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一样，会产生精神上的痛苦。”

羽衣听了这话，也表示赞同地继续说。

“嗯，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心情非常悲伤，眼泪止不住地流，心也很痛。”

身体状况和精神是有联系的，所以很难一概而论，但在这一点上，似乎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感觉。

“我已经做了假设……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日后再说。”

说这话的小雪表情阴沉。

大概是不太好的故事吧。

“对了，关于这件事，我还有件事想问父亲。”

小雪正了正身子，面对着我。

“我想先确认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一瞬间没能理解小雪的意图，但突然环视了一下活动室，马上明白了。

总而言之，为什么三个女儿会陷入来自未来的窘境呢？大概是想确认因果关系吧。

“那是……”

三位候补母亲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是不是因为希基太受欢迎，没有决断力？”

“是不是因为比企谷没有出息……？”

“还不是因为学长太好色了。”

……我很清楚你们各自对我的看法了。

小雪只是冷静地继续说。

“……应该说，有可能和多个女人发生关系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很多。”

被这么一说，确实如此。

世上存在所谓的现充男和受欢迎男。有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异性关系的男性数不胜数。

.....为什么只有我会变成这样呢?说起来，我既不是现充，也不是受欢迎的男人。

“hicky，有点像天然地暖。”

“本来比企谷就太宠爱女性了。”

“前辈，有点像以废柴男为卖点的男公关。”

.....我再次清楚你们心中对我的看法了。

先不说这个，关于小雪是怎么想的很有意思。

我等着小雪继续说下去。

“不用说，如果我们没有回到过去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确实是大前提。

拥有回到过去的手段，这可是稀有情况中的稀有情况。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我的女儿获得了这种手段呢？

“在羽衣和牟宇的帮助下，我们发现我们的环境有很多共同点。”

在场的所有人都仔细地听着小雪说的话。

“首先，父亲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拥有稳定的事业。另外，他在空间移动相关的基础研究上投入了大量预算。”

话题的方向突然变了，我有些困惑。

关于社会地位，以前也有过一些议论，但什么空间移动啦基础研究啦，既没听说过也没想过。

不出所料，在场的很多人似乎都已经听不懂了。

“虽说是空间移动，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那么夸张。比如我的未来，是关于材料运送的。羽衣和牟宇的未来，据说正在进行运输、物流方面的研究。”

也许是从我们的表情察觉到了，小雪也附和道。

但是，故事的主干部分却让人觉得不太对劲。

“我想父亲您应该也察觉到了，建筑公司研究运输手段，贸易公司研究运输手段是极其罕见的情



况。”

那倒也是。

商品开发等暂且不说，在传输领域深入发展的公司应该并不多。

小雪继续说着。

“至少据我所知，这项事业是父亲亲自策划并推进的。”

.....我不知道未来的我在想什么。

也无法想象小雪的这番话最终会归结到哪里。

然而就在这时，小雪向认真聆听的我提出了问题。

“那么我想问的是，父亲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线索吗？”

这姑娘又问了这么难的问题。

或者说，一般都没有头绪。

“既然要插手专业以外的事情，就应该有某种构思或胜算，对吧？父亲先生？”

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那是未来的事啊.....。

“也不用想得那么复杂。比如，关于交通工具、邮购等与出行有关的事情，如果父亲平时有什么感想或想法的话，请告诉我。”

嗯，换成身边的话题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是没有。

“如果不介意的话.....”

“是的，能想到什么都行，请告诉我。”

我先做了个开场白。

“.....前几天放学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我放弃骑自行车回家，和由比滨一起坐巴士回家了。”

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由比滨露出了既吃惊又高兴的表情。我并不想说你的事.....。

“到了一个大转角的时候。所有的私家车司机，每次到那个转角的时候，都会把方向盘转向同样的角度。”

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

到底会是怎样的故事，大家都很关注。

“不过我们坐公交车的人不用转方向盘，方向盘交给司机就行了，很轻松的交通工具。”

听了我的话，大部分人都会“啊？”的表情。

什么啊，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是当然的！”

是对我的话期待值高吗？

由比滨发出惊讶的声音。

只是即使不出声，雪之下和一色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只有小雪佩服地点点头。

“原来如此，真是父亲的想法啊。”

然后用冷静的声音继续说。

“很简单，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从事开发的人，这是正确的。如果，把那些可以自动化的简单作业，却都要手动操作的这种行为定义为‘浪费’，那么摸索更合理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故事。

视角也很像小雪，很有趣。

“经营者没有必要直接参与研究和开发，但必须理解合理化投资。”

对了，不知道哪里的经济评论家说过，现在的日本之所以不景气，是因为企业的设备投资没有进展。

不知道是不是受小雪的影响，我最近也开始看经营和经济方面的节目。被小町嘲笑了……。

“合理吗？”

羽衣脑中浮现出几个问号，问道。先不说最近正在学习的由比滨，对羽衣来说好像有点难。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开车乘客什么都不用做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在这一点上是合理的。

另外，与所有乘客一人一辆私家车相比，公共汽车在成本方面也有优势。”

经过具体的说明，羽衣和牟宇多少理解了一些。

“可是……”

“可是……”

对于小雪提出的反论接续词，雪之下只用同样的接续词发问。

“电车和巴士只能在车站和公交站等特定的地方停车。而且有运行图，不能随时随地乘坐。

也就是说不通融。在这一点上，私家车是最合理的交通工具。”

听了这句话，雪之下嗯嗯地点了点头。从雪之下的表情可以看出，小雪的说明是合格的。

“人类就是这样选择更合理的方法进行经济活动的。Why do yourself when robots do it better?”

嗯，这个解释很容易理解。

羽衣和牟宇都认真地听着小雪说话。

“即使在这个时代，自动驾驶系统也已经开始被实用化，这是关于合理化的一个答案。实时更新的GPS汽车导航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连接在一起，只要一开始输入这条路是这样行驶的信息，所有的汽车就会按照这个信息行驶，将简单的工作自动化。”

噢——!的小掌声，羽衣和牟宇。

仔细想想，她说的并不是那么复杂的话题，可当小雪说出来时听起来就好像很聪明，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很遗憾，这个故事似乎不能直接和时间旅行系统的开发联系起来。还有其他线索吗?”

确实，内容有点偏离了话题的正题。

我认真地思考着。

在交通和运输上的感受……是吧。

“对了，前几天和一色他们一起坐电车去成田那边的时候……”

约会的时候，还让我去成田机场参观了。

虽然很开心。

“从千叶开往成田方向的电车很挤，从成田开往千叶方向的车里也有很多乘客。”

我开始说话的意图是什么？

这个时候好像谁也没有抓住。

除了我，几乎所有人都歪着头。

“从成田回千叶的时候，从千叶到成田方向的车里也坐了很多，我觉得真是浪费了。”

除了小雪，所有人的头上都挂着问号。能理解话里意思的，好像只有小雪。

“原来如此，这也是父亲的想法。从大局来看，彼此的移动看起来都是徒劳的。”

说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没能理解他的意图。那是当然了，因为想法本身自己也觉得奇怪。

“举个例子，如果在 $\alpha$ 地点的A先生和在 $\beta$ 地点的B先生都能解决各自的需求，那么两者都可以省去来回的麻烦。”

小雪解释到这里，大家好像终于理解了。似乎有些吃惊，但因为还有之前的事情，大家都沉默了。

“父亲，我暂且不谈这个故事的具体指导，试着套用科幻小说的风格来思考，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我明白小雪的意思。

其实我是用这种非实现性的视角思考的。

“总之就是那个。假设同样的质量在 $\alpha$ 地点和 $\beta$ 地点来回移动，我们就想把它们调换一下，这样就能符合逻辑了。”

连自己都觉得这是中二病全开的想法。

只是让我把想到的说出来，所以也无所谓吧。

比企谷君，你只想着怎么过得轻松吗？”

雪之下有些开心地说。

如果只把话摘出来，听起来可能像是雪之下在嘲笑我，但实际上是因为她认为我刚才说的话太有趣了。

“话说回来，难道是懒惰的人能想出这种奇思妙想吗？”

听了母亲的话，小雪想了想回答。

微微歪着脖子的动作，就像雪下一样可爱。

“我觉得我和懒人不太一样，重要的是合法、合理地享受快乐。”

啊，那是我擅长的领域。

好吧，合理地偷懒。我最喜欢了。

“不过，爸爸平时的言行举止还挺勤快的，对吧？”

这时羽衣绝妙的跟进。

说得真好，不愧是我女儿。

“是啊，不管父亲嘴上怎么说，工作总是很认真的。”

小雪也赞同羽衣的见解。

听了两个女儿的话，母亲们似乎也想起了我的奋斗历程。

对吧？不管是文化祭还是体育祭，我都非常认真地努力了。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故事呢？”

一色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由比滨似乎也没能把握住话题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说，空间移动和时间移动是背对背、表里一体的，对吧？”

听到我的问题，小雪轻轻点了点头。

“没错。刚才您说的两个例子，虽然都没有涉及到时间旅行论，但我确信，按照父亲现在的想法，总有一天会达到那个领域。”

听到小雪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安静下来。

小雪继续说着。

“……原本只是偶然。未来父亲的意思是，在雪下建筑领域开发新的材料输送系统。但是正如他所

说，空间移动和时间移动只有一层纸之隔。”

我多少能理解那个概念。

我可能是轻小说看多了

“简直就像科幻小说一样。”

虽然这么说，但自己并没有感到惊讶。果然在我的脑内某处，有这样的构想吗？

“我们发出一种电波的时候，会发出两种波动。一种是延迟波，是巡游时间的电波。另一种先进波，是时间逆行的电波。”

啊，我听说过。

向平冢老师借的机动战舰抚子的蓝光光碟里也有同样的话。是物理学家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吧。

“通常，这种先进波会被延迟波抵消，也就是说，这种电波很微弱。”

除了我和雪之下母女，没人能跟我聊到这个。其他人都张大了嘴，呆呆地听着。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不会干扰延迟波的粒子……而且是在现有的矿物中。”

说这话的小雪，表情有些严峻。

话题会朝着什么不好的方向发展吗？

“所谓的既存，是指未来吗？”

雪之下饶有兴趣地问道。

“不，这是在这个时代就已经被发现的矿物。虽然不是一般人都知道，但从事矿物学、地质学、能源研究的人都知道这种矿物。”

“……真的吗？”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是怎么回事……”

由比滨要求解释。

“也就是说，只要知道粒子的提取方法等理论，在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可能完成时间旅行系统……”

雪之下回答。

“更准确地说，可能已经完成了，不过很有可能被隐藏了起来。”

小雪立刻跟上雪之下。

这对母女的合作非同一般。

简直就是心有灵犀。

“对了，为什么要隐瞒这么了不起的发现？”

一色提出了朴素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果然是小雪。

“道理很简单，爸爸、妈妈，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成功开发了时间旅行系统，会对外公布吗？”

.....啊，真的很简单。

“不公开。”

“绝对不会公开的。”

我和雪之下立刻给出了理所当然的答案。

“.....那个.....为什么？”

一色、由比滨和小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嗯。一定要解释吗？

“你想想看，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能干涉时间已经是犯规级别的技术了，这可是可怕的优势啊。”

“没有人会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优势公诸于世。”

雪之下也补充了我的话。

“绝对不能公开技术，谁也不知道会被恶意利用。”

“话说回来，因为时间旅行系统的存在，人类全体幸福的愿景是看不到的。”

原来我和雪之下的波长这么合拍啊。

不，只是隐约知道。

“这只是我的推测……”

小雪一脸沉思地继续说。

“我认为，所谓的时间旅行系统，就是不断重复丢失技术的系统。实际上，我们计划在未来的雪下建设中，也隐藏这个系统。”

总而言之，每次开发出来的技术都不会被下一代继承，而是被悄悄地隐藏了起来。这是很有可能的。

“现在终于进入正题了……”

还要继续吗？

接下来才是正题吗？

“父亲的未来出现分歧，产生了平行世界，我们三个女儿分别来自不同的未来，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听到小雪的这句话，在场的人的意识再次集中到一点。前面说的可能有点难，但这句话恐怕是大家明白的。

“一切都是推测，所以现阶段还不能明确说明。”

还是一如既往地郑重地开场白。

这一点，显著地表现出小雪谨慎的性格。

“分裂成并行世界的理由是，父亲本来就有潜在的与多个女性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而且相关人员拥有名为时间旅行系统的干涉过去的手段。我想大家已经明白这两个要素是原因。”

也就是说，后者是造成这种特殊状况的主要原因。不知为何，我感觉故事终于在容易理解的地方落地了。

“母亲、结衣先生、伊吕波先生，还有我们，以各自的可能性为核心，小分歧的平行世界创造出了平行的独特历史。”

岔开了一个小分支，说起来也挺奇怪的。



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点，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是，这三个世界开始坍塌。宇宙整体的容量似乎是有限的，似乎有一种力量将类似的世界整合为一个。”

不确定女儿们是否存在的原因就是这个吗？简而言之，从存在的平行世界中，选择今后最有可能发生的世界作为正史的力量起了作用。

虽说这只是小雪的推测，但仔细想想，还是挺可怕的。

“我害怕自己的存在消失，只是为了阻止它才来到这个时代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羽衣和牟宇的存在。”

说着，小雪的表情似乎很痛苦。

大概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感吧。

“对我们三个来说，这个时代正是转折点吧。就像被引导着一样，我们聚集在了同一个时代。虽然现在已经很难找出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了。”

以利己主义干涉过去，确实是不可取的。

可是明明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又有谁能指责小雪他们保护自己的行为呢？与坐以待毙地接受消灭、糟蹋生命相比，哪一个罪过更大呢？

“这个命题就像卡涅阿德斯写的那样……”

我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句，这句话让房间里的气氛更加沉重了。

和雪之下母女。

和由比滨母女。

和一色母女。

和她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很开心。我打心底里觉得很棒。

和雪之下母女在一起的时候，我做了最真实的自己。

在房间里呆着，一起读书，用机智的语言交谈。

甚至觉得没有比这三个人更投缘的组合了。

和由比滨母女在一起的时候，我被治愈了。

与善于关心人的由比滨，天然明亮的羽衣在一起的时间，比什么都让人心安。

彼此互相关心。还有比这更温柔的关系吗？

和一色母女在一起的时间很快乐。

被带到平时不去的地方，获得新的经验，有新的发现。

一色也好，牟宇也好，首先是自己最快乐，然后创造出我也能快乐的连带感。

我甚至觉得，在一起，没有比这更能创造快乐空间的组合了。

但现在才知道，那美好的时光是建立在薄冰之上的。

不，也许是被小雪重新戳穿了原本视而不见的背景。

小雪从椅子上倏地站起来，大步走向我。然后站在我的正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

“父亲。”

房间里回荡着小雪凛然的声音，仿佛要划破沉重的空气。

“父亲您是个温柔的人啊。我们正害怕着即将消失的危机，母亲她们在友情和恋爱的夹缝中摇摆不定，请您知道这一切，并对大家好一点。”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小雪如此认真的表情。

“我知道您父亲的处境也很艰难。所以，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请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她温柔地微笑着。

温暖、温柔、悲伤、难过。

看到小雪这样的表情，我心里很难受。

“……小雪，你……”

就在这时，一个异乎寻常、充满活力的声音响起。

是羽衣。

“没关系，没关系！爸爸可是爸爸！一定会想办法的！”

在这样的空气中，羽衣露出可爱的笑容，说出了毫无根据的断言。至今为止，羽衣的开朗帮助过我很多次。

但没有比这次更让我获救的了。

“爸爸一直在帮助我，他一定也会帮助大家！”

活动室里除了我以外的所有成员都苦笑着同意了羽衣的话。

这些姑娘对我的绝对信赖，说实话，很沉重。但是作为父亲被信赖，被亲近，被依靠，我感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兴。

我之所以能够积极地准备考试，也是因为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只要我稍微向前推进一点，这种状况就会有所好转。

我喜欢这些家伙。

我喜欢与她们一起度过的时间。

所以想保护。

为了超越以前小雪说过的幸福结局，迎接最佳结局，我应该做些什么呢？也许真的到了烦恼的阶段。

周末是第一学期的结业式，夏天即将来临。

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开始了。

第十一话终

## 12 比企谷八幡は愛嬢の響声を聞く。 前編

12 比企谷八幡倾听着爱女们的声音 前篇

梅雨季节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不过这几天已经完全消停了。

今年的夏天，梅雨季似乎结束的很早。

今天是结束一个学期的结业式。

暑假终于要从明天开始了。

一升上三年级，考验心态的暑假就出现在眼前，虽然假期就近在眼前不能，但还是不能太过兴奋，安稳地度过今天这一天吧。

教室里的气氛比平时柔和了一些。

“hicky，放学仪式结束后，我们要到活动室集合，别忘了哦。”

由比滨对我说。

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暑假期间义工部学习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将要进行。学习会已经成为提高成绩的重要环节，对我们来说是头等大事。现在，我和雪之下，由比滨将会讨论假期里的补习安排，不过，课程的调整意外地难。

我和由比滨从八月开始有补习学校的集中讲座，我们都是专攻文科科目的学生，而雪之下则必须把所有科目都学完，我们的进度不可能一样。对于雪之下，有些学习范围是必须独自进行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不要互相拖后腿。

结业式结束了，班主任的致辞也结束了，教室里充满了些许解放感。由比滨依依不舍地和三浦和海老名告别后，向我走来。

“希基，去活动室吧！”

她抬眼问道。

如果在由比滨有尾巴的话，应该会像沙丁鱼一样左右剧烈晃动吧。还是那个像狗一样可爱的少女。

为了不让内心的想法浮出水面，我用冷静的声音回答，站了起来。然后和往常一样，一起走向服务部的活动室。

“明天就放暑假了，你一直在学习啊。”

说这话的她看起来很开心。

“上次全国模拟考试第一志愿的成绩是 A，我还是很有干劲的！”

强有力地宣言。

没错。我和由比滨都在对第一志愿的模拟考中得到了 A 的评级

人是很诚实的，顺利进行的事情会让人感到快乐。高中入学考试时也是如此。在模拟考试中取得高分，就会觉得提高偏差值就像玩游戏一样有趣。一旦走上了这样的轨道，之后的事情大多都会顺利进行。

由比滨朝着“和我上同一所大学”这个明确的目标，诚实地努力着。而且我也知道由比滨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这种关系，对我来说实在是很舒服的。

“哦斯。”

“大家好!”

打开服务部活动室的门，成员们已经集结完毕。

志愿部成员、女儿们，还有一色。

全员到齐。

“你们好。”

雪之下用温和的声音打了个招呼，马上开始为我和由比滨准备红茶。女儿们一边吃着准备的点心，一边畅谈着。

“前辈，你又和结衣前辈在一起了。”

一色的目光稍稍直视着我。

因为那个传闻的事，一色似乎有些不高兴。她和由比滨的关系非常好，但因为传闻，好像对我和由比滨这组合，有点不喜欢。

四角关系由比滨领先一步……作为一个被卷入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漩涡中的人，一定也有很多无聊的事情吧。

一二年级附近的情况从小町那里也听过，所以对一色表示同情。或者说，真的很可怜。或许你应该再多花点心思。

“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了一下今后的学习会日程。”

雪之下说着，把一张活页纸放在桌上。

由比滨接过红茶，小心翼翼地啜饮着，我先确认了一下红茶。再将活页的内容与脑内的暑假日程相对照，花了足足五分钟验证。

不愧是雪之下。没有半点浪费，是很有效率的内容。日程表上出来有关学习的部分，其他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这是迄今为止学习会的效率很高的证明吧。

“不是挺好的吗？谢谢你。”

我一边道谢，一边把活页递给由比滨。这次轮到由比滨盯着日程。

“前辈们真好啊。我也希望明年能有这样一起开学习会的人。”

一色有些无聊地嘀咕着。

也许我们太幸运了。

……有点可怜，要不要给她打气呢？

“你应该没问题吧？如果你实在有困难，你可以和我商量。”

我这么一说，一色突然两眼放光。

“真的吗？前辈，能教我学习吗？”

……哦，哦。

这真是意料之外的反应。

或者说，太高兴了吧？

“嗯，就是那个。到了关键时刻，只要发动学生会会长大人的强权，就会有办法的吧？”

“……这是什么啊……”

对于我敷衍的回答，一色明显感到失望。

不，就算你这么期待。

再说，明年我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

“雪乃，我的日程也没问题。”

刚才的活页又回到雪之下的手边。

“有好好地做笔记或拍照吗?”

我问道，由比滨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也得拍张照片。

这样暑假的安排也定下来了。

剩下的就是全力以赴了。

“嗯，我有话要跟在座的各位说，各位有时间吗?”

看到日程确认完毕，小雪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小雪身上。

平时小雪似乎不太喜欢被人看到，自己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阳乃姑姑提议，要不要一起去海边住两天一夜?”

是阳乃的提议吗?

看来雪之下也是第一次听说，露出有点吃惊的表情。

“雪之下建设员工旅行的住宿名额好像还有富余。我知道各位准备考试很忙，但两天一夜应该没问题吧?”

不过，从刚才的日程来看，只要日程对得上，应该没有问题。特别是进入八月之前，日程相当充裕。

可是这是阳乃的提议啊……。

“啊，不是挺好的吗?走吧，前辈，走吧!”

好久没这么高兴了，一色高兴地说。

“地点在哪里?大家一起去的话应该会很开心的。”

由比滨也兴致勃勃地说。

海啊。。。。。

不太愿意啊。

“听说预约的是国民宿舍 sunrise 九十九里，是九十九里浜吗？”

.....。

.....。

.....什么.....这样的话.....。

“那个能将九十九里海滩尽收眼底的海景度假村 sunrise 九十九里？！”

我不禁兴奋地反问。

小雪被我意想不到的魄力吓了一跳，但马上打起精神回答。

“是的，好像是海景 sunrise 九十九里。.....爸爸，请您冷静一下。”

活动室里的所有人都对我不寻常的样子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也难怪。

就是那个 sunrise 九十九里。

“这个男人到底在兴奋什么呢？”

雪之下惊讶地说。

说什么都行。

现在的我，对千叶的爱已经嗨到不行了。

“你们不是也经常在电视广告上看到吗？就是那个 sunrise 九十九里吗？！”

整个活动室鸦雀无声。

这是什么反应？

“我没看过那样的电视广告.....”

一色一脸为难地说。

怎么，这家伙不看电视吗？

明明看了很多看起来很笨的综艺节目。



“你们也看千叶电视台吧?光之美少女重播的时候也经常做广告!~♪sunrise 九十九里~!”

还唱了简短的电视广告歌曲。

这下子大家都想起来了吧。

但不知为什么，活动室里还是那么安静。

甚至还飘荡着一种惊讶的气氛。

这是什么?

“我又不看千叶电视台……”

“很遗憾，我不怎么看千叶电视台。”

“我没看千叶县电视……”

“只有哥哥一个人在看千叶电视台……”

“对不起，我也不怎么看千叶电视台……”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们难道不是千叶的居民吗?

“总之，如果父亲先生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吗?”

平时总是用尊敬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小雪，现在的反应有点冷淡。

住手!不要用那样的眼光看父亲!

总觉得会萌生新的感情。

“我喜欢跑步，也喜欢游泳!我们来比赛，看谁能最先游完 10 公里!”

羽衣还是一如既往的脑肌思考。

说起来，能游十公里的人，恐怕只有你了。

“和父亲两个人在夜晚的海边……总觉得很浪漫，真好啊。”

喂喂喂喂。什么时候说只有两个人了?

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和女儿……尤其不可能只和你两个人在一起。不管怎么说，牟宇好像也很开心。

“雪乃，希奇。两天一夜也能转换心情，去吧!”

“是啊，学习日程也很充裕，不是很好吗?”

“好的好的!小町也赞成!”

……好像是赞成多数的形势。

看来还是不要违背数量的暴力比较好。

多数派真是可怕。

“嗯，如果父亲能来的话，阳乃姑姑也能来。她订了三个四人房间，可以住十二个人。还可以邀请两位吧?”

嗯，那个女人也要来吗?我只有不祥的预感。

我、小町、阳乃、雪下、小雪、由比滨、羽衣、一色、嗯、大志，一共十个人。

还能再约两个人……这样的话。

“户……户冢。”

不行。我不由得发出声音。

听了我的话，女儿们露骨地露出遗憾的表情。

“父亲真的很喜欢户冢先生吗?”

“爸爸喜欢户冢叔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爸爸，我觉得同性恋是没有建设性的。如果你不早点从和女儿的爱情中觉醒的话……”

从这个反应来看，未来我和户冢应该也会有交集。

我总算放心了。

“邀请小彩，我也赞成吧。如果时间合适就好了……”

由比滨也表示赞同，所以也邀请了户冢。既然天使也来了，我的情绪也会高涨起来。

“那么，最后一个人……”

没等我说完，女儿们就给出了答案。

“是材木座的叔叔吧?”

“是剑豪将军吧……”

“只有材木座大叔了。”

等等等等，为什么会出现那家伙的名字呢?我露出厌恶的表情时，小町劝告道。

“哥哥，你没有其他可以邀请的朋友吧?而且，如果是中二的话，男生房间正好是四个人，不是很好吗?”

没想到妹妹会说出这样的正理。没办法啊，邀请材木座吧。

我当天就邀请户冢和材木座。

马上得到了二人的爽快答应，去的成员也定下来了。

总觉得材木座一边哭一边高兴的样子很烦……。

……然后，我们迎来了旅行的那一天。

七月下旬某日。

……这是一个很容易打瞌睡的夏日。比企谷家一大早就响起了我深爱的妹妹的声音。

“哥哥，不早点准备的话就来不及了，九点必须到雪乃小姐的公寓前。”

小町催促我。

不好意思，昨晚我又学习到很晚。

从千叶站也有直达 sunrise 九十九里的巴士，但这次都筑先生好像要开雪之下建设的小巴士。

好不容易在碰头时间之前赶到，成员们却早就到齐了。

“比企谷，时间快到了。”

“希基，太慢了。”

“前辈，你可不能让小町为难哦。”

责备的声音迎接了我。

不知为何，对已经完全习惯了环境的自己感到悲哀。

“哈哈!比企谷。这次的旅行一定要好好享受啊!”

阳乃小姐的情绪依然很高涨。

而且打扮也让我的情绪高涨。

夏天穿得少是没办法的事，但请不要穿得那么贴身。请不要再迷惑纯情的高中生男生了。

“比企谷君，上次说的话，你想好了吗?”

之前的话……。

是什么事来着?一般没什么线索。

阳乃小姐似乎从我的表情中察觉到了我的迟疑，催促我回答。

“我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你和你姐姐有了孩子，会是怎样的孩子吗?不要再让我说了!”

她害羞地轻轻敲了我一下。

虽然只是这样的对话，女性们的视线却让人心痛。

“阳乃姑姑，请不要再诱惑属于母亲的父亲了。”

“哎，小雪真强硬啊，我也有当情人的权利吧♪”

完全不知道该这位女性(人)说些什么。

不管怎么说，看到小雪和阿姨的关系比自己平等得多，我稍微安心了一些。未来似乎也不是单方面被牵着鼻子走。

“啊哈哈，八幡的周围还是那么热闹。”

天使在这杀气腾腾的空气里!降临了!

户冢依旧带着温柔的笑容，治愈着我。户冢果然可爱。我是为了见户冢才来这里旅行的。嗯。

顺便说一下，我已经向户冢说明了女儿们的情况。

据小雪说，户冢在未来和我的关系也很密切，可以把事情告诉他。虽然她并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逻辑。

辑，但他应该可以相信小雪对未来情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户冢。

和材木座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我这边，是我为数不多的伙伴。

“哈奇曼!谢谢你叫我!”

.....好不容易在户冢那里得到了治愈，却又来了烦人的人。

“我已经因为学习很辛苦了。在头脑快要崩溃的时候，能转换一下心情真是太感谢了，八幡。”

啊，这家伙是在理科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的。虽说是一场苦战，但看起来也很努力，

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次邀请你去旅行的时候，你非常高兴。特别是听说牟宇也要参加的时候。

“作为给牟宇起名字的人，当然应该关注她的成长吧。哈哈哈哈!”

这家伙真的很喜欢牟宇。

对向自己表示好感的人，自然会想回礼，这是人类的自然心理吧。

反之亦然。

“啊，材木座大叔。今天也做了点心，一起在公车上吃吧。”

牟宇突然从我和木材座之间探出头来。

材木座看到对面，似乎发自内心地高兴。

“牟宇大人总是给我带来自己做的点心，真是太感谢了，最近都因为这个胖了。”

材木座笑眯眯地说。

虽然说变胖了，但看起来完全没有变化。分不清高低。

话又说回来，牟宇居然这么关心周围的人。

每次看到女儿不为人知的一面，我都会有些吃惊。

“大家都到齐了，差不多该出发了吧。”

以雪之下的话为信号，大家一起上了巴士。

“比企谷旁边是姐姐我!”

正如她所说，阳乃小姐稳稳地坐在我的座位旁边。

阳乃小姐真的很兴奋……。

她像个孩子一样兴奋不已。

不过，刚才真的很近。

看到这一幕，三个女儿和一色都露出了微妙的表情。但是因为是这次旅行的赞助商，所以没有人会正面说什么。

至于雪之下和由比滨，则十分平静。怎么说呢，现在这两个人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动摇了。

“啧啧？雪乃，你真是游刃有余啊。这也是正妻的姿态吗？”

阳乃小姐打趣道，但雪之下依然很冷静。

“姐姐，公交车动了，你能不能老实坐着？”

雪之下也好由比滨也好，对我都有一种绝对的信赖。事到如今，就算别的女人对我动一动，我也无所谓了。这也是所谓的母亲坚强吧。

就是那个吧。

嫉妒、吃醋等情绪一旦消失，不久就会出现夫妻倦怠期。平时总说爱吃醋的女人很麻烦，但当女人不吃醋了，因此感到寂寞的男人，真是太任性了。

“希基，你刚才一定在想些奇怪的事情吧？”

很锐利。甲滨，你真是敏锐。

我笑着搪塞过去，由比滨也跟着开心地笑了。

这家伙真的变强了。

“嗯，雪乃也完全冷静下来了。”

虽然没能捉弄妹妹，但阳乃看起来还是很开心的。

即使是魔王那样的姐姐，也会因为家人的成长而感到高兴吧。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巴士一路向九十九里滨所在的山武市出发。

从千叶市到山武市的距离，比在地图上看到的要近得多。穿过东金公路，几乎是一条直线。

不久就来到了东金九十九里收费公路，很快就能看到海岸线。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一起“哇”地欢呼起来。

“咦，已经到了吗？”

可能是想象了更大的旅行吧，小町露出有点不可思议的表情说。

目的地 sunrise 九十九里，就在九十九里收费公路的真龟收费站附近。我们的眼睛里已经映出了那座宏伟的建筑。

九十九里浜尽收眼底，海景。在几乎沿着海岸的位置，画出雄伟的弧线耸立着。

“哇，好气派的建筑啊！”

由比滨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想。不愧是国民宿舍，占地广阔，建筑宏伟。

“八幡，快看快看！这里有个很大的网球场，很适合社团集训。”

户冢高兴地说。

哦，如果是天使的话，我也想一起来。

户冢真喜欢网球啊。

下了巴士，舒适的海风包围了全身。太平洋一侧的海风，带来与京叶线沿线不同的感觉。虽然很难用语言来说明，但给人一种柔和的印象。

穿过自动门进入建筑物，高高的天花板上的巨大螺旋楼梯映入眼帘。不仅是外观，建筑物内部的面积也非常大。

阳乃小姐来到入口左侧的登记柜台，开始办理住宿手续。

“大厅的这里好像可以拍集体照！”

正如羽衣所说，旋梯前设有面向团体游客的摄影空间。“欢迎日出九十九里”的字样和写着今天日期的招牌也立在上面。

“那我们先照张相吧！”

办完手续的阳乃宣布。

小雪、小町、牟宇等小女孩坐在最前排。

雪之下和由比滨在中段。

我、材木座和阳乃小姐排在后面。

刚才在柜台办理住宿手续的姐姐察觉到我们的情况，让我把我的手机给她拍照。

要把总共十二个人都放进镜框里，似乎相当不容易，花了一些时间按下快门，“这样可以吗？”，姐姐向我问道。

手机里拍的照片效果无可挑剔。

“希基，待会儿把照片也给我吧。”

“比企谷，我也能拿吗？”

“前辈，当然也请给我。”

对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这些人都交换了邮件地址。

一会儿给你们发过去吧。

“大家把行李放在各自的房间里，马上到沙滩集合！”

或许是因为阳乃是带领大家的监护人，所以今天的阳乃是负责把关的。

房间分配也很快就定下来了。

首先是我、户冢、材木座和大志。

旁边的房间有阳乃、雪下、小雪、小町。

旁边的房间则是由比滨、羽衣、一色、牟宇的组合。

我们被领到分配的房间，把行李放在合适的地方。

漂亮又有风情的日式房间，让人心情平静。躺在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感觉好极了。

“大哥哥，好厉害啊！从房间里都能看到水平线！”

大志略带兴奋地说。



所以不要叫我哥哥。

但是，实际看看窗外，就能明白大志兴奋的原因了。

从海浪到水平线，从房间眺望这壮观的景象，会唤起一种独特的兴奋感。还有有规律的哗啦哗啦的海浪声，听起来也很舒服。

“嗯，茶真好喝。”

材木座突然坐了下来，啜了一口放在桌上的茶。

一同准备的茶点是花生羊羹。甜度绝妙，我很喜欢。是代表千叶的名果之一。

“八幡君和材木座君都冷静以下，先去海边吧。说过要在沙滩上集合，大家肯定都在等着。”

想就这样铺床睡觉了。躺在榻榻米上听着海浪的声音，真想就这样睡着。

材木座似乎也是同样的心情，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我要花点时间换衣服，大家先去吧。”

.....。

什么.....这样的话.....。

这句话让我们突然意识到。

“户冢先生穿着泳装.....”

材木座的低语，恐怕只有我听到了。总觉得今天的我和这家伙的行为模式很相似，这让我有些莫名的生气，不过这些都是些小事。

“大志，赶紧换衣服去沙滩。”

“是的，我们得赶紧去海边。”

“我.....知道了。”

不能妨碍天使换衣服。你看。在天使更衣的空间里，出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不觉得突兀吗？

我们迅速换好衣服，向宿舍前面的沙滩走去。我看了看手机，小町发来短信，让我到蓝白相间的大遮阳伞那里。

蔚蓝的天空，白云，波光粼粼的大海。

海风拂面，海浪不绝于耳。

由于正值旅游旺季，沙滩上人挤人。有家庭结伴的，有情侣结伴的，还有社团活动和社团的朋友，很多人都在尽情地享受大海的乐趣。

一到沙滩，马上就找到了那把遮阳伞，即使在这拥挤的人群中，也显得高大醒目。

“比企谷!这边这边!”

阳乃使劲地挥手。

她穿着成熟的黑色三角比基尼，胸前的首饰显得异常 X 感，还不停摇晃，真的对眼睛有害，请自重一点。

“大哥哥，你终于来了!”

我妹妹穿着带有荷叶边的浅黄色比基尼，开心地挥手。真是太可爱了。

好像是去年去千叶村时穿的泳衣。那之后才过了一年多，应该还没到换泳衣的阶段吧。妹妹有明确的经济观念，这让哥哥稍微放心了一些。

“哥哥，把这个游泳圈吹大。”

小町说着，递给我一个几乎没有空气的大浮轮。大概是小町把空气吹到一半，累了吧。

千叶兄妹对间接接吻完全不为所动，也没有直接把嘴贴在一起嘛，只是如果顺序颠倒的话，我想小町肯定是不愿意的。什么嘛，哥哥好悲伤。

“希奇，能帮我拿一下那里的冷藏箱吗?”

我一只手抓住脚边的冷藏箱，放在由比滨附近。

“谢谢。”由比滨笑容可掬地说。

由比滨穿着鲜艳的蓝色比基尼。和小町一样，也是来千叶村时穿的泳衣。她依然发动着强烈的万乳引力法则，和阳乃小姐并肩而坐的情景已经成了凶器。

再加上小雪，三重乳老师老师的喷射流攻击就成立了。

不出所料，材木座和大志都不知所措。不，在旁人看来，我可能也是类似的状况。

“爸爸!一起游泳吧!”

突然从后面扑来的羽衣。泳装的滑溜感和羽衣柔软的触感突然传到后背，我有些动摇。回头一看，羽衣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从背后用手环抱着我的脖子。

羽衣穿的是运动员喜欢的游泳泳衣。颜色是藏青色，很朴素，但形状是所谓的高腰型，纤细的美腿被毫不吝惜地呈现了出来。嵌进去的布料，可以清楚地判断出紧实的臀部形状。对单纯的我来说有点刺激。

她身上穿着与泳装材质相同的手套和过膝袜，这与游泳泳衣实在是太不匹配了，但也只能说是情有可原吧。

不仅有令模特自愧不如的雕像美，还有通过运动紧致健康肉体美。再加上遗传自由比滨的可爱娃娃脸这一要素，更是增添了一种不道德的魅力，让人觉得很厉害。不论男女，看到羽衣身姿的人都会叹息一声，既不是嫉妒也不是羡慕。

“前辈，你太宠爱羽衣了……”

一色不高兴地说。

但当我看向他时，我慌忙坐直身子。

“前辈，我的泳衣怎么样?”

对了，我可能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着泳装的样子。

这是一件淡粉色的比基尼，上衣设计有黑色图案。这家伙身材还挺不错的。

“嗯，挺好的。”

我轻声称赞，一色却一脸不满。

“哦，就这些吗?还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吗?”

“我觉得……好可爱啊。”

虽然我极力恭维，但一色还是很不满。

总之，不要为了这种事对我要求太多。

真对不起，一色……。

我努力从刚才开始就把视线集中在这把阳伞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光是阳乃小姐和由比滨的双重万乳引力，还有那模特般的羽衣，就让我难以招架了。

就在这时，更衣室的方向突然传来巨大的喧闹声。发生了什么事吗？

说实话，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但不知为何，那喧闹声渐渐向这边靠近。

“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材木座说了一句普通的台词，我们没过多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雪之下和小雪两人正朝着这边的遮阳伞走来。

雪之下穿着和千叶村时一样的泳衣。一如既往的像初雪一样白皙的皮肤，女性独特的线条美吸引着目光。

虽然其中大部分都被连帽衫遮住了，有点遗憾……。

而引起骚动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走在后面的小雪。

平时性格沉稳的小雪，穿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胆比基尼，胸部显示出可怕的存在感。

小雪每走一步，每呼吸一次，它们都娇艳地上下起伏，就像一个有意志的生命体。还有隆起的腹部。

每次动腿时，臀部就会摇晃，达到顺产型的极致。

如果不是周围不安分的小混混，雪之下她们应该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吧。

不过正因为是气质高雅、楚楚动人、清纯可爱的小雪，才会产生这样的破坏力。

而且，小雪满脸通红，害羞地跟在雪之下后面。

……那画面也很凶恶。

两个美少女害羞地走在一起。平时不习惯穿的泳衣，努力试着穿的气场散发出的初心。男人们梦寐以求的羞耻心成分就在那里。

以前读过某伟人的书，书中写道：“并不是只要有 X 情就好，人性中还存在文化因素。”如今我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

阳乃小姐和由比滨出来迎接好不容易走到阳伞边的两人。“又要进那把阳伞了。”人群中传来这样的话。

“父亲大人……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在看着我，很不好意思……”

小雪用近乎消失的声音低语。

不是感觉，肯定是被关注了。

“虽然很可爱，但这泳衣真是大胆啊。”

我说出了直接的感想，羽衣回答了。

“小雪个子那么小，胸部和臀部却那么大，所以只有用绳子调整尺寸的比基尼泳衣……嗯……”

在这个几乎毫无意义的时刻，小雪堵住了羽衣的嘴。已经处于羞耻心状态的小雪，看起来罕见地缺乏冷静。阳乃和由比滨等人看着这样的光景，开心地笑着。

顺便一提，小雪戴着只遮住手的白手套，穿着遮住脚指部分的沙滩凉鞋。对于消失的部分很少的小雪来说，这样就足够了。

“……父亲，我还是不适合穿这样的泳衣吗？”

小雪不好意思地抬起眼睛问我。

我的身体就像山脉被刺穿一样。这破坏力是怎么回事……。

“不、不。很适合你。我觉得……很可爱。”

我褒奖女性的词汇量还是那么贫乏。你还是不是个文科生啊，连我自己都在心里感到害臊。

不过，听了我的这句话，小雪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父亲每次夸奖我，都是这句话。”

她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难道，我在未来称赞女性时的词汇也很少吗？

唉，人果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哈奇曼!久等了!”

然后我们的派对成员聚集在阳伞下。

户冢终于登场了。

材木座也对他的声音有所反应，踏出了一步。

“对不起，换衣服花的时间比想象的多……”

户冢说着，身上穿的是男士的上下泳套装。对了，在千叶村的时候，户冢好像也穿了一件连帽衫。

怎么说呢，我的心情既失望又松了一口气，但仔细想想，这都无所谓。

不管户冢是游井薰还是游井香，都是小事。天使没有性别。这样不就行了吗？

……材木座流着血泪的事，在这里就不提了。

那么。这之后，只有一个人没来打阳伞。

只有呻吟。

“牟宇，你真慢啊。你在干什么呢？”

羽衣有些担心地说。

但是，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不一会儿，从我身后传来呜呜的声音。

“爸爸。o·ma·ta·se♪”

牟宇发出可爱的声音，从背后抱住我。

但是，总觉得背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仅贴合度高，皮肤之间的接触面也很宽。

而且周围的反应也有点奇怪。

“……牟宇？”

“.....唔， 那件泳衣真是.....”

我回头一看， 不由得笑了出来。

没想到会真的“噗”地脱口而出。

“喂， 这不是比基尼吗?”

没错。牟宇穿的是布料极少的微型比基尼。颜色是漆黑的， 稍微动一下就会变形的样子。

对。

平原

黑色的比基尼。

凑齐三个共同的符号后， 我想起了白井黑子。

而且不是单纯的比基尼， 而是和羽衣一样用泳装材质制成的长手套和过膝袜， 穿在身上简直是疯狂至极。

“呜呜!你这是什么打扮!”

就连一色也一副生气的样子， 一把抱住牟宇， 想把粘在我身上的她扯下来。

“嗯， 这点小事也很平常。妈， 你可真够纯情的。”

“这是正常的吗?”

一色从我身上把牟宇扯下来， 把我的连帽衫也抢了过去。然后把它套牟宇在身上， 就这样拖进了更衣室。

二十分钟后。

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牟宇， 穿着学校泳衣。胸前的白色号码布上大大的写着“一色”。

嗯。。。有点超现实主义。

“买的泳衣你都不给我看， 我还觉得奇怪呢。幸好我把初中时的泳衣也带来了， 真是太对了。”

就一色而言， 真是极好的先见之明啊。或者说， 平时就有这种情况。

“妈妈也太坏了， 我觉得你应该更尊重上高中的女儿的自主性。”

牟宇非常不满。

相对喜欢打扮的牟宇来说，可能是不喜欢学校的泳衣吧。话虽如此，恐怕没有母亲会允许女儿穿那件泳衣吧。

“爸爸，之后请在我身上涂点太阳油吧♪慢慢地♪黏黏地♪”

.....这姑娘真坚强啊.....。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一起游泳吧!”

全员到齐后，精神高涨的羽衣立刻提议。而且从刚才开始就在认真地做准备体操，一副无论如何都想尽快游泳的样子。

“先到那个浮标那里来回检查一下吧!”

顺着羽衣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漂浮着黄色浮标。

傻瓜啊，能来回那种地方的只有你。

“喂，羽衣。沙滩上人多，海上又很危险，要游泳的话就在宿舍的室内游泳池吧。”

为了不惹麻烦，先试着提议一下。

羽衣高兴得两眼放光。

“有游泳池!那我们先不游泳了，去沙滩玩吧!”

羽衣虽然是个笨蛋，但很诚实，很会听人说话。

这种地方，作为父母是非常感激的。

“那大家就用这个沙滩球玩圆阵传球吧。”

“谢谢!”

我的意见很难得地得到了采纳，十二个人全体出动，开始了球的圆阵传球。

因为人数多，所以有两个球。这是按照排球的要领，为了不让球掉下去，一个劲儿地传球的游戏。

没有去沙滩，而是特意去了十厘米深的浅滩。因为立足点不好，所以会有和平时不同的刺激。

“爸爸，过关!”



“小町姑姑，传球啦!”

十二个人，两个球也绰绰有余，没想到大家都能很快传球。

想到这里，羽衣的运动神经真是厉害。或者说，是怪物级别的运动能力。即使出现很难补救的传球失误，她也会以惊人的速度跟进。穿着游泳泳装，羽衣跃动地追逐着球的身姿，真是太迷人了。

相反，小雪则是运动白痴。

每一个动作都显露出不习惯运动的人的特征，实在令人产生庇护欲。母亲则只是体力不支，运动素质却很高，两个人根本不像。不过，这也算是个性吧。

即便如此，在玩圆阵芭蕾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还是会集中在我们身上。准确地说，是女性阵营。

虽然不觉得不好，但还是不放心。

在那之后，羽衣去救在游泳圈中被冲到外海的小町，小雪在沙滩上筑起精密的沙城，牟宇在迷路儿童中心被叫了名字，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时间已过正午，在阳乃的提议下，我回到了宿舍。原以为是在海之家吃饭，但好像是在宿舍的餐厅吃饭。

重口味的炒面、黑色的拉面、烤焦的玉米，如果把它们当作夏天海边的风景诗，倒也不错……。

机会难得，我赞成在餐厅享受正宗海鲜的宗旨。回到宿舍一看，有同样想法的人好像很多，餐厅意外地拥挤。

这家餐厅不仅有海鲜料理，午餐菜单也很丰富，让人很犹豫。这是千叶县，应该说是房总半岛的乡土料理，菜单上“蛎蚰”几个字映入眼帘，我下定决心点了一份。

平时我不会特意点什么鱼料理，但确实有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才能品尝到的料理。虽然不太喜欢旅行，但难得来一趟，还是要珍惜的。

就这样，我们享受了九十九里的海味。

从下午开始，按照阳乃的建议，我们去了馆内的室内游泳池。因为羽衣那么想游泳。

这里的室内游泳池，除了设有职业游泳选手也能满足要求的正规的二十五米游泳池外，还准备了流

水游泳池和幼儿游泳池。二十五米长的泳池里，泳道被“浮标”隔开，羽衣毫不顾忌地来回游着。

看着羽衣飞快地游在最边上的泳道上，不停地华丽转身，很多泳池使用者发出了感叹的声音。

锻炼过的肢体所编织出的优美姿势与艺术是相通的。为什么我和由比滨的女儿会长成这样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牟宇使用着从小町那里借来的大泳圈，浮在流动的游泳池里。虽然只是一味地随大流，但当事人看起来却很快乐。偶尔和我视线相遇，也会开心地挥手。

说起小雪，不知为何，她坐在幼儿游泳池边。只有脚贴在水面上，看起来像在玩耍。

“小雪，不会游泳吧？”

雪之下问道。

小雪听了，满脸通红地回答母亲。

“人本来就不会在水里游泳。船失事的时候，比起自己游泳，抓住漂浮物等待帮助的生存率更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会游泳而感到羞耻，她说得很快。雪下看到她露出温柔的笑容，开始教小雪游泳。对了，小学的时候，我还练习过打腿呢。真是令人欣慰的母女之爱。

结束在海边和游泳池尽情享受夏日的游戏时，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决定晚饭前先去洗澡。

“我有点咳嗽，就用房间里的单排浴室吧。”

嗯。虽然不能和户冢一起洗澡很遗憾，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和材木座和大志结伴走向大浴场。

大海和游泳池，还有浴室，今天全泡在水里了。不过性质都不一样。

从这里的大浴场也能看到九十九里浜，这是一大亮点。一边泡澡，一边眺望大海，也很惬意。

“哥哥，我要给你擦背。”

大志在我背后说。

好像是体育会的聚会。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后辈，总觉得很新鲜。……只是，不要叫我哥哥。

“真是个好温泉啊，八幡。信玄的隐汤也这么舒服吗？”

材木座似乎完全喜欢上了大浴场，在浴池里舒舒服服地躺着。

可为什么是信玄?场景和性质完全不同啊。

材木座和大志都喜欢悠闲地泡温泉。我决定先走一步。擦干身体，用电风扇吹干头发，迅速穿上浴衣。

走出大浴场，偶然遇到了由比滨。

这个大浴场的男汤和女汤的入口是相对的，中间是休息处。大概是同一时间从澡堂里出来的吧。

“希基，从这个休息站也能看到海。”

正如由比滨所说，从休息所看到的九十九里也很美。最重要的是，夕阳西下，非常壮观。

“希奇，好漂亮的景色啊……”

两人并排站着，从休息处眺望着眼前的景象。

洗完澡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香的味道呢?夏天穿的薄浴衣掩盖不住由比滨丰满的体型，十分诱人。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话说回来，最近一段时间和由比滨在一起的时候，羽衣也总是在。感觉好久没有两个人独处了。

“喂，由比滨。”

休息区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我决定趁此机会，把我暂时没能吐露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

“那个，修学旅行的时候……那个，谢谢你。”

“怎么突然这么说，希基?”

这唐突的话让由比滨有些吃惊。

“那时候，你不是生气地说‘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吗?我很高兴。”

听了我的话，由比滨的表情有些僵硬。

果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

“当时的我完全无法想象会有人像自己一样感受到我内心的痛苦。如果不是由比滨对我说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

由比滨的脸微微泛红。

眼角开始微微泛起泪光。

“多亏了你，我才能阻止‘那种做法’。真的很感谢你。”

我话音刚落，由比滨就一把抱住我。

“……希基，谢谢你。我太高兴了……”

是在呜咽吗？由比滨的肩膀微微颤抖。我没想到她会哭出来，吓了一跳，赶紧抱住她纤细的肩膀。

“我最喜欢希奇了！”

由比滨把手腕伸到我身后。由比滨抬起头来，脸上虽然满是泪水，但依然洋溢着喜悦的表情。

“……由比滨。”

就在我说出由比滨名字的时候。

背后传来咔嚓一声。

突然回头一看，站在那里的是浴衣地一色。她右手捂着嘴，脸色铁青地看着我。

“……啊，伊吕波。”

由比滨注意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急忙离开了我。然后又擦了擦眼泪，修了修睫毛，总算开始打扮了。

“你们关系真不错啊，前辈们。”

心情不好地说。

她的声音里似乎夹杂着些许难过。

“没什么，只是聊了聊过去的事。”

仅仅一年不到的事情，说成往事或许不太妥当，但从与过去的自己诀别这层意义上来说，应该没有错吧。

“晚饭时间好像有点早，请注意哦。”

一色的语言本身很普通，但表达方式有点带刺。又不高兴了吗？

我们有些尴尬，决定各自回房间。

我们的旅行虽然愉快，但气氛不稳定，接下来就要迎来漫长的夜晚了。

第十二话 终

## 13 比企谷八幡倾听着爱女们的声音 后篇

被愉快和兴奋支配的夏天的大海暂时平息，太阳已经开始下沉。闪耀着橙色光芒的夕阳笼罩着沙滩和宿舍，呈现出黄昏时分的风情。

沙滩上已经人迹罕至，曾经那么热闹的海浪，现在也渐渐恢复了宁静。

我一边整理着刚才发生的事，一边回到房间。由比滨的事让我放心了，但一想起一色离开时的表情，我又感到一丝不安。

我打开房门，室内昏暗的灯光让我有些困惑。环顾房间，只见户冢正在阳台乘凉。我就这样走向阳台，两人一起伫立着眺望九十九里浜。

“八幡，发生什么事了吗？”

“嗯，是啊。好事和在意的各一件事。”

洗完澡的身体感受着海风。每当户冢湿漉漉的头发被风吹动时，一股芳香就扑鼻而来。

他大概从我的态度中看到了什么。户冢带着平静的笑容开始说。

“我呢，我觉得八幡很厉害，能把谁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一个人解决掉。”

户冢似乎高估了我。实际上，我也只是把问题一拖再拖、不了了之。小雪对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很高，但我自己并没有那么自负。

“直到不久之前，每当八幡很辛苦的时候，雪之下小姐和由比滨小姐就会看起来很痛苦，所以我也有一些想法……”

就在刚才，我和由比滨的对话似乎被人看穿了，我的内心开始动摇。但户冢似乎没有停下的打算。

“以前的八幡我也喜欢，但现在的八幡我更喜欢，总觉得闪闪发光。”

闪耀着……？

那一定不是我自己的光芒，而是我周围人的光芒，盖在我身上才显得如此吧。在这一点上，我还没

有自信。

“我啊，看着那些孩子就想，八幡是绝对不会舍弃她们的。”

户冢说完，以往常的温柔笑容面对我。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过我觉得八幡的话一定会像以前一样解决的。”

户冢也好，前几天的羽衣也好，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呢？

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权限。

我只不过是一介高中生而已。

“不过，实际上我想知道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八幡到底想怎么做。”

说着，户冢微笑着从阳台回到房间里。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和户冢有过深入的接触，只待了半天，就这么被识破了吗？

我恍惚地站在那里。

材木座和大志从大浴场回来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向女人们所在的两个房间也打了招呼，大家一起向宴会厅走去。

晚餐是继中午之后的海鲜大餐。生鱼片、海螺烧、烤蛤蜊、海鲜沙拉，每一样都是绝品。特别好吃的是海螺。

以前去北陆地区的时候，吃过海螺生鱼片，现在都能回想起当时的感动。用海螺做生鱼片，在一些地方可能不太受欢迎，但这确实是很好的东西。从清淡的身体中渗透出独特的美味。而且最重要的是爽脆爽口，口感极佳。

“比企谷也喜欢海螺啊，这也是爸爸最喜欢的东西。”

阳乃开心地说。

“雪乃，爸爸果然和比企谷很合得来，这样你将来就可以放心了！”

“姐姐……你突然说什么呢？”

谈到了父母的事，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按说不会轻易动摇的雪之下，罕见地羞红了脸，狼狈不堪。

“对了，接下来好像有宿舍举办的 bingo 游戏，大家一起去参加吧。”

由比滨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问由比滨发生了什么事，她的表情有些尴尬。

我马上明白了原因。

听了雪之下姐妹的对话，一色似乎有些不高兴。在场的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气氛，开始把话题转移到 bingo 游戏上。

“在这样的酒店或宿舍举办这样的活动，真是少见啊。”

小町饶有兴趣地说。

不过，最近每个旅馆都在举办各种别出心裁的活动。小町的发言应该是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揣摩了现场的气氛。

“我以前也在这里住过，那时候也在举办 bingo 大赛，这好像是这里的惯例活动。”

阳乃小姐好像住惯了这里。住宿手续也很顺利，应该是在雪之下建筑公司做的。

“bingo 游戏啊，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很期待!”

情绪高涨的羽衣高兴地说。母亲由比滨接过话头，继续说道。

“对了，羽衣签运很好呢。之前抽签还中了大奖呢。”

啊，这家伙的运气确实不错。

现场的气氛再次缓和下来，愉快的用餐再次开始。

旅行目的地的饮食，希望不要太好吃。

这趟愉快的旅行，我偶尔也会感到胃疼。

吃完晚饭，我们为了参加 bingo 游戏，来到一楼的多功能厅。在会场入口处，每个人都会领到一张 bingo 座席。十二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能猜中什么吧……诸如此类的想法在脑海中闪过。

大厅里摆着折叠椅，客人们找个手边的地方坐下。会场前方摆放着 bingo 游戏用的器材和各种赠品。

特等奖枇杷果冻，高级甜瓜。那高贵的外形是饭冈的高神甜瓜。

另外还有西瓜和在馆内可以使用的软冰淇淋兑换券。

以粗点心等食物为主。

店里准备了多张冰淇淋券和粗点心，这样一来，应该能吸引不少人来买礼品。

大厅里不知何时已经坐满了客人，可以看出这是只有在旺季才会有的盛况。

时间一到，主持人登场，寒暄几句就开始转动 bingo 机器。

“二十四号!”

念出来的号码也会写在白板上。规则很简单，只要在自己手边的“bingo”座位上找到相应的号码，把号码折起来，只要“竖”“横”“斜”都对齐，就是“bingo”。

“三十九号!”

喊到第四个数字的时候，羽衣突然喊了一声“bingo!”我站了起来。

这也太早了吧。

中间从一开始就折了，四次就折了，运气也太好了吧?

羽衣手里拿着 bingo 座椅，高兴地走向主持人。

会场有些嘈杂。

主持人不安地开始检查表格，但数字还很少。确认座椅没有问题后，敲响了特等奖的钟声。

看来，按照 bingo 成功的顺序，可以得到好的赠品。

“哇!枇杷果冻!”

羽衣满面笑容地接过赠品回来了，并向我们出示了 bingo 的中奖状况，正中间一竖，号码整齐无误。

真是可怕的好运啊。

虽说特等奖早早就出来了，但还有很多豪华的赠品。会场的气氛似乎还没有冷却。

机器转动，数字被念出来。但是，之后的 bingo 就没那么容易出现了。

“前辈，你猜对了吗?”

一色一边展示自己的座椅，一边问我。一色的座椅有多处被勾选，但位置相当散乱。感觉离 bingo



还很远。

“我的状态就是这样。”

被折的地方大约有七处，但都集中在斜方向上，根据展开的不同，可能会有进展。

“我完全猜不到……”

一脸悲伤地嘀咕着的是小雪。

仔细一看，除了中间，一处都没有打中。

为什么我的女儿们都这么极端呢？

就在这时，出现了第二个 bingo 中奖者。另一个主要赠品哈密瓜没能拿到。嗯，也许只是羽衣的运气太特殊了吧。

“接下来是十二号!”

接着念到下一个号码时，小町发出欢喜的声音。

“bingo !”

哦！我最棒的妹妹，漂亮地得到了西瓜！

主持人一边说着祝贺，一边把西瓜递给小町。

“这里是与山武相邻的富里名产西瓜。”

我想应该是吧。

说到西瓜就不得不提富里。

说到富里就会想到西瓜。

对千叶县人来说，这已经是常识中的常识了。

小町心情很好地回来了。

既然机会难得，我就在这里开个千叶特有的玩笑。

“住在富里的孩子们，乳牙掉了之后，好像只有一颗恒牙的门牙没长出来。”

“咦?这是为什么?”

一色听了我的话，不可思议地问道。

“那是因为富里的孩子们在吃西瓜的同时，会把没有门牙的西瓜籽吹出来。”

那些应该听到我声音的人，一齐笑了出来。

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很棒的千叶梗。

但雪之下和一色似乎听不懂这高尚的杰作笑话，冷眼看着我。

“出现啦，哥哥开了个毫无意义的千叶玩笑。”

亲妹妹投来轻蔑的视线。

别这样，哥哥会上瘾的！

在那之后，一色拿到了冰淇淋券，牟宇得到了粗点心的礼盒，战果相当丰硕。很遗憾，我什么都没中，但只要看到羽衣和牟宇开心的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啊，不过可能得安慰小雪。

bingo 游戏结束回到房间时，太阳已经完全下山，天色暗了下来。从房间的窗户看到的大海失去了阳光的光辉，变得闪闪发光。变成了只听见来来往往的海浪声的平静大海。

正当我和户冢沉浸在黑暗的大海时，突然有人敲门。

“比企谷！我来玩了！”

“希奇。大家都说要在这个房间里玩，我就来了。”

阳乃小姐和由比滨一马当先，不知为何所有人都聚集到了我们的房间。大志和材木座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我把扑克牌和 UNO 都带来了！来吧，爸爸！一起玩吧！”

令人恐惧的高张力羽衣。

这种小学生一般的活力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而且，十二个人这么大的家庭能玩的纸牌游戏，应该也很有限吧。

“总之人数很多，是 UNO 吧？”

小町开心地拿出 UNO，开始分发给大家。虽然是我妹妹，却手法很干练。对了，以前一家人玩纸牌游戏的时候，好像都是小町管的。

“好不容易来一次，不决定什么惩罚游戏就不好玩了。”

我还以为你会说出来呢，阳乃。

我只有不好的预感，所以想坚决拒绝。

“出类拔萃的人能命令最低级的人吗？如果父亲什么都可以命令我，他一定很高兴吧？”

牟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说。

这家伙真的是脑内粉红到什么程度？

“那个好啊！牟宇，好主意！”

阳乃趁机说道。

糟糕，这是拙劣的套路，是逼迫！

.....结果，随着话题的发展，我们适用了那个规则。

规则就是规则，UNO 突然开始呈现出真刀真枪的局面。

这是什么啊，人生中最杀气腾腾的 UNO。对心脏不好。

话虽如此，这场仗不能输。

一旦失败，就不知道会被强迫做什么。

.....。

.....。

.....。

“哈奇曼，忘记说 UNO 了！”

材木座发出了畅快的“芜湖”声。

喂，我太不小心了。

从第一轮比赛开始就变成了最后一名。

“嘿嘿，我该命令爸爸什么呢~♪”

偏偏是牟宇。

看来最初分到的手牌羽衣是最幸运的，但因为是笨蛋，一旦加入讨价还价的要素就会瞬间变弱。

首战获胜的，是手牌和战术都很出色的牟宇。

“是的!在接下来的游戏中，爸爸请让我坐在你的膝盖上♪”

嗯，出乎意料的温和要求帮了大忙。

总之，抱着坐着就好了。在我认为这是小意思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对面的思维所毒害，但我决定不去深究。

“可是，这样一来，你的手牌就全被我看到了。”

姑且指出这个惩罚游戏的问题点。

但是牟宇完全不以为然。

“如果是父亲的话，不管被看见什么都不会感到羞耻。倒不如说，请仔细观察……”

她害羞地说。

所以，不要用第三者听了会误解的措辞。她说话太娇媚了，现场的气氛也变得有些奇怪。

穿着浴衣的牟宇毫不客气地坐在盘腿而坐的我身上。布料比平时薄的浴衣之间的接触，比平时更能直接感受到对面的触感。

出乎意料的是，胖乎乎的屁股抵在了我的大腿上。长长的双马尾在我眼前可爱地摇晃着，散发出一股清香。

……糟了。感觉也许出乎意料的好。

“前辈，你的眼睛有点刺眼……”

受到了一色坚定的视线。

真讨厌，你看。这是惩罚游戏，没办法吧？

错不在我。

世界和规则都很坏。

然后是第二轮。

这个游戏也进行得相当激烈。

我和牟宇都知道对方的手牌，相反，利用这一点的好辅助接连不断。

听说牟宇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但在这种纸牌游戏中，她似乎也很擅长讨价还价，时而可爱地交换眼色，时而不停地挥动手指，默默地与我共同作战。也许是有了回报，我成为了第二轮的霸者。

最后一名是……小雪啊。这家伙完全没有签运。输在那个头脑上，说明手上的牌很差吧。

“只要是父亲的命令，我什么都服从。”

所以，不要用第三者听了会误解的措辞。而且因为是诚惶诚恐地说的，所以总给人一种不道德的感觉。

……话说回来，这是对小雪的命令吗？

我有什么要求呢？

“那你能帮我揉揉肩膀吗？”

因为一直在准备考试，肩膀有点酸痛，所以试着拜托了一下。

“是。”小雪轻轻应了一声，静静地绕到我身后，恭恭敬敬地开始揉我的肩膀。因为现在是私人房间，小雪摘下了平时戴的手套，但偶尔能隐约看到她的指尖，纤细而婀娜。她纤细的手指正好插进我的肩膀，令人惊讶地感到舒服。

“哦、哦，小雪，好舒服哦。”

我不由自主地发出声音。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快感下，这句话几乎是无意识中脱口而出的。

“啊，谢谢……”

小雪用微弱的声音害羞地回答。

我因为心情太好而开始昏昏沉沉，不知不觉间浑身无力。

结果呢？

注意到的时候周围的视线很痛。

是有什么拙劣之处吗？

这么说来，从刚才开始，我就觉得后脑勺被一种非常柔软的东西包裹着。

这怎么可能……。

“哥哥……偏偏要拿女儿的胸部当枕头，真是太过分了……”

“比企谷君，关于你和女儿的事，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小町和雪之下，出现了近乎于宣告死刑的话语。

不，这也不是我的错吧。

就是那个，万有引力定律。

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我的辩解根本不管用，不知为何，我跪坐了三十分钟来反省。怎么说呢，比起腿上的麻木，我觉得

小雪一脸抱歉地看着我更让我痛苦。

“好了，游戏也玩够了……”

阳乃说着站了起来。

唉，终于可以睡觉了。

“仲夏夜惯例！怪谈大会！”

什么……这样的话……。

从这个时间开始，是打算玩《百物语》吗？

这群女性溢出来的能量是什么？

深夜和女生见面是这种感觉吗？

“所以，比企谷，你做什么！”

阳乃小姐理所当然地对我说。虽说再烂，但我好歹也是个文学少年，知道很多故事。

但是，这个展开有点不讲理吧？

突然环顾四周，发现三个女儿的视线里充满了期待。原来大家都喜欢这种东西。

仔细一看，户冢也带着天使般的笑容看着我。

对了，户冢也很喜欢鬼故事啦……。

没办法，我给你讲个珍藏的鬼故事吧。

“那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千叶的恐怖故事。”

阳乃说：“哟，一直在等你！”以呼喊商号的气势煽风点火。我就像个说书人一样开始讲。

“我们千叶县有很多条铁路，其中一条是连接津田沼和松户的新京成线。”

我把声调降得比平时更低，注意慢慢地说话。

“啊，就是上次一起去安徒生公园时坐的那趟车吧？”

我无言地点了点头。

虽然最后还是得靠公交车。

“新京成线是一条铁壁路线，不管刮什么台风，不管发生什么大地震，都能照常运行。”

别名千叶县内最强的私营铁路。

“嗯，希望京叶线和武藏野线也学习一下。”

一色，别这么说。

跑在那么高的地方，还要经受凶恶的海风。即使那样也在努力运行。

“有一次，在新京成线的五香站发生了一起人身事故，那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谁都不愿意看到那被毁坏的遗体。”

蜘蛛这个词很可怕。

不知道意思的人绝对不要迷糊。

“但可怕的是从这里开始。当时在事故现场的人，之后目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景……。”

难道是我低沉而冷淡的声音，对营造气氛起了作用？不知道是谁的，传来咕噜咽口水的声音。

“事故发生仅仅十五分钟，铁路就恢复通车了……”

我话音刚落，“啊？”的声音一齐传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至于雪之下，他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按住眉间，摇着头。

大家到底有什么不满呢？

“这哪里是怪谈！”

突然向我袭来的，是一色尖锐的吐槽。

这家伙将来会不会在相声里当吐槽呢？

“明明发生了人身事故，却只用了十五分钟就恢复了，这就足够现代怪谈了！”

“话虽如此，但我觉得这和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的可怕是不一样的！”

嗯。一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没办法，还有一件珍藏的事。

“地震当天，这条新京成线还若无其事地运行，但第二天运行次数确实减少了。但其理由并不是因为影响运行，而是因为国家下令节电……”

“已经够了！”

呜呜呜。

本想讲述新京成线的最强传说，却被阻止了。

结果后来，我被逼着讲了好几个都市传说类的怪谈，累得筋疲力尽。

时间也快到第二天凌晨了，羽衣开始变得迷迷糊糊的，于是我们决定解散休息。

“羽衣，还是回房间好好睡吧。”

由比滨紧紧牵着羽衣的手，把她带到房间里。羽衣揉着睡眼，摇摇晃晃地跟在由比滨身后，看起来很孩子气。

不，确实是个孩子，但与其说是高中生，更像是小学生。

话虽如此，大白天跑来跑去，游来游去，累得不行也是理所当然的。



“比企谷君，早餐是早上七点开始的自助餐，退房是十点，要注意时间哦。”

阳乃小姐把明天的安排告诉了我们，然后离开了房间。

房间终于有了男生的空间，户冢也开始昏昏沉沉。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生物。

平时是天使，现在困得昏昏沉沉的户冢还是天使。

“那么八幡，我们也睡吧。”

材木座也睡意朦胧。这也难怪。我们这些考生，平时就一直在减少睡眠时间努力学习。

难得的旅行，虽然也想多玩一会儿，但身体总想休息一下。

我们各自钻进被窝，关了灯。微微的月光从窗户射进来，海面上不断传来哗啦哗啦的海浪声。

愉快的旅行，明天就结束了。事到如今，才真切地感受到两天一夜的旅程何其短暂。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侧耳倾听，似乎是户冢和材木座的呼吸声。我也闭上眼睛想要入睡，但不知为何怎么也睡不着。

发生了很多事的一天。

身体应该也很累了，可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呢？

就在这时，躺在旁边的大志突然站了起来。然后从被窝里钻出来，就消失在阳台上。

我睡不着，又担心大志的行动，于是决定也去阳台看看。

大志呆呆地望着夜晚的大海。沐浴在月光下，忧郁地凝视着涌来又涌去的海浪。

“哥哥。”

大志发现了我，吃惊地小声叫了起来。

所以，不要叫我哥哥。

“有什么心事吗？”

我问道，大志轻轻点头。

平时是个朝气蓬勃的后辈，现在却总觉得郁郁寡欢。

“我听小雪说，如果姐姐来过义工部接我就好了!”

这件事我也知道。

不凑巧，被三个女儿看到了抱在怀里。不知道为什么川崎生气了，就那样回去了。

“那天……姐姐在家里一直哭。”

我的内心失去了平静。

那个川崎哭了？

为什么川崎要哭？

……不，也许我知道答案。

但是，他一直回避这个答案。

“应该是……姐姐一定是……哥哥。”

“住手……”

我忍不住小声制止。

虽然自己不知道，但这时我的言语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压力吧。大志表情僵硬，一动不动。

“住手……我没有资格听你说下去。”

我压低声音，继续说。

大志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轻轻点了点头，又把视线转向大海。

“我说大志，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小声地说。

大志看了我一眼。

“我也不知道。”

他小声嘀咕了一句，继续说。

“我觉得比企谷很好，可是现在的比企谷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大志知道小町不把他当做恋爱对象。

小町并不是对大志不感兴趣，也不是无视。更别说讨厌了。

小町不愧是我妹妹，人际关系的领域有些特殊。

次世代混合动力玩具箱既懂得与人交往的乐趣，也懂得独处的轻松。

并不是不讨厌孤独。

而是知道如何享受孤独。

明确地说，作为恋爱对象来说有着无限的麻烦。

“明明都不是谁的错，却让人感到痛苦，总觉得太不讲理了。”

我不由得泄气。

想起傍晚在大浴场的休息室看到的一色的表情，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是啊。不过我也不怎么讨厌这种痛苦……”

大志说完这句话后，突然低下头。

“……是啊，我很想挺起胸膛说出来。不过，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我就没法这么说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失恋，那也许会以酸甜的回忆结束。

但我的选择，却有着左右人类存在的重大意义。他应该很在意这件事吧。

“我要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这么一说，大志无言地点了点头。

我静静地回到被窝里，也许是眼睛习惯了月光吧。

感觉房间比刚才更明亮了。

大志也很快钻进了被子里。

我再次闭上眼睛，提醒自己尽量什么都不要想。

有担心的事。

也有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但不管有多少烦恼，睡魔也不会永远不降临。我飘忽不定的意识，就像被引诱了一样，向梦的世界出发了

早晨。被手机闹铃吵醒的我，坐起身来有些倦怠。

“八幡，早上好!”

“哥哥，早上好!”

户冢和大志已经起床，开始整理行李。

我突然看了看大志，他似乎并没有在意昨晚的事。和往常一样，脸上洋溢着友善的笑容。

“也差不多该叫醒材木座了。”

户冢一边叫着材木座的名字，一边摇晃起那庞大的身躯。能让天使叫醒你，真让人羡慕。我要是不开手机闹钟就好了。

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和同样换好衣服的女性们汇合，走向自助早餐。

“比企谷君，十点退房后在沙滩集合!”

阳乃高兴地转达了联络事项。上午去九十九里浜游玩，下午回家。

“用昨天小町给的西瓜，打西瓜吧!”

我的妹妹从早上开始就很有精神啊。

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昨天我和大志说了些什么。

只是一副天真快乐的样子。

第二天的海边也和昨天一样，是海水浴的好天气。

活用昨天的经验，给小雪准备了连帽衫、草帽、太阳镜等重装备。

温柔地告诫羽衣不要随便游到外海去。

一开始就强烈要求牟宇穿上学校的泳衣。

“爸爸其实喜欢校园泳装吗?那我就一直穿了。”

完全误解了我的话的牟宇高兴地说。似乎听到了那声音的人们，正朝这边窃窃私语。

那倒也是。

爸爸喜欢校园泳装。

当这三个单词并列在一起时，犯罪的气息真的浓郁到了极点。

我也已经到了考虑报警的程度了。

今天在海边自由活动，大家都各有各的生活方式。

小雪四处寻找漂亮的贝壳，羽衣和由比滨一起在浅滩游泳。

嗯，一色，小町坐着救生圈和橡皮艇漂浮着，看起来很舒服。

剩下的成员则用水枪进行模拟生存游戏。

大家真的很有精神啊。

而我有点睡眠不足，准备在阳伞下休息。因为是所谓的行李看守，所以作用很重要。

不知为何，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副体育坐姿的雪之下，她穿着连帽衫，头戴草帽，占据了遮阳伞最阴凉的地方。

大概是不想被太阳晒吧。她保持着这个姿势，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走在远处的小雪。

我们两个人一开始只是默默地望着大海，过了一会儿，雪之下说话了。

“比企谷君，关于鹤见留美的事，我有话跟你说。”

没想到雪之下会提起留美的事情，我有些不知所措。

雪之下似乎觉得我的这种反应很有趣，微微一笑，继续说。

“留美小姐好像对你有很多想法，有空的时候可以和你聊一聊吗？”

留美对我的想法……？

好像有线索，可一旦见了面，完全想象不出对方会说些什么。

“留美在中学里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我首先在意的是这个。

只要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就没有必要在意与过去有些许关系的我。

“中学的环境好像有了很大的改善，至少和小学时代那种阴暗的状况完全不同了。”

雪之下说完，显露出柔和的表情。

“圣诞节的时候，你把留美提拔为戏的主角了吧？她至少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

大概是按计划进行吧。

之所以被提拔，首先是为了炫耀自己在戏剧中担任主角的存在感。

其次，是让留美和高中生的熟人，而且和活动执行部的人都有关系，具有特殊性。

“就算留美不能进入友好的圈子，但无论方向如何，只要是让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对吧，比企谷君？”

的确如此。

当一个人处于孤立状态时，他对世界的看法会因他的意识而大不相同。以前留美的问题点不是孤立，而是被恶意孤立。但是，当自我确立到一定程度，一个人的价值观得到了内外的认同，人际关系的格局就会完全不同。

“一切都如你所料吧？真是了不起啊。”

感觉难得被雪之下夸奖了。这是我应该高兴的时候，但我内心的嗜虐心却微微抬起头来。

“和以前说‘我讨厌你的做法’时相比，进步了吗？”

雪之下听了，脸有点红，脸颊微微鼓起。

“那是你的错吧？事到如今还说这种话，太卑鄙了。”

雪之下生气的表情也很有魅力。

话虽如此，我也不打算闹别扭。

“那时候我想的是，只要自己牺牲了，事情能圆满收场，那就无所谓了。和现在的情况不同。”

听了我的话，雪之下立刻收了笑容。她红着脸低着头，一副不满的表情。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也没有那么真切的感觉。我至今都无法相信，在我痛苦的时候，会有人为了我

感到心疼。”

我这么一说，雪之下露出惊讶的表情。

然后斩钉截铁地说。

“那是骗人的。”

断然否定了我的话。

一刀两断。

“比企谷君，如果你再做出牺牲自己的行为，我会伤心的，由比滨会伤心的，一色也会伤心的。”

然后，雪之下把身体朝向我，和我对视。

“然后小雪、羽衣、牟宇都会伤心的。你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吧？”

连女儿们的名字都提到了，我只能投降了。

一切都如雪之下所说。

如果不能相信，就会否定大家和女儿们的想法。

雪之下确认我已经举起白旗，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一辈子也敌不过这家伙。

“爸爸，妈妈。”

这时，小雪回到了我们身边。

可能是走了太久的缘故，连帽衫的前襟有些露在外面，从里面看到的泳装模样实在令人着迷，

但现在重要的不是这里。小雪把那白皙的小手伸到我们面前。

“请看，同样形状的贝壳，漂亮吧？”

小雪手里握着两个乳白色浅红色的可爱贝壳。

“据说，形状相同的贝壳，无论相隔多远，总有一天他们会撮合在一起。爸爸妈妈各拿一个吧。”

小雪说着，把贝壳交给我和雪下。

“谢谢你，小雪，我会好好珍惜的。”

雪之下，把贝壳放进那可怜的手掌里，怜爱地凝视着。看到她的样子，小雪非常开心。

“谢谢你，小雪。”

我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小雪眯起眼睛高兴地说。

是啊。

我不能让重要的人、女儿们伤心。

有我需要的人们，有需要我的人。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可喜的事情啊。

这一点不能忘记吧。

总之，关于之后的事情就不谈了。

羽衣没能把西瓜打碎，而是把西瓜粉碎了，小雪被误认为是模特差点被男性包围，牟宇在迷路中心

被人叫了名字。

到了下午，大家都没有昨天的精神了。

回去的巴士和去的正好相反，很安静。

从昨天开始玩了很久，又熬夜了，大概累了吧。

女儿们都发出微弱的鼾声。

我把手机凑到身边，打开了电源。昨天在大厅拍的集体照最先映入眼帘。这么说来，设定成了等待桌面。

照片上的我被很多人包围着。我曾经是个孤零零的人，不知何时竟然聚集了这么多重要的人。而围绕在我身边的人，都散发着灿烂的笑容。

照片有时被称为截取时间的记忆。只要这些数据不消失，这张照片里的我们，就会一直开心地笑下去吧。但是现实中我们的时间并没有停止。



停留在快乐时光里的我，和时间流逝却拥有未来的我。

哪个我更幸福呢？

我突然苦笑了一下，想到了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

第十三话终。

## 14 雪ノ下小雪は悲恋の結末に慟哭する。

14 雪之下小雪悲痛地诉说着结局

谁控制了夏天，谁就控制了考试。

虽然不会给我们带来些许感动，但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

乍一看，这句话好像是说在暑假里努力学习的人才能赢得考试，但实际上，这句话更多的是在说暑假这个长期休假是多么不能掉以轻心。

在服务部学习会和补习学校的双重组织下，我度过了安排密集的暑假。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暑假开始的旅行让我恢复了精神。

在暑假结束后的全国模拟考试中，我确认自己的成绩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开始对考试有了某种确信。

今天的我，罕见地来到了学生会室。

这是一色的要求，好像是想征求关于和海滨综合高中联合活动的意见。本来，一色是不愿意借助身为考生的我的力量的，但好像有比玉绳更优秀的“人才”进入了海滨学生会的董事会，所以遇到了很多困难。

海滨明星队真是人才济济啊，不过一点都不讨喜。

一色的委托是，浏览到现在的会议记录和共通的资料，希望我能从中给出意见。我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想象力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领会对方的意图，下达几个我认为必要的指示。

为什么我要充当普通人和意识高的人之间的桥梁呢？

虽然非常不情愿的，但在一色面前，这种程度也许不得不接受。

“前辈！辛苦了！”

狡猾的后辈用活泼的声音安慰我。

在学生会室里也好久没被端茶了。平时都是书记给泡茶，今天学生会室里只有我和一色。这杯茶必然是一色冲泡的。

“哦，是你啊。”

我道谢，接过茶，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安静的学生会室也很有趣。

在这个空间里，和一色两个人也是不可思议的感觉。

“那个，前辈，你现在的目标是哪所大学?”

一色战战兢兢地问道。

每次成绩提高的时候，我都会变更报考的学校，最近都没有和别人没有提过这个话题。

“啊，还没想好，不过你问了有什么用?”

我问道，一色以一贯的嘲讽声音回答。

“那肯定是因为我也想和前辈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吧。”

她满不在乎地说。

嗯，怎么回事呢。

“这次有面向二年级学生的升学说明会。我想作为参考。如果能和前辈上同一所大学的话会很开心的。”

只是，我总觉得动机有些奇怪。

“我说一色，考上大学不就是这样吗?”

不知不觉说出了带有说教意味的话。

“因为有朋友，或者因为有熟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同一所大学，这样不是不对吗?”

听了我的话，一色明显不高兴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结衣学长不是也说要和学长上同一所大学吗?”

一色的声音变得低沉。

这句话里似乎带着些许愤怒。

“我跟由比滨都是私立文科，现在学力也差不多，只是碰巧报考的学校重叠而已。”

我这么说，一色不同意。

她鼓胀着脸颊，一副愠气的样子。

“而且，我也还在犹豫，还不能确定第一志愿是哪里。”

这也不是谎言。

但一色似乎认为这是空话，把头扭向一边，有些畏缩。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说完后就离开了学生会室。

一色的不满是我能感觉得到，但这是一色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不是我多嘴的时候。

“……前辈，笨蛋……”

临走时，我没注意到一色露出悲伤的眼神。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下课，比平时更早结束了班会。

“希奇，去活动室!”

然后和往常一样，和由比滨两个人去了侍奉部。由比滨哼着小曲，看起来很开心。双方模拟考试的结果都很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我们在教师办公室借了活动室的钥匙，直接向房间走去，开始准备今天的学习会。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早，这里只有我和由比滨两个人。她拿出教材，预习今天的学习范围，这时由比滨战战兢兢地对我说。

“希基，我有件事想问你……”

由比滨的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

不过正好，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这是我想报考的学校，我想报考这里。”

由比滨从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是关东那所文科私立大学里最难考的。但从她上次模拟考试的结果看来，感觉会有争取的机会。

“啊，当然，我也打算接受之前的第一志愿……”

由比滨欲言又止。

她大概是担心我和第一志愿报考的学校不一样吧。这是擅长关心人的由比滨一贯的做法。

但我露出无畏的笑容，拿出小红本给她看。我的手指指向了同一所学校。

这就是我想对由比滨说的话。

“真巧，我也打算把那里作为第一志愿。”

由比滨的表情顿时明朗起来。大概是因为和我想法一致而高兴吧。但之后马上露出抱歉的表情。像是信号灯灯一亮一灭，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希基这样就可以了吗？国文系的水平，那边……”

不愧是由比滨。

连这种事都知道啊。

这证明她不仅关心自己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前途。

“对了，由比滨，我要去经济系。”

堂堂正正地宣布。

这次改变方针，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当然，我对国文系还有一些留恋。这确实是我想作为研究课题潜心研究的学科之一。但是，现在，它在我心中的优先顺序发生了变化。

“那……还是受小雪的影响吧？”

一脸惊讶的由比滨问道。

的确如此。

正如由比滨所言，受了小雪的影响。

自从来到小雪的房间之后，我在考试复习的间隙开始阅读经济经济学家的书籍。业余时间开始听经济学家作客的广播。

我一直以为经济学是更万能的东西。好好学经济学的话，就可以预测股价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吧？

有一段时间，我有过这样愚蠢的认识。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可以粗略地预测，但很快就会明白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听经济学家的新闻解说，也只会给已经发生的事象，加上煞有介事的理由。

这样就没有用了吗？绝非如此。

政策利率、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等等。即使是只听单词就能明白意思的词语，只要正确把握其内容，并在实际使用的地方读和听，就能加深理解。可以看到世界的潮流。

经济原本是经世济民的简称，是涵盖政治学、政策学、社会学等极其广泛范畴的词汇。正如这些词语的意思，经济活动就是人的行为。社会动向、政治、外交等所有要素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

我每次接触经济学，都会对新闻里的信息产生新的认知。

国家、组织、公司、个人。有什么样的意图，想做什么，目标是什么。我逐渐开始掌握社会的想法。

“我想，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学。”

由比滨听着我的话，显得很高兴。

“是吗？那和希基一样是第一志愿了。”

没错。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同一所大学，但如果不行，我也不强求。我喜欢这样的关系，彼此都能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不过，只要我考上了这所学校，我就会毫不客气地去上的。所以，希奇可不能落榜哦。”

“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

我们这样说着，欢笑了起来。

雪天的水族馆约会之后，由比滨变强了。

自从羽衣从未来来了之后，她给我的感觉更加坚强了。

有同情心，善于关心他人，是个温柔的好女孩，因为学会了坚强，感觉变得更有魅力了。

“希奇，我想做个祈祷合格的咒语，可以吗？”

说着，由比滨来到了我的面前，然后用双手捂住我的脸颊，吻了吻我的额头。

“由比滨，你在做什么呢？”我被她的动作吓了一跳，准备后退拉开距离，可由比滨牢牢地固定着我不让我移动。

“羽衣说过，未来的我，每天早上都会做这个咒语，在玄关送希基出门。”

由比滨羞红了脸。

啊，真是可爱啊，这家伙。

“我最喜欢希奇了！”

由比滨紧紧地抱着我，诉说着、继续着前些日子的后续。

大概在说刚才的事情之前，由比滨对我志愿学校的变更感到不安吧。原本的担忧一下子变成了喜悦，现在她做出这种举动也不能说太夸张。

只是对我来说，是坐在椅子上被抱着的，所以我的脸埋在由比滨漂亮的山峦里，是舒畅的，是柔和的，是害羞的，是呼吸困难的，心情非常复杂。

就在这时。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活动室的门发出了响声。我和由比滨惊讶地回头一看，但没有发现任何人。

“是、是谁？”

哈哈……由比滨害羞地用手指挠着脸颊。

嗯。虽然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但一想到那一幕被第三者看到了，我确实相当羞耻。

话虽如此，事到如今再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决定一边准备学习会，一边等待雪之下他们的到来。

不一会儿，雪之下她们就聚集到了活动室。但是，总是早早就来的羽衣和牟宇的身影却不见了。

“羽衣，你真慢啊。”

“是啊，平时羽衣先到的。”

我喝着红茶，等着两人。

那两个人偶尔会晚来，所以我并不太担心这一点。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们的身影却一直没有出现，正当担心的由比滨要给羽衣打电话的瞬间。

“爸爸!牟宇出事了，救救她!”

羽衣拼了命地冲进活动室。她的手臂上抱着筋疲力尽的牟宇。乍一看没有外伤，但牟宇的脸色铁青，奄奄一息。

“中途跟牟宇一起来的时候，牟宇突然晕倒了!而且看起来很痛苦……”

羽衣把牟宇往椅子上一放，小雪就跑到她跟前，麻利地确认脉搏和呼吸。当小雪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解开对面的长袋子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手臂完全消失了。

“她的存在快要消失了……”

小雪严肃地报告。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陷入了混乱。

“一色出什么事了吗……”

雪之下的话让我和由比滨恍然大悟。

刚才看着我们的人，难道是一色吗?她是不是认定我和由比滨的恋爱已经成功，才跑出去的?

回想起来，最近的一色很不安定。

三年级忙于考试，对别人的事情不太感兴趣。我们这种无法理解的辛苦，一色当初升学时一定也经历过。二年级的学生精神上还比较宽裕，应该也有一些人喜欢说别人的闲话和八卦吧。如果一色被

混在其中，被四角关系的丑闻所左右，那她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小雪，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呢？”

羽衣哭着问小雪。

“如您所知，这不是病……没有办法治疗……”

小雪的回答非常严厉。

而且也是过于无情的事实。

“……总之，如果能找到一色先生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转机。”

原来如此，小雪说得没错。

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寻找一色。

“我去找彩羽，雪乃给彩羽打个电话吧……大概只有雪乃打的她才会接。”

由比滨说完就冲出了活动室。雪之下的表情很明显是想要我说明情况，但她也察觉到事态紧急，立刻联系了一色。

“牟宇看起来很痛苦，至少应该让她躺在保健室的病床上。”

听了小雪的话，我急忙背起牟宇，全力向保健室跑去。然后羽衣和小雪跟在我后面追了上来。

在我的背上，牟宇痛苦地喘着气。透过我的后背，能清晰感觉到牟宇的心跳，但却微弱得让人怀疑她马上就会消失。

“……爸爸……”

她察觉到我背着她了吗？

牟宇虚弱地叫了一声。

“明明是自己的……手和脚……”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好可怕……好可怕啊……”

“救命……爸爸……”



悲痛的声音只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咬紧牙关。

如果不这样做，我相信我会立马哭出来。

终于到达保健室了，里面空无一人。

我让牟宇躺在最近的一张床上。大概是仰面躺着，呼吸稍微顺畅了些吧。她的痛苦看起来多少减轻了一些。

“我去找一色。小雪和羽衣，你们看着牟宇。”

我说着准备冲出保健室。但是，牟宇微弱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

“爸爸，你听我说……”

从牟宇的表情中，我发现了某种觉悟，我不由得盯着她的脸，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想要听清那微弱的声音。

“爸爸……”

“如果……我不是……爸爸的女儿的话……”

“作为一个女孩子……你爱过我吗？”

她奄奄一息地问道。

这句话大概是做好了自己被消灭的心理准备吧。

“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次……转世的时候……”

“憧憬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要是还能在附近就好了……”

那是过于悲伤，过于恳切的恳求。

我再也坚持不住，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牟宇，振作点！”

羽衣的声音近乎尖叫。

她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拼命地给牟宇鼓气。他们发自内心地渴望对方的生存，又明白对方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存在。

“我本来就知道是这样的故事，但……”

小雪的话虽然冰冷，但她的眼中也噙满了泪水。正因为这种贤明，才让人感到无法逃避现实的苦恼。

“我最喜欢牟宇了！不要消失！不要！”

羽衣一边哭，一边不断地向牟宇诉说。

而牟宇只是微微一笑，看着我们。

现在的她或许连出声都觉得痛苦。

“……我不会让你消失的……我绝对不会让你消失的！”

我大叫一声，冲出保健室。必须尽快找到一色！

我被一种焦躁感所驱使，但还是冷静了下来，看了看手机，希望能得到雪之下和由比滨的消息。

遗憾的是没有来电和联络记录。双方都没有进展吧。

然后，我发现桌面照片上牟宇的身影变成了半透明的，这模糊的存在让我感到恐惧，手机差点从手上掉下来。

但正因为是这种状况，我才更要冷静，我拼命推理一色可能的所在。

人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去哪里呢？

图书室、后院、资料室……。

……还有，屋顶。

当最后一个单词浮现在脑海时，不愉快的记忆突然反馈过来。这是我最不愿想起的最糟糕的外景，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高。一色应该也知道通往中央楼梯的屋顶入口的锁坏了。

我快步奔向屋顶。

果然，一色就在那里。她一副空虚得可怕的表情，呆呆地望着晚霞的天空。

“一色!”

我向她喊道，但她完全没有反应。

别说回头了，纹丝不动。

“一色，牟宇的存在快要消失了，她很痛苦，拜托你听我说。”

说出牟宇的名字的瞬间，一色吓了一跳。然后带着空虚的表情，慢慢地把脸转向这边。

她的脸颊上还残留着泪痕。

“.....牟宇.....”

“没错。”

我简短地回答。

不要把一色逼上绝路。

无论如何都要冷静地说话。

“牟宇.....消失了.....”

一色小声嘀咕着。

她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但努力地克制住了，然后又恢复了刚才那副空虚的表情。

之后，一色编织出的话语令人意外。

“啊哈哈.....不只是牟宇，小雪也会消失的。因为。。。前辈选择了结衣前辈，就是这么回事.....”

她悲伤而空洞地笑着。

她的笑容很恐怖，这是她平时的表情很难想象的。

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把一色逼上了绝路。

为什么不能更加照顾一色的心情呢?为什么没能察觉到，乍一看是个厚脸皮、彪悍的学生会长身上，

但她的心中涌动着脆弱的人类情感。

虽然现在后悔也没用，但我不得不懊悔。

够了，已经再也不需要欺骗了。

我必须把所有的想法都倾吐出来。

坦白地说，我和由比滨的事根本不是误会。

我喜欢由比滨，由比滨也喜欢我。所以，我不打算在这方面蒙混过关。我不能说我和由比滨的关系不是那一回事。

但对于一色可能误解的事情，我必须好好说明。

“我说一色，我和由比滨虽然是考同一所大学，但我们的专业完全不同。”

我怀着所有的诚意，向一色地诉说。

“以前在学生会做免费报纸的时候，由比滨在会计岗位上做了意想不到的工作，那之后她就对会计和簿记产生了兴趣，立志要学习经营学。”

一色的反应依然很淡，但还是把脸转向了这边。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她似乎难以确认。

“那家伙大学二年级之前要考到会计二级，毕业之前要考到会计一级，她的目标是经营系，想学微观经济。”

我叹了口气，继续说。

“而我想学的是宏观经济，我的目标是经济专业，看起来很像，但其实不一样。”

我的话对一色来说很意外吧。在空虚中，她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

“那家伙……由比滨并不是想和我上同一所大学。她是在朝着自己想学的学问更高的目标努力。一色，我希望你也能成为那样的人。”

终于出现了自己的名字，一色的反应也有了些许变化。我继续说着。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个腹黑的软弱贱人，同班的女同学都在骚扰你，非要你参选，我还以为你性格很坏。”

想想看，我对一色的第一印象真是糟透了。我真心觉得她是我最不擅长的女生。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但是你作为学生会会长是很优秀的，也很有责任感，你比我想象中认真，是一个好坏都能计算的

人。我还是很欣赏你的。”

一色是该生气还是该高兴呢？

她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

“所以啊，一色。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就决定大学!不要就这样决定自己将来!这太可惜了……”

听了我的话，一色吃惊地眨了眨眼睛。

“你就没有想做的事、感兴趣的事吗?有的话，就以那个为目标加油吧。为什么要为了男人而毁灭自己的可能性呢?”

然后我把自己最真实的感情发泄出来。

“我不想因为我而毁掉你的可能性!”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

一色是优秀的人。

根据今后的发展方向，她有可能成为大人物。虽然不知道今后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至少我的存在会妨碍未来的发展。

说到这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轻视。一色的眼睛里，渐渐恢复了理性的光芒。

“一般来说，夫妻在不同的工作单位是很正常的，也有大学不同却同居的情侣，根本就没有理由坚持在同一所学校。”

对于我吐出的这句话，一色第一次回答。

“也就是说，前辈……想和我同居吗?”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确实是这样……即使不在同一所大学，在同一所公寓里同居也不错啊……”

喂喂喂喂。

刚才那虚无的一色去哪儿了？

但是，这也许就是一色的强大吧。

大概是不安吧。

只有自己一个人被考试的话题抛在了后面。

大概是不安吧。

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暑假期间的学习会拒之门外。

大概是不安吧。

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抛到低年级生的流言漩涡中。

如今，这种担忧已被解除，一色终于找回了原本的自己。

“前辈，对不起。”

一色突然冷静地道歉。

或许刚才说的同居之类的话，是为了掩饰害羞吧。

“是我不好，我应该更关心你才对。”

这时，小雪给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据说，一直躺在保健室里牟宇的身体恢复了原状，现在已经安静地发出了鼾声。看到手机待机区拍下的牟宇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才放下心来。

“一色，听说牟宇好转了，我们去保健室看看吧。”

对于我的提议，一色老实地点了点头。

一色抓着我的西装下摆跟在我后面，又改为抓住了我的左手。我们两人亲密地牵着手向保健室走去。

在路上，一色突然向我宣布。

“前辈，我决定了!”

一改刚才恐怖的笑容，用明朗清澈的笑容说。

“前辈，你问我有没有想做的事情。”

一色想到了什么好事!的表情。这家伙真容易理解。

“刚才不是说学生会做免费报纸的事吗?很开心。”

啊，那个啊。

被唐突地约会，差点成为预算的共犯，还把雪之下和由比滨也卷进来，真不容易啊。但是，一色愉快地继续说着。

“我觉得把推荐的景点、推荐的项目用报道介绍给大家很有意思。”

原来如此，这或许是一种独特的想法。或许正是因为喜欢，才会产生制作报纸的想法。

不浪费预算啦，以采访的名义得到好处啦，这些巧妙的部分并不是值得表扬的，但为了新一年级的学生尽一份力，动机本身或许是美好的。

“这么说来，你的目标应该是媒体公司或者广告公司，旅行社之类的或许也符合你想做的工作。”

我这么一说，一色露出了些许担心的表情。

“这么受欢迎的职业，会很难吗?”

那应该不简单吧。但正因为困难，才更要坚定地选择前进的道路。

“地方报纸肯定也是媒体，企业的宣传也有相似的性质，再找找的话应该还有很多吧。总之先好好调查一下，找出你最想做的事情。”

一色老实地点了点头，又露出一贯的笑容。

“前辈果然靠得住啊♪”

这张笑脸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大抵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但现在能切实感受到她恢复了往日的笑容，我安心了。

不管是奸诈也好，小恶魔也好，我很高兴。

“如果你有明确的目标，我可以和你商量出路。”

听我这么说，一色很高兴，又和我一起走了起来。

一旦确定了前进的方向，一色就是坚强的。

她一定会有力地阔步走向未来吧。

“牟宇，对不起……对不起啊……”

一色哭着靠在牟宇睡着的手臂上。

牟宇的表情和刚才完全不同，她睡得很安稳。但是眼角残留的泪痕和被泪珠沾湿的枕边，如实说明了刚才的危机是现实。

“爸爸……牟宇得救了吗？”

羽衣哭着问我。

大概是因为刚才一直在哭喊，所以有点累了吧。她的声音和平时完全不同，显得十分虚弱。

“父亲，您辛苦了……”

小雪大概也累了吧。她脸色疲惫地安慰我。她的脸色实在太难看了，让人不禁怀疑这次小雪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喂，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和小雪、牟宇在一起呢？我们三个都是爸爸的女儿……”

羽衣问我。

道理是明白的，但感情是无法释怀的吧。于是开始说着撒娇的孩子一样的话。

“羽衣小姐，我们本来就是来自不同可能性世界的人类。现在，在同一个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异象。”

大概是觉得我会为难吧。

小雪替羽衣解释。

但是，羽衣似乎并没有接受。

“我啊，一开始很惊讶，但我很喜欢小雪和牟宇。我想，如果有姐姐，可能会有小雪那样的感觉，如果有妹妹，可能会有牟宇那样的感觉。”

羽衣一点点地，开始吐露自己的心情。

而且，其内容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

“一起出去玩，一起吃点心，一起学习，一起去买泳衣，一起去海边……原来姐妹就是这样啊。”

说起来，才几个月，就发生了很多事。



结下羁绊的不只是我们。女儿们之间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爸爸，你喜欢妈妈，喜欢雪乃，喜欢彩羽，对吧？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呢？”

这又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无论好坏，羽衣是纯粹的。

她大概是想知道自己的感情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吧。

“羽衣小姐，现在日本的婚姻制度……”

“我知道！”

羽衣打断小雪的话，继续说。

“为什么不能有很多喜欢的人呢？为什么他们不能结婚呢？”

……这么说来，这是为什么呢？

仅仅在几百年前，日本侧室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因为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的流入？

是因为宗教价值观的改变？

不，应该没有。

大奥、侧室之类的东西，自古以来就只属于极少数阶层，普通人一般都是一夫一妻制。

回想起来，很多传说故事都是从“在某个地方有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开始的。以女性的嫉妒为题材的古代故事有《被打破的约定》、《嫉妒的箱子》等，不胜枚举。

可以说，在古代，也有一夫一妻制的思想。

那么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吗？

不，应该也没有。

假设年收入一千万日元的工薪阶层，一个妻子能养两个孩子，那么年收入一亿日元的经营者和运动员，十个妻子能养二十个孩子，这样的社会真的好吗？

完全没有那种事。

无论是经济上多么富裕的人，社会地位多么高的人，如果和多个女人交往，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被社会定罪。

那么，是出于社会公平性的考虑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内容的对与错暂且不论，现代是提倡人类平等的时代。价值平等，权利平等。

男女比例不同的婚姻，难免会产生不公平感。

不管是一夫多妻制还是多夫多妻制，总有一些人会跳出这个框框。

或者说，男女比例的不均衡也有可能导致爱情的不平等。

但是，当当事人认为这种状况是事实时，他们的想法会变成怎样呢？虽然知道这不是通过思考就能得出答案的，但我还是这样问自己。

“父亲，一色先生，我们先回服务部吧。”

是不是因为我回答不了羽衣的问题而感到心痛呢？小雪提议道。

羽衣似乎也不打算追问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就那样低着头沉默了。

“羽衣小姐，很抱歉，请你陪着牟宇直到她醒来。”

小雪委托羽衣来陪牟宇，半推半就地把我和一色带到服务部。

我们知道她不是没有任何想法就会做出这种行为的女孩，所以决定默默服从。羽衣现在最担心的似乎也是牟宇，于是她乖乖地答应留在保健室。

一打开服务部的门，接到小雪报告的由比滨最先跑了出来，她抱住一色，就哭着开始道歉。

“伊吕波，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粗心大意……”

但是一色却露出既高兴又困惑的表情安慰由比滨。

“那不是结衣学长的错，错在我不能随便相信前辈的爱情。”

这对一色来说是非常谦虚的说法。

但反过来说，你认为我对你的爱是确定的，这一点可能有点厚颜无耻。……不，这倒也没错。

“情况我都听说了。总之，你就放心吧。”

雪之下看起来很平静，但从她的举止中可以看出她也是心有余悸，果然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击吧。

“比起这个，小雪，我现在更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不用说，小雪从刚才开始就脸色苍白。不仅是雪之下，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担心的，肯定是小雪吧。被母亲叫住的小雪微微颤抖了一下，开始战战兢兢地说话。

“我有件事想要告诉在座的各位……我绝对不想让羽衣先生和牟宇听到。”

开场白很沉重。

绝对不能告诉那两个人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包括我在内，在场的所有人都一副下定决心的表情点了点头。

“我们因为不明原因身体不适……突然情绪不稳定，我确信是这个原因。”

确实，小雪曾经就有对这个问题同我们进行过讨论，现在，聪明的小雪如此确信，恐怕她的结论非常接近事实。

“刚才武藏牟宇快要消失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

她说着，表情很沉重。

然后，小雪说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

“我忘记了牟宇的存在。那时，牟宇确实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在阴郁的气氛中，小雪继续解释。气氛空前沉重，我们仿佛忘了呼吸，专心听着小雪说话。

“大家知道时间悖论这个词吗？”

当然知道。

追溯时间轴，改变过去的事情，结果在事物的因果上产生矛盾。

但是，这件事又能和小雪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吗？这么想的瞬间，我的大脑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父亲好像注意到了。是的，随着牟宇的存在被抹去，她在我们的记忆中痕迹也会被抹去。”

我们的……特别是一色的脸瞬间变得苍白。

事态的严重性再次凸显出来。

随着平行世界的坍塌，如果牟宇的存在不复存在，关于牟宇的那些记忆就会作为矛盾消失。这个可怕的事实让我们战栗。

“于是我意识到，来到这个时代的不仅仅是我们三个，恐怕其他平行世界上，父亲的孩子也确实来到了这个时代。”

一连串冲击性的话语让我差点晕倒。这么残忍的事实真的好吗？

“那些孩子，现在别说名字了，就连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知道。因为已经从记忆中抹去，连想起来都不可能。”

小雪的表情依然很痛苦，但她很坚强地继续说着。我们只能默默地听着。

“接下来是推测，恐怕是留美姐姐、川崎沙希、城回巡她们。因为当他们放弃父亲的时候，刚才的悲剧就发生了。”

每当小雪提起一个的名字，雪下、由比滨、一色都会露出复杂的表情。

“我们确实见证了那些孩子的消失。即使那些记忆消失了，那时候的冲击还是残留了下来……”

其他孩子就在眼前消失的冲击。

想想都觉得可怕。

仔细想想，当时女儿们的样子非同寻常。那恐怕就是一个人的存在被抹去的恐惧时的反应吧。

小雪是留美的孩子消失时。

羽衣是川崎的孩子消灭的时。

他们各自亲眼目睹了其他孩子的消失。

“冲击有差异，应该是与关联性的强弱、消失时的状况……与各种各样的要素有关……”

说到这里，小雪崩溃了。

光是面对难以忍受的现实就已经很痛苦了，但小雪却用语言表达了出来。小雪的厉害，不仅在于她的贤明，还在于她的坚强。我现在才明白。

“啊啊啊啊.....对不起，留美姐姐.....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不懂得体谅别人心情的蠢货，才让姐姐在不知不觉中痛苦不堪.....”

小雪保持着被击垮的姿势，开始忏悔。那个平时冷静的小雪，现在却放声大哭。

“小雪.....”

看到她悲痛的样子，我不由得抱住了她。小雪好像找到了依靠，紧紧抱住我，再次放声大哭起来。

没有话可对小雪说。不管她说什么安慰的话，聪明的小雪一定会看穿我这是在耍小聪明。

就在这时。

走廊里传来咣当一声。

由比滨有了不祥的预感，打开了活动室的门，只见羽衣和牟宇站在那里。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的?从哪里听说的?”

听到我这么问，牟宇放下失去知觉的羽衣，一脸悲伤地回答。

“我基本上都听说了。我们做了无法挽回的事情.....”

不，这不是。

绝对不是你们的错。这三个人消失的原因，也不一定是你们。

想要保护自己存在的心情到底有什么不好呢?会被谁责备呢?

结果，她们却遭遇了如此可悲的事实，世界是不是有点太无情了呢?这并不是谁的错，为什么大家都要面对这样痛苦的现实呢?

“爸爸，我要回未来了。”

羽衣双目无神地说。

这与一直都很健康的羽衣相去甚远。

“可是，时间旅行一次消耗的能量太多，不可能那么频繁地往返吧?”

听了我的话，羽衣点点头。

“嗯，所以可能已经到不了这个时代了。未来的事情，由爸爸妈妈来决定。”

说到这里，羽衣的眼睛开始流出泪水。

“我……我只是抱着讨厌自己消失的心情来到了过去，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羽衣流着眼泪，继续悲伤地说。

“早知如此，不如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决定未来。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怨恨，如果大家能好好谈谈就好了……”

羽衣觉得自己有责任吧。

对其他已经消失的孩子的罪恶感。

以及自己对过去的干涉所导致的所有负面事件。

“我也要回未来。就像羽衣说的，不管得出什么结论都无所谓。请想想能让爸爸妈妈们最幸福的方法。”

听了羽衣的话，牟宇也表明了归还的意向。她的脸上洋溢着柔和的笑容，姿态沉稳得让人难以相信是刚刚还面临着消失危机的人。

“我也想那样做。如果是现在的父母，一定能抓住美好的未来。无论结果如何，即使我消失了，我也会欣然接受。”

抱着我哭泣的小雪，也抬起满是泪水的脸，宣布同样的事情。

和羽衣、牟宇一样，小雪也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也有被认为是犯了错误的罪恶感吧。而且，肯定也有对进一步干涉过去的恐惧。

女儿们一齐决定回归未来。

雪之下，由比滨，一色。

虽然大家都快哭了，但作为父母，总不能在这里流泪吧。我们决定尊重女儿们的心情。

分手真是一件荒唐的事。

女儿们拿出形状相似的小型机器，开始各自操作。然后，和从未来来的时候一样，光和能量的起伏发生后，她们消失在漩涡中。

女儿们回到各自的未来。我们只能目送他离去。

谢谢你，羽衣。

谢谢你，小雪。

谢谢，牟宇。

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

我想一辈子珍惜你们给予我的一切。

谢谢。

第十四话终

## 芜湖，还有一话和一篇番外，大概明后天完结

一色辞去学生会会长一职后，开始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会。她的目标是宣传行业，为了更高的目标，从第二年开始努力。结果，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大幅增加了。

“平时很努力，今天能好好休息一下不是挺好的吗？”

在全国模拟考试中也名列前茅的雪之下，保持着一贯的从容。雪之下在所有科目终都取得了高分。

“话说回来，小町小姐真是一副学生会长的样子啊。”

“是啊，虽然比不上我，但她是位很优秀的学生会会长。”

雪之下和一色人开心地说着。

两人都对学生会长这个职务有某种感情吧。

变得比平时活跃了。

确实，我妹妹也很厉害。

原本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学生会活动，在总武高也做过庶务工作。不仅有组织运用的经验，还能发挥出高超的领导能力。如此一来，总武高中学生会的未来也将一片光明。

我们一边享用圣诞大餐，一边兴致勃勃地畅谈。

这是一个无比平静、和谐的空间。

整天埋头于学习，快要荒废的心多少能平静下来。

由比滨和雪之下，一色都笑得很开朗。

“啊!以后每年的圣诞节都是这四个人一起过的，怎么样?”

一色突然灵光一闪，提议道。

她的表情闪耀着光芒，仿佛想到了什么好事。

“真好!我也赞成!”

由比滨也轻快地表示赞同。

女孩子啊，就是喜欢定下这样的约定。

“嗯，一年有一次这样的日子也未尝不可。”

雪之下也值得肯定。

嘴角微微一笑，显得十分愉快。

本来圣诞节对我们这些日本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日子。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只不过是刺激消费的活动之一。

但是，让那个特定的日子有特别的意义是个人的自由。

“可是……”

由比滨喃喃自语道。

“可是，一直四个人，有点勉强吧……”

“……”

由比滨的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现实中。

的确如此。总有一天，我必须做出决断。

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关系。

这么一想，女儿们的脸就会浮现在脑海中，然后又消失，不停刺着我的心。



“总有一天会变成七个人，一直四个人是不可能的。”

“是啊，总有一天会变成七个人。”

“根据情况，可能会有更多的人。”

我.....?

什么时候是七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稍微思考了一下，得出了答案。

这些家伙是认真的吗?

“哦，你们是认真的吗?你们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焦急地问大家。

但是女性的反应却非常冷淡。

“.....希基。难道，你打算让未来谁也不会诞生吗.....太残酷了。”

“比企谷，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酷无情，我还以为你是个更重感情的人呢。”

“前辈，请不要开这种不好笑的玩笑.....”

.....这些家伙都是这么想的吗?

都说女人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有魄力，这句话是真的。

“你们认真考虑过吗?不后悔吗?”

看到我认真发问的样子，女人们似乎露出了一丝苦笑。

但我是非常认真的。

“你们，面对现实吧。然后仔细想想，这可不是那么天真的事!”

虽然有点惊讶于我的话，但大家脸上都带着平静的笑容。

“那个，由比滨，你好好想想，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对坐在旁边的由比滨说。并不是害怕雪之下的语言攻击，也不是警戒一色的吐槽。

“在我和你一起生活的空间里，我可能在雪下和一色做爱……做爱?你能断言那样的生活不会伤害你吗?”

如果只把这些话摘出来，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但我是非常认真的。听了这句话，由比滨露出一丝高兴的笑容，用坚定的语言回答。

“我不是说过，我想要全部吗?从决定的那一刻起，我就打算全部接受。”

由比滨的语气很平静。

看起来像是悟出了什么。

“我最喜欢希基，最喜欢雪乃，最喜欢彩羽。喜欢的人和喜欢的人能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

她斩钉截铁地说。

由比滨变强了。

她的坚强更增添了她作为女性的魅力，在我眼前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你刚才的话，我可以理解为你的诚意。”

雪之下说着开心地笑了。

雪之下也有着自己的坚强吧。

可我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你不知道世人会怎么看你吗?谁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你呢?”

听了我的话，雪之下丝毫没有动摇的样子。

正面反驳。

“你是个孤高的孤家寡人吧?事到如今，在意面子有什么用?”

确实是那样。

我到现在为止，也不是过着堂堂正正地面对世人的人生。倒不如说，我才是有别于世人的问题先生。

但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你别管我。我担心的是你们的……”

在我断言到底之前，雪之下就制止了我。

然后，她用温柔的语气开始说。

“我以前不是说过吗？只要身边的人理解我，我就无所谓了。”

雪之下用那温柔的眼神看着我，继续说。

“只要你和由比滨、一色能理解我，那我也无所谓。”

听了雪之下的话，由比滨也附和道。

“不过，小町啦，小彩啦，我想还有很多人会理解我的。”

由比滨的语气十分乐观。

听了他们积极的话语，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前辈你想得太复杂了……”

一色这样说着，表情柔和而温暖。

“我喜欢学长，喜欢结衣学长，喜欢雪之下学长，想和你们永远在一起。学长呢？”

我激动不已。

没想到能连续听到这么高兴的话语。

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

“前辈，你哭什么呢……”

一色似乎很开心，但带着些许哽咽说。

被她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泪水已经从两眼涌出。

我想说点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我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我只能流着泪继续看着三个人的脸。

“这种时候会哭的，应该和女人是有关系的……”

雪之下说着扑哧一笑。

“比企谷，为了不让你自恋，我先告诉你。我很喜欢你，但也很喜欢由比滨和一色。”

从雪之下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她坚定的意志。

变强的不只是由比滨。

雪之下也一样吧。

“而且，我爱着小雪，也同样爱着羽衣和牟宇。我并不是仅仅为了你才接受这个选择的。”

说着，她发自内心地开心地笑了。

“我也一样!虽然羽衣很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小雪和牟宇!”

“我也是。虽然牟宇很可爱，但我也很喜欢小雪和羽衣。”

她们彼此都很重视对方。

大家都爱着大家。

不在场的姑娘们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

“比企谷，你还没回答一色的问题呢。”

……是啊，还没回答呢。

我正了正身子，和三个人正面对峙。

然后，编织一直想表达的语言。

“我想和你们在一起，能拜托你们，把扭曲你们人生的权力一辈子交给我吗?”

三个人听了我的话，回答道。

“嗯，我才是需要拜托你呢。”

“希基，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前辈，你要好好照顾我们啊!”

我必须用一生来保护她们。

大家都很喜欢大家，这种美好的关系。

大家都爱着大家，这个美好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正是女儿们从未来而来，带给我们的东西。

我高中三年级时的圣诞节，成为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

## 尾声

三月上旬，寒气尚存。

终于到了我们从总武高中毕业的时候。

雪之下，顺利考上了作为目标的最高学府。

我和由比滨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的私立文科大学。

在校生的送词由现任学生会会长，我爱的妹妹小町负责。

毕业生的答词由雪之下代表主持。

顺带一提，负责送词原稿的竟然是我。

被自己写的原稿的语言，送走的我。

那个自助服务，我一点都不高兴。

教室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聚在一起。由比滨也不例外，与三浦和海老名们依依不舍。

顺便一提，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最后一次到服务部的活动室集合。

这是长期以来照顾我的房间。

作为我个人来说，虽然很想直奔活动室，但又不好意思去打扰由比滨。

对由比滨来说，叶山集团无疑也是重要的归宿之一。在应试的过程中，一定也有没能积累的经验吧。

在这种日子里，希望你能慢慢聊。

“希基，对不起，你一直在等我。”

由比滨一脸抱歉地道歉。

我用不习惯的笑容接受了她的道歉，和她一起走向义工部的活动室。

在教室内，我们两个人俨然已成为公认的情侣，但其实和雪之下和一色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那个低年级生之间的流言似乎还没有消失，但基本上都成了事实，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打算了。一

色自己现在似乎也完全不在意，所以不再成为问题。等到明年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切都会平息吧。

我们到达活动室前的时候，雪之下一色正好来了。

活动室的钥匙已经在雪之下手中。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吧。”

雪之下感慨万千，试着开锁，但她的反应却很奇怪。

看样子钥匙已经开了。

雪之下微微歪着头，打开了门，等待我们的，却是令人惊讶的景象。

“爸爸!妈妈!”

由三种不同的声音表达的同一句语言中，饱含着重逢的喜悦。

羽衣。小雪。牟宇。

那里站着三个女儿。

和以前完全一样。

是那些可爱、美丽、可爱的姑娘们。

“羽衣!”

“小雪……”

“牟宇!”

母亲们张开双臂，朝着女儿们加快了脚步。

羽衣和由比滨抱在一起。

小雪和雪之下相拥。

一色和牟宇抱在一起……我还以为会这样，没想到牟宇直接穿过一色，抱住了我。

一色张开手臂，嘴角微微下垂，这样子有点有趣，但也有一点可怜。

“爸爸，好久不见!还好吗?”

“父亲，以前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

“爸爸，年轻的时候也很帅!请和我结婚吧!”

女儿们依旧我行我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有多烦恼吗?虽然很想这么说，但看着女儿们开心的笑容，我也失去了那种心情。

我们暂时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

“对了，为什么又要回到过去?”

雪之下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小雪理所当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件是关于未来的事，还有一件事是我想拜托您。”

小雪的回答非常简单。

而且，无论是报告还是请求，都非常在意内容。

会有什么样的报告呢?

有什么样的请求呢?

因为话题可能会很长，所以我们决定先坐下来。

在平常的长桌上，摆上七张椅子。

茶会套餐是专门为小町他们准备的，久违地向大家奉上了雪之下特制的红茶。

照进室内的柔和的初春阳光和弥漫在室内的红茶的香气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这气氛真让人怀念。

大家似乎也有相同的想法，悠闲地品茶。

吸了一口之后，小雪的报告开始了。

“首先我想报告的是，我们的存在已经确定了。”

听她这么一说，三个人都不像以前那样戴着长袋子了，连手指和脚尖都看得清清楚楚。袜子也是各穿各的。

“最让我吃惊的是未来的巨大变化。我们确实应该回到各自的未来，但是三个人都到达了同一个未来。”

三个平行世界会聚在一起，重生为三个人共同存在的世界吗？确实，我们现在的未来就是这样的吧。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的父母都没有结婚，但又都是事实婚姻。而且我们三个人都是父亲的亲生孩子，所以现在的我叫比企谷小雪。”

我入赘雪之下家的未来也不一样。

所以小雪就跟我姓了？

“我们是正式的姐妹，这也是多亏了父亲。”

牟宇笑眯眯地报告。

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吧。

但在法律上，她们是一对优秀的姐妹。

“话说回来，我一直觉得爸爸是个很厉害的人，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超乎想象的事情。”

羽衣开心地说。

还有比大型综合商社的社长更厉害的事情吗？

“父亲的身份是吧？现在是比企谷康采恩的总裁。他从经营雪之下建筑公司起家，收购大型商社后成长为综合企业，最后发展成超大型集团。”

.....。

.....。



.....什么？

如果这不是小雪说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开玩笑。

什么嘛，只有漫画和小说才会有这样的展开。

“在未来的世界里有这样的话题。比企谷八幡是一位聪明狡猾的经营者，仅用一代就建立了超大型集团，还有支撑他的优秀女性们.....”

看着雪之下、由比滨和一色的脸，牟宇开心地说着。

“是啊。母亲是魔鬼般的营业部长，结衣妈妈是精明能干的会计部长，一色妈妈是精明能干的宣传部长，都非常活跃。如果没有母亲她们的活跃，就没有父亲的成功。”

小雪的话在让人惊讶的同时，也带来了莫大的喜悦。

由比滨和一色。即使在雪之下，也高兴得两眼放光。

“老实说，有人对我们冷眼相待，也有人说些没心没意的话。尽管如此，爸爸妈妈们，还有我们.....都毫无愧色地努力着。”

这是最令人高兴的话。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要让所有人都产生共鸣，真是太荒唐了。

只要身边的人互相理解，一起走下去就可以了。

“雪之下建设是比企谷集团的核心企业，由阳乃姑婆担任董事长。我也计划研究生毕业后到阳乃姑婆那里工作。”

小雪大概喜欢建筑工作吧。

小雪设在公寓里的房间里，混着几本土木建筑方面的书。有如此优秀的后继者，雪之下建设也能安然无恙。

“我将来也想帮上爸爸的忙，当爸爸的专属秘书也不错.....”

牟宇红着脸说。

这家伙的原动力总是很直接，甚至可以说是让人心情愉快的程度。

我觉得这种极度的恋父情结还是想办法解决比较好。

“有人邀请我去参加田径比赛，我想在这方面努力一下。”

听了羽衣的话，所有人都“嗯嗯”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去那边呢？

事到如今，才觉得不可思议。

我突然有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向小雪示意了一下。察觉到这一点的小雪走近我，听着我的耳语。

“喂，雪之下能做销售吗？我看她好像不擅长与人打交道。”

小雪似乎觉得我的问题很好笑，微微笑着回答。

“母亲是负责后方指挥的，不太会到现场去，顶多负责一些重要的涉外业务。要想统管人数众多的营业部，比起个人的销售能力，组织运营能力更重要。”

说完，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

“尽管如此，如果不了解现场，就无法担任指挥，所以一开始还在努力做不习惯的工作。”

原来如此，未来的雪之下也有很多辛苦啊。

雪之下似乎很在意我和小雪的对话内容，从刚才开始就不时地看我。不过小雪也明白这一点，自然而巧妙地蒙混过去。

我们又聊起了未来和梦想。

这样幸福的未来真的好吗？

而且，我还庆幸自己没有放弃。

“对了，小雪你刚才说的，还有一个请求是什么？”

无论如何都很在意，所以我主动提出了。

这时，小雪突然做出注意到的动作，开始说话。

“是的，这个请求就是这次来到这个时代的最大理由。”

在开心的时候喝酒，就算是小雪这样的人也会不小心喝掉吧。明明是完美无缺的小雪，却让人觉得  
很可爱。

“首先，我有几个孩子想父亲您和他们见面，我现在就把他们叫到这里。”

小雪打了个信号，活动室的门被打开了，三个女孩走了进来。



.....啊，算了，不用解释了。

女孩们都长得很眼熟。

当然，我并没有见过。

但是我明白。

因为长相与她们非常相似的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

“.....老爸。”

走在最前面的女孩和川崎一模一样。

青色的中长发用发圈扎起来，显得楚楚动人，但不高兴的表情破坏了她的气质。

虽然和母亲一样有泪痣，但左右相反。这孩子左眼下面。身穿总武高制服的她身材高挑，让人想

起运动员的样子。

“我是比企谷亚希，请多关照……”

啊，不要用有点不高兴的眼神看我。。

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威严视线的，只有我一个人吧。

“我的父亲……我的眷属……”

第二个进来的女孩，和城回巡学姐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她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小声说了些奇怪的话？

她有着柔和的气质，是个可爱的少女，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疼痛感。不对称的小发髻和系在发髻上的小蝴蝶结非常适合她，但刘海有点长，看起来很扎眼。

体型比较矮，感觉还没穿习惯总武高的制服。而且从衣服上也能看出来的她的身体状况很厉害。。

和小雪她们比起来，稍微胖了一点……也许吧。

“我的名字是惠美！比企谷集团总帅的女儿，继承了梅格惠林♪梅格林力量☆的人……”

这时，突然有人拍打了下她的脑袋。

这家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二的……。

那个叫阿惠的姑娘揉着被抽打的后脑勺，重新打了声招呼。

“我的名字是惠！我的家眷中伟大的父亲啊，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这姑娘是怎么回事？是中二病吗？

高中生还有中二病，已经很严重了吧？

“……爸爸。”

第三个进入房间的女孩和鹤见留美长得一模一样。

她穿着初中的水手服，扎着可爱的双马尾。

她不时用不安的眼神抬头看着我，那动作和留美一模一样，让我不由得吓了一跳。这就是所谓的正统派美少女。和其他五个女儿相比，她明显年少，用娇小可爱来形容她再合适不过了。

“我是比企谷怜美。下次可别忘了……爸爸。”

她的视线直抵胸口。

不要这样，我真的很心痛！

尽管如此，三个人都有些紧张，有些战战兢兢，给人一种马上会后退一步的感觉。

大概是从我的表情中察觉到的吧。

小雪补充道。

“这些孩子曾经消失过一次，所以警戒心稍微强了一些，但他们三个都很喜欢爸爸。”

原来如此，这也难怪。

自己的存在消失了，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定会留下心理阴影。或多或少地抱有不信任感和戒备心才是正常的吧。

所有人的共同点是长手套和过膝袜。

当然，这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和以前的女儿们的状况是一样的吧。

“嗯，父亲是个聪明的人，我想他应该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想就算是再愚蠢的人，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不出所料，一色在旁边抱着头。

“因为父亲接受了俗称的后宫，所以他们的存在可能性复活了。”

……真的有那么巧的事吗？

小雪注意到我呆滞的表情，继续解说。

“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温柔。”

啊，确实是这么说的。

我曾经一度对这个世界的无情感到绝望……。

“只要当事人不放弃希望，世界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可能性。”

原来如此，说不定就是这样。

只要不放弃，心不屈服，可能性就不会被摧毁。

接下来就看当事人的行动了。

被消极的思考禁锢，自己走向不幸的道路，这样的构图很常见。我的自我牺牲或许就是典型的例子。

还有把我从泥沼中拯救出来的，侍奉部……我应该感谢由比滨和雪之下吧。

“所以，为了让父亲确定这些孩子的存在，请父亲和川崎沙希先生、城回先生和留美姐姐结合在一起。”

果然是这样啊！

“当然要保护这些孩子们的存在，而且对于未来的比企谷集团来说，也不能失去服饰部门的最高负责人，还有魅力卓越的人事部长和优秀的总务部长。”

未来会变成这样吗？

总觉得说得太离谱了，理解跟不上。

已经觉得异世界转生爽文轻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了。

“留美姐姐的事就不用担心了，有我和怜美，还有母亲做后盾就没问题了。”

挺起丰满的胸部断言的小雪。

是的是的，总觉得可靠得可怕。

“沙希也没关系！我、亚希和妈妈会帮助你的，再把大志先生卷进去就完美了！”

虽然我不认为羽衣能理解恋爱的微妙之处，但还是很感谢她让我有了积极向上的心情。

川崎那家伙，看到亚希的样子会不会晕过去呢？她意外地是个胆小的家伙，要是被误以为是诈骗就麻烦了。我开始担心起与她的见面。

还有大志，对不起。看来又要给别人添麻烦了……。

“城回姐姐你也可以放心哦。她的弱点我都知道，可以从容地攻略。有我、阿惠和妈妈在的话就无敌了！”

说着，牟宇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知道很多弱点，这家伙是不是搞错了攻略的意思。还有，那个叫阿惠的姑娘也有点……不，我很担心。

“阿惠，如果这次计划成功了，你就好好协助我和爸爸的恋爱计划吧。”

“这种事我早就知道了，你们是我的亲族。”

……不行，这些家伙。

这对是最困难的组合。

“和希基在一起的话，大概就是会这样吧。”

哈哈……由比滨干笑着说。

怎么说呢，你也太习惯这种情况了吧。

“唉，我也不能就这样把留美晾在一边，这样合适吗？”

雪之下的嘴角也在抽搐。

啊，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还是有点害怕。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都这样了，我放弃了啦，说到底都是前辈不好！为什么这个死鱼眼会跟一头种马一样啊！”

一色声嘶力竭地咆哮着。

而一色的粗口才是最能准确表达我们心情的，这一点很奇怪。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

“小雪姐姐……”

也许是察觉到了这种不稳定的气氛，一脸担心的怜美用力捏住小雪的衣角。

小雪怜爱地握住她的小手，用温柔的声音鼓励怜美。

“放心吧，怜美，父亲不会抛弃你的。你放心，这个就交给姐姐吧。”

怜美听了这话，高兴地抱住小雪。

小雪慈爱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多么美好的姐妹情啊。

“羽衣姐姐……”

羽衣给还是满脸不安的亚希打起精神。

“没关系，没关系！爸爸可是爸爸，他说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我也在，你就当‘咚’的一声坐上我们的贼船吧！”

是你的贼船吧。

但是亚希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给自己打气的方式，她也和羽衣一样开心地笑了。

“我的骨肉啊……”

不安的阿惠看着牟宇。

“我说阿惠，你说话的口气很奇怪。还有，你可不能忘了我和爸爸的恋爱计划哦。”

“我知道了啦。”阿惠小声说着，扑进牟宇的胸口抱住她。

这两个人的关系最让人摸不着头脑。说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对话的过程中会发生拥抱。

想要理解也许是徒劳的。

不管怎么说，在我面前出现了三对百合情侣。

虽说关系好是一种美，但这不是有点不对吗？

我正想着这种蠢事时，六个女儿的视线不知何时都集中在我身上。

六个人的表情就像被遗弃的小狗在呼唤捡起来一样。

哎呀，不要用那么可爱的眼睛看我。

就算没有那种表情，我恐怕也只能为了你们而行动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确认我被顺利“打倒”后，女儿们露出“呵呵”的满足表情。

然后小雪作为代表，提出了请求。

“所以，在确定这些孩子的存在之前，我还想暂时在这里照顾他们。虽然会给你们添麻烦，但还请多多关照。”



听了小雪的话，雪之下、由比滨、一色都发自内心地高兴。

能和女儿们在一起，作为母亲还是很高兴的吧。

“小雪，你的房间还在，不用客气，来住吧。”

雪之下表示欢迎。

听了这话，小雪也很开心。

“母亲，谢谢您。还有很抱歉，怜美小姐能不能和我一起住？”

雪之下点点头，表示欣然接受。

嗯，留美的女儿在雪之下也会好好照顾的。

“我也可以住在妈妈那里吗？我还想见这个时代的奶奶和爷爷呢！”

由比滨高兴地答应了羽衣的要求。

由比滨的家人也一定会高兴的。

“我也可以去妈妈那里吗？不好意思，事出突然。”

对于牟宇的请求，一色理所当然地表示赞同。

果然还是很高兴吧。

多亏了牟宇，一色的母性好像相当大。

“还有亚希先生和阿惠，能住在父亲家吗？”

？

不过被这么一说，好像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了。

小町肯定很欢迎，但该怎么跟爸妈说呢？

“啊，如果能住在爷爷奶奶家的话，我也想住！”

牟宇又说了一句让现场陷入混乱的话。

对了，这家伙很喜欢我老家。

一色慌忙制止了她，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但总觉得有些不安。

“啊，小町姑姑已经通知我，爷爷奶奶都同意了。”

不知不觉间，小雪给小町发去了说明情况的邮件，比企谷家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她一如既往地善于疏通关系，行动干脆利落。

“就是这样，爸爸，明天开始行动吧。”

“爸爸!如果和沙希先生的话，马上就能成为好朋友，加油!”

“爸爸，如果和城回先生的事顺利的话，也请好好照顾我哦♪”

.....啊，已经乱七八糟了。

如果这是搞笑漫画的话，现在已经是可以说着“饶了我吧”逃走的好场面。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听女儿们的话，好像只是为了确定女儿们的存在，就必须攻略三个人似的，其实不然。

从现在开始，我必须直面留美、川崎和前辈。

她们在想什么，想怎么做。

而我，听到她们的心情后又该如何是好呢？

要考虑的事情、要解决的事情堆积如山。

我的人生似乎还不会迎来平静。

“希奇。”

“比企谷君。”

“前辈。”

“爸爸!”

“父亲。”

“爸爸。”

“老爸。”

“我的眷族哦……”

“爸爸。”

对，不是只选一个人。

我重要的人，需要我的人，为了和大家一起走在未来。

我的 partner 选择果然有问题。

完结

## 番外

我的名字是比企谷九条。

随处可见的普通初中一年级学生……我很想这么说，但老实说，像我这样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对我来说，普通的要素非常少。

有什么不寻常的？首先我是比企谷集团的公子。父亲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大企业的统帅，说得直白点，我就是个有钱的纨绔子弟，资产阶级。

所谓资产阶级，其实和一般人也没什么不同。也许只有过去被称为“中流社会”的日本才会有这种感觉，但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自己并不是特别的人。用第三者的话来说，那只是习惯了奢侈而已，但即便这么说，也没有实感。

但是，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明显异常的环境。

我有七个母亲。

重复一遍。

我有七个母亲。

实际上，挺着肚子生下我的母亲，只有雪之下阳乃母亲一个人，但我被爸爸教导，要把其他六位母亲也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一夫一妻制的日本，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不是正式的夫妻，但似乎是事实婚姻的状态。

这是最近才记住的词。说得更简单些，我的父亲开了后宫。不愧是比企谷集团的统帅，实现了男人

的浪漫。

我从小就生活这样的环境中，一开始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上学之后才发现这和社会上正常的状况完全不同。虽然也有人取笑我，但有钱人的权威真是可怕，还是羡慕的人更多。

确实，美女云集啊。

客观地说，我的母亲相当漂亮，而且其他六个母亲也都非常漂亮。啊，留美妈妈与其说是漂亮，倒不如说是可爱更合适。

我老爸“比企谷八幡”并不是特别帅。虽然还算帅哥，但这种程度的帅哥哪里都有。不过因为是超级富翁，所以身边有很多女人也不奇怪，但令人惊讶的是，老爸似乎一开始不是有钱人。

正是这七位母亲与父亲的合作，才建立了现在的比企谷集团。这么一想，真是非同寻常。换句话说，老爸确实有吸引女性的魅力。

顺便一提，有人说我长得非常像老爸。特别像年轻时的父亲，就连这死鱼般腐烂的眼睛似乎都一模一样。如果没有这双眼睛，我大概也能算是帅哥了吧。为什么会遗传到这样的眼睛呢？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不过别多想，我这死鱼眼是后天性造成的。

至于原因，我自己也很清楚。

我有六个姐姐。

被几个姐姐包围着长大的老幺，性格非常容易扭曲，更何况我有六个。性格也只会更加扭曲，眼睛也更加会腐烂。

这是自然规律。

她们并不是什么严厉的姐姐们。

每个人都很温柔，都是很棒的姐姐。

但是，该怎么说呢？

六个姐姐本身就是一个魔窟。

老实说，同班的男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有一个个那么漂亮、漂亮、性感又可爱的姐姐。受到羡慕的目光，甚至达到了嫉妒的程度。

但实际上要和她们一起生活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从现在开始，是只有我知道的，写着我的辛苦的日记一样的东西。如果有人读了这个，恐怕就不会羡慕我了吧。如果以后这东西能够出版的话，我希望书名是《我的奋斗》。

早上五点。我的比企谷家也迎来了早晨。

季节是晚秋，四周还是一片漆黑。

当然，我在床上鼾声如雷……应该是这样的。

“九条!要不要一起去绕町跑十圈?”

“九条，陪我去道场练习吧。”

我被两个姐姐妨碍了安眠。

顺便一提，大清早就提出要绕町十圈的这个没有常识的姐姐，是结衣母亲的女儿，也是二女儿羽衣姐姐。模特般的体型，可爱的娃娃脸，这种不协调的魅力让她多次受到演艺星探的青睐。只是她那可怕的大脑。。不擅长察言观色。

只要不是超人，就不可能和姐姐一起跑马拉松，所以我拒绝了。

另一个人，是沙希妈妈的女儿，四女 亚希姐姐。她是个身材姣好、宛如运动员的美女，左眼下的泪痣显得格外娇艳。姐姐平时很会照顾人，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但是朋友好像很少，总是把我牵扯到自己的兴趣当中，这让我很头疼。

现在迷上了剑道，好像很想找个对象，每天早上都邀请我去练习。至于父亲，则在宅邸内沙希母亲用的空手道道场旁边，设立了亚希姐姐用的剑道道场。我真心希望他不要做这种多管闲事，但他不会拒绝女儿的要求。虽然对我也是这样，我很感激，但我觉得父母实在是太愚蠢了。

总之，我不打算搭理任何一方。我还想贪睡。或者说，这个时间应该是还在睡觉的正常时间吧。

我装作没醒。

如果方便的话想直接睡一觉。这只不过是在行使理所当然的权利。

“九条?你还没起床吗?”

“九条, 如果你是装睡的话, 那我就把你打个粉碎……”

虽然听起来有些可怕, 但如果在这里动摇的话, 我肯定输了。我尽量不让他发现我的动摇,

我现在包在被子里, 像羔羊一样颤抖着, 老实地等待暴风雨过去。

“九条?你在睡觉吗?”

这么说着, 使出洪荒之力想要把我摇醒的肯定是羽衣姐姐。真的希望这个姐姐能记住“适可而止”这个词的意思。不然总有一天我会死的。

“这样的话, 一击!面!”

亚希姐姐的手劈, 准确地击中了我的脑门。

怎么说呢, 我想这也是所谓人生的艰难困苦之一,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觉得很不讲理。

有了这一击, 我再也不能装睡了, 因为, 已经不是假装了。

我的意识, 再次坠入黑暗的深渊。

……。

“九条, 再不起床, 上学就要迟到了。”

温柔而沉静的声音, 将我的意识再次拉回现世。醒来一看表, 指针正指着早上七点。温柔地叫醒我的, 是我家的六女儿, 留美妈妈的女儿怜美姐姐。虽说是姐姐, 但和我同岁。

怜美姐姐七月出生。我是九月出生的。姐姐只差我两个月, 对我来说是最亲近的人。顺便说一下, 怜美姐姐太喜欢大女儿小雪姐姐了, 这一点让我有点担心。

其他的都还算正常。

从今年开始, 我和怜美姐姐要上初中了。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方针, 我们就读于当地的公立中学。

至此, 翻译全部结束! 这个番外是作者最后一次更新, 事件已经是 2016 年了, 估计很难会有后续。

感谢有看过这篇翻译搬运的人。之后我也准备搬运一些在我看来有意思的春物同人，大家到时候再见。